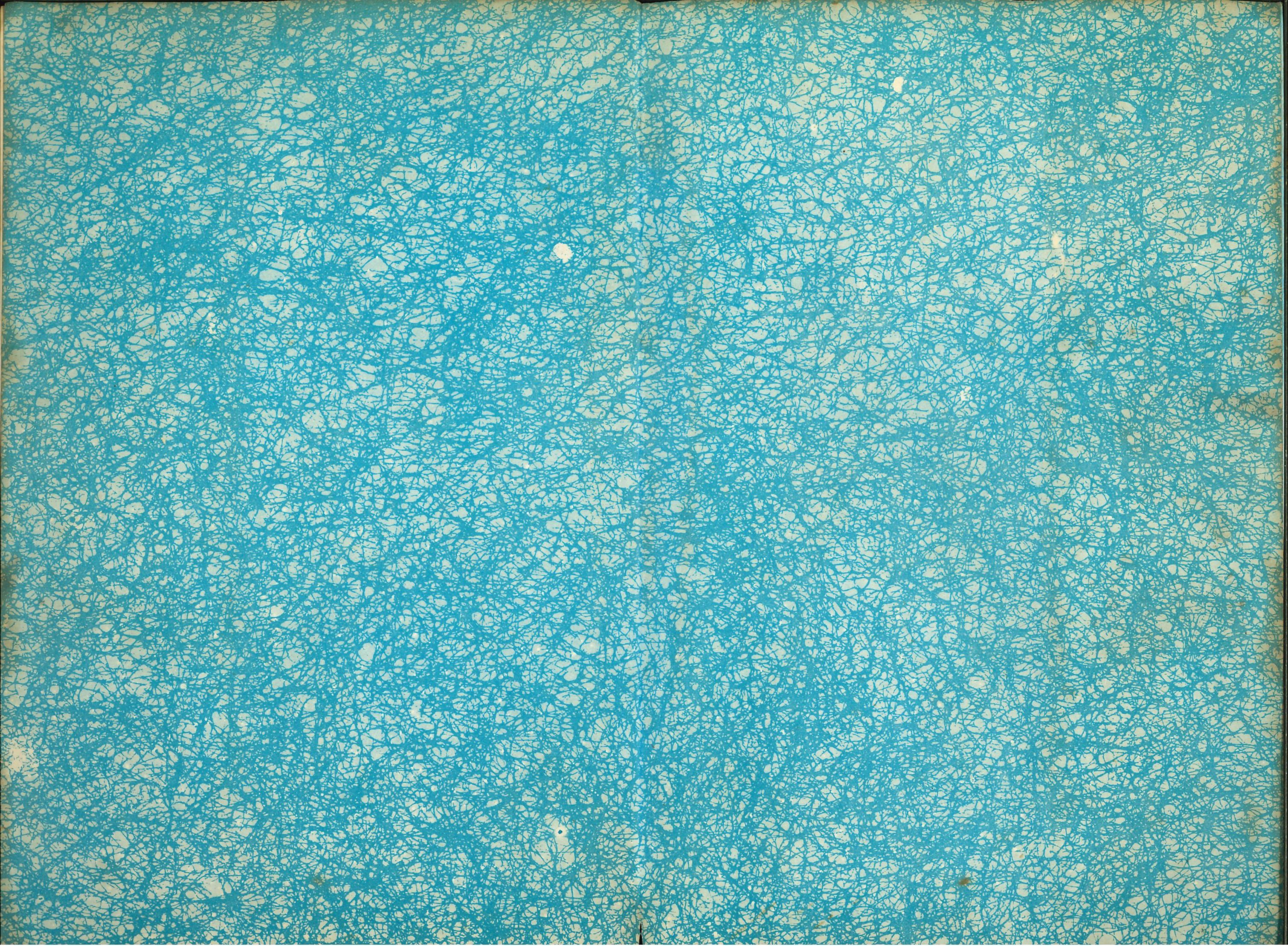

負命江湖行
葉哲武編譯
殺殺殺
源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104
負命江湖行
殺殺殺
葉哲武編譯
源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源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殺 殺 殺

葉 哲 武 編譯

源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殺！殺！殺！目錄

兩人雙足

一

銅爐中，炭火熊旺。

阿瑩取了十幾支火箸，放在爐裏。那爐裏已有數十支火箸燃燒着，發出灼灼、近乎半透明的火光。

走廊上，根來孤雲端坐於爐旁。忽而，赤手抓取三、四支燒得透紅的火箸，奮力擲向院子。炙熱的火箸遇雨，「嗤！」地冒出一道白煙，如流星劃空般，飛速而去！

鏘！鏘！

尖銳的金屬碰撞聲，劃破灰黑寂靜的空間。

兩把旋轉中的刀背，將火箸砍落於地。

這揮刀者的模樣甚爲奇特，像個雙足而有四隻手的黑色怪物。

仔細一瞧，有兩個人，身着黑衣褲、戴黑頭巾，背抵背，持刀不停地繞圈，搭配無間，迅速砍下飛來的火箸。

那燒紅的數支火箸雖是齊飛而來，却如利箭般，有水平者，垂直者，斜立者，若觸及人身，必燒透黑衣，炙爛皮肉。因此，能揮落火箸者，必是相當有來路的人。

最奇怪的是，雖有兩人，却只見雙足。飛、跑、跳躍——背抵背的兩人，足步齊一，同起同落，令人嘆爲觀止。

這是一個寸草不生的小院子，約有三十坪大。四周搭建一丈高的土牆，牆面已有數處脫落，顯示出年代的斑剝和悽愴，而木屋看起來亦十分簡陋、寒酸。

坐在走廊的是一白髮皤皤的老人和一名少女。

這是根來組首領根來孤雲的住處。剛才發生在院子裏的那幕景象，已過了半刻之久。黯淡的夜幕中，看不清黑頭巾下的臉孔，然而，可見額頭上涔涔而下的汗水，已濡濕了眉毛。兩眼因過份專神而疲倦，看起來有些滯呆和混濁。

「爹！可以了吧？」阿瑩問。

根來孤雲又從火爐內抓起一把火箸，喝道：「當心！」迅疾投進院子。

只聞「鐺！鐺！」數聲，黑衣人一一揮落迎面而來的火箸。

根來孤雲大聲嚷道：「搭根來之梯！」

背抵背的兩人之一，輕盈靈巧地躍上半空，然後用力踩在旋轉中的黑衣人肩上。瞬間，兩人架成一道丈二高的人梯，不住地在院子裏兜圈……

「嗤！」火箸又朝他倆疾馳而來。「鐺！鐺……」

「好！」根來孤雲說着，同時吩咐女兒阿瑩：

「端茶上來！……秦蓮四郎、吹矢城助！够了！」

這時，旋轉着的兩人才逐漸弛緩下來，他們一身黑色打扮，如同兩隻巨大的蝙蝠，藏匿在黑夜的帷幕裏。

現在，兩隻蝙蝠就像被折斷翅膀般，倦極欲倒。不過，當他們觸及根來孤雲炯炯懾人的眼光時，不得不又打起精神，昂首濶步地，走近根來孤雲。

根來孤雲微笑說道：

「不錯！武藝進展神速……不愧是法印、陣兵衞、十方齋教出來的門徒！哈……」

根來孤雲這句話的涵意，顯然並非誇獎他倆，而是讚賞訓練他倆的長輩——他們兩人還是頭一回在根來孤雲面前露招。

他們扯下濕淋淋、早已分不出是汗、是雨的黑頭巾，看來，他倆年紀頗輕，大約二十三、四

歲吧！」

皮膚黝黑、濃眉大眼，舉止之間，英挺豪邁，性格剛毅的名叫秦漣四郎；皮膚白皙、眉清目秀、性情溫和、略具傻氣的，叫做吹矢城助。

秦漣四郎以頭巾抹臉，說道：

「咱們的功夫尚不及法印前輩他們！」

「差些兒就被火箸擊中眼睛了！」城助亦嘆口氣說。

兩人說完便想告辭離去，根來孤雲隨即阻止：

「且慢！阿瑩會端茶過來……此外，我也有些話要告訴你們！」

說完，根來孤雲的女兒阿瑩，立刻捧茶上來。

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面孔冷峻嚴厲的根來孤雲，竟有這般溫雅秀麗的女兒，舉手投足，自有一股韻味。

「請喝茶！」阿瑩柔細地說。

「謝謝！」秦漣四郎與吹矢城助，分別喝了一口茶，問道：「首領……不知有何事交代？」

不知情的阿瑩起立，想轉身而去，根來孤雲問道：

「阿瑩，上那兒去？」

「想去點盞燈！」

「不用點燈了！妳也坐下吧！一起聽我說！」

黑暗中，根來孤雲啜口茶，說：

「你們聽好！……首先，首先是，我根來御小人（武士的僕從），最近要取代伊賀組，為幕府的密探……也許會擔任……因此，我選上你倆，送到法印、陣兵衞、十方齋那兒，接受殘酷嚴厲的磨練。」

「咦？當幕府的密探？——」

兩人眼睛突然一亮——依孤雲所言，三年前，他們倆受根來御小人的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三位前輩召令而去，說是要傳授他們「根來流秘傳忍術（隱術的一種）」。於是，日以繼夜，接受磨練。他倆深知，這必定是有某項重任，欲加付他們身上，但是，意想不到，會是預備當幕府的密探。

「將取代伊賀組？——」

兩人似乎不能相信地興奮起來。

二

這些人目前都是幕府裏的御小人，在他們的祖父那一輩之前，叫做根來組。

根來組——原來是紀州根來寺的僧兵。

根來寺位於紀伊國那賀郡根來村——葛城山中的新義眞言宗總寺院。

這寺院於平安末期設立，至戰國時代，廟堂與寶塔的擴展，達兩千七百餘座，擁有無數僧兵。遂形成欲雄覇天下的織田信長的一大勁敵。

根來的僧兵們，非但精通武藝、熟練槍法，還創設了「根來流忍術」，因而織田信長，久久未能擊敗根來僧兵。直至豐臣秀吉時代，才因火燒葛城山，僧寺同毀，根寺組織遂告瓦解。

此後，收留殘餘僧兵的是家康，家康足智多謀，城府頗深，一方面勾結織田信長，聽命於豐臣秀吉；另一方面却暗中延用被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伐敗的殘兵餘將。

家康心中有數，假如收留這些狼狽落魄的散兵走卒，日後，他們必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地爲他效命——這是家康利用「英雄重俠氣」的心理。

家康同時還收留有，被織田信長攻滅的伊賀者、甲賀者。根來的殘兵和這些人受同等待遇，一律被分派爲江戶諸城門的守衛，並編爲伊賀一番隊、根來二番隊、甲賀三番隊，列入幕府兵籍的名册中。然後，家康私底下讓這些人當「忍者」，爲他奔波效命。

……這些是德川初期之事，後來天下太平，需要「忍者」的機會日益減少，久而久之，「忍

者」的工作，便形成伊賀組的專利了。

根來組分任諸城門的守衛，表面上雖與伊賀組地位相當，事實上，伊賀者經常歧視他們，使他們不無自卑之心。根來組本是僧兵出身，頭髮不挽髻，任其直披，這種裝束形同賤民，在外表上便與伊賀組有顯著之別。

……數十年前，根來組的一團人終於遠離了這屈辱的環境，另闢天地。這些人就是根來孤雲和秦漣四郎、吹矢城助的祖父那一輩。

他們脫離被伊賀組欺凌的組織後，轉爲擔任御小人目付（武士的僕從）。這並非出人頭地，如願以償了。所謂御小人目付之職，甚爲瑣碎，不外乎是護送女官出駕、搬運雜物以及處理後宮細微之事。至於管束他們的御徒目付（扈從），也不過是區區卑微的官員而已。

伊賀者的年俸有三十袋米，而御小人的年俸僅十五袋米，換言之，景況大不如昔了。再說，根來者擔任御小人目付全屬半路出家，自然還是屢受鄙視。

然而，至些根來御小人們，却默默承受、甘之如飴。至少他們不再與伊賀組同室而立，不必受睥睨的眼光，心理上所受的壓力當然寬鬆不少。

……起初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壓根兒不明白，何以擔任幕府御小人之職後，還要勤練根來流忍術？

自從他倆見過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諸前輩的神招絕技後，便開始接受根來流忍術的磨練。由於日日勤習不歇，在筋疲力盡之餘，難免稍有微詞。

如今他們兩人終於明白，由城門守衞轉爲更低微的御小人職位，無非是要讓根來流忍術得以緜遠流傳，世代不絕，以効命王朝，這是血脈傳統的神聖之職啊！

他們更領悟出，爲何五明陣兵衞他們，如此敬佩根來組的首領——根來孤雲的理由了。

經過這番體認，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再視根來流忍術如敝帚了。

「我們眞的要當幕府密探？」兩人不禁再問了一次。

升官榮耀之事，何人不嚮往？他們從眼睛裏，流露出一片愉悅和訝異的光芒，連氣息也因興奮而變得急促起來！

「也許……也許會擔任！」根來孤雲不加肯定的話，無非是要壓抑他們洋溢於外的興奮。又說：

「到了第五代將軍時……」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匆忙地互視一眼，有感於根來孤雲話中隱藏的重要性。

他倆均知，當今首席將軍——第四代將軍家綱，身染重疾，已奄奄一息。

每日他們可見朝臣僕役們，神色倉皇地在城裏城外出入，若非將軍氣數將盡，何以大家如此

驚慌迫急？但是，畢竟家綱將軍尚存一息啊！

「首領……莫非將軍已經……」秦漣四郎的聲音因驚懼、緊張，而變得有些嘶啞。

「唉！可憐！只剩今、明兩日的氣數了！」

根來孤雲的話，字字沉重悲涼。四人頓時沉默下來，彷彿可以預感哀淒和混亂的局勢卽將要來臨。不久，吹矢城助問道：「誰將繼承第五代將軍？」

吹矢城助會如此問，也不無道理。在這樣緊急的重要關頭下，無人知曉誰將繼承第五代將軍——第四代將軍膝下無子。

若由家綱的次弟，甲府宰相綱重，來擔任將軍之職，可說最爲名正言順。不過，綱重已於前年辭世，據說綱重的兒子綱豐，目前就在江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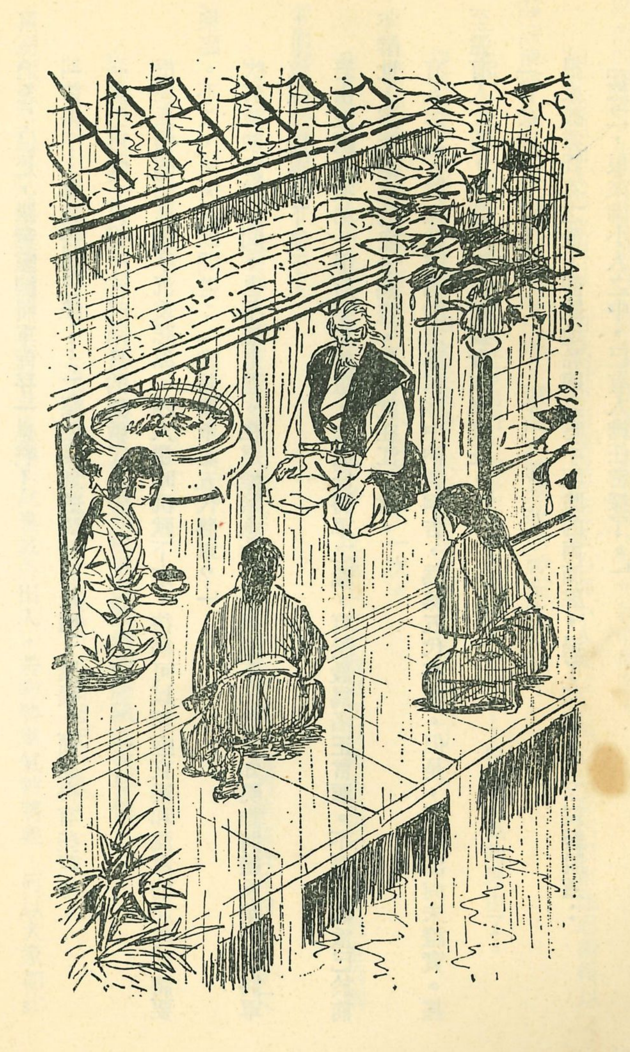
有人傳言，將擁戴家綱的末弟館林中納言綱吉，爲第五代將軍。但是，這些話尚未證實。甚至還有人宣稱，準備由京城迎接貴族來接任。

「目前還不知道！」

根來孤雲回答之後，靜默地聆聽冥暗中輕脆的雨滴聲，過了些時，才又緩緩說道：

「總之，根來御小人之中，已有人擔任密探了。」

「咦？是誰？」



「比方說……京馬！」

「是京馬兄？」根來京馬是根來孤雲之子，阿瑩之兄。

根來京馬曾經親授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忍術的秘訣，不過，據說半年前，京馬已被派遣到京都二條城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又問：

「到京都當密探嗎？」

「不！到越後！」根來孤雲回答。

然後，根來孤雲雙唇緊抿，彷彿全神貫注地傾聽淅瀝瀝的雨聲。沈寂與漆黑化成一縷輕紗，深籠着他們。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換眼色後，腦海裏仔細回味方才的話。

根來京馬到越後當密探！隨即他們連想到曾經轟動一時的「越後事件」。

越後高田二十六萬石，屬於德川一門松平越後守光長之領地。數年來，光長家族裏爭鬪不斷、恩怨難解。細而究之，便是老臣派與越後守的妹婿小栗美作一派的權勢之爭。

這爭鬪事件，後來提至幕府裁決。據大老（江戶幕府的最高執政官）酒井雅樂頭判決的結果，小栗美作一派獲勝。這已經是去年春天所發生的事了。

他們認爲越後事件早就平息，爲何還到越後當密探？

「爲什麼?」秦漣四郎呢喃着。

忽而，根來孤雲霍然站起。

隨即可聞自圍牆的大門外，傳來一陣出乎尋常的厚重之聲。原來方才孤雲做聽雨狀，是早已覺察到四週有了動靜了。

「跟我來！」

一向沈着穩重的根來孤雲，竟未趿木屐就匆匆躍階而下。秦漣四郎、吹矢城助和阿瑩也即刻奔入雨中，追隨而去！

只見根來孤雲將大門一啓，有條黑影應聲而倒，睜目一瞧，這黑影的喉嚨插了一把飛刀。

「噢！哥哥！」阿瑩慘叫一聲，抱住黑影。雖是光線朦朧黝黑，阿瑩仍可辨認出躺在她懷中的正是她的哥哥根來京馬。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言不發地奔出門外。然而，四週除了漆黑和雨點外，未見絲毫動靜。

「是伊賀者……也許已經逃去！」

根來孤雲佝身拔起屍體喉嚨處的飛刀。

「啊！是伊賀者?」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驚訝地奔進大門。

阿瑩不勝悲淒地慟哭着，並不斷搖晃那微有體溫的根來京馬，彷彿她的哭喊可以使京馬復生。

「不要哭了！」根本孤雲喝住阿瑩，聲大如鐘，直入心坎！

「從越後回到此地才遭人狙擊，沒出息的傢伙！」

根來孤雲悲憤而冷峻的眼光，有如要穿透兒子僵直的屍體般。根來京馬身着旅行者的裝束，喉嚨的鮮血隨雨水渲染成一片黯紅，而臉孔是痛苦扭曲的表情……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瞪大了眼睛，唇齒微張，却不能言語，甚至連鼻息也幾乎打住了，只能愕然地望着不可思議的一幕！

——京馬遇害，這固然是個刺激，不過，令人心底發麻的是，根來孤雲口中唸出的「伊賀者」三字！

伊賀者?殺死根來京馬的是伊賀者?

伊賀者——一直就是根來組的剋星，然而，除了暗地裏的私人恩怨外，他們都還是同一幕府下的衞士啊！

伊賀者殺害根來御小人！爲什麼?

根來京馬在越後當密探的目地是什麼？

「刻不容緩了！吹矢城助！秦漣四郎！快將屍體埋在院子裏！」根來孤雲的口氣十分沈穩。

「阿瑩！快去準備行李離開，只要一些必備之物卽可，我們會很快回來的！快！快！」

根來孤雲說完，已先獨自跨進屋裏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方寸已亂，全身血脈賁張，唇齒猛顫不已。但是，他們仍聽從根來孤雲的話，迅速將根來京馬的屍體埋在院子裏。

這一切才剛處理妥當，大門突然猛被撞開，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馬上蹲踞而下，作勢招架。可是，進門來的是五明陣兵衛、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三人，他們目不斜視地直奔入屋，口裏嚷道：

「首領！不好了！」

這時，根來孤雲已整裝齊全，佩刀戴笠，站於走廊。在他身旁的是戴着頭巾，淚痕斑斑的阿瑩。

「伊賀組大舉攻伐而來！」

「我知道！」孤雲毫不慌亂，字句清晰沉穩，「剛才京馬由越後歸來，遭伊賀組暗擊……我知道他們會隨後攻來，因而大家正準備離去！」

「什麼？京馬兄，他……」

三人不由地驚叫出來。而根來孤雲冷峻的臉孔上，却凝住一個嘲弄且不在意的微笑，步下台階。

他們緊張地又問：「首領準備上哪兒？」

「到堀田築前守大人之處！」

三

延寶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六時，第四代將軍家綱駕崩。

柳營立卽召開重大的幕僚會議，決定繼位人選。不過，據推測，繼承的人選已有約略之譜了，那就是，大老酒井雅樂頭忠清，所推擧的有栖川宮仁親王。

酒井雅樂頭已任十八年大老之職，負責輔佐生來體弱多病的家綱，因此，酒井可謂實權在握。

裁決名震一時的「伊達事件」、「越後事件」者，便是酒井雅樂頭大老。通常人們稱酒井爲「下馬將軍」，因爲他的住處就在江戶城的大手門下馬。

幕僚會議裏，酒井雅樂頭嚴肅的環視若年寄（屬於將軍，有參與政務職責）稻葉美濃守、大久保

久加賀守、土井能發守……等人，鄭重宣布：

「第四代將軍已不幸駕崩，我們必得推舉一位繼承人，接替政務。將軍的愛妾已身懷六甲，若是生個男孩，當然由其繼位，不過，目前距她生產尚有數月，這期間，羣龍無首必遭大亂，因此，我們暫時由京城迎來有栖川宮親王，擔任第五代將軍……。

等待幼主降生後，再將權位予以交還！」

酒井雅樂頭的話，很明確地表示，新將軍只是個傀儡。

然而——這是「下馬將軍」的意見，若年寄不置可否地磕頭。酒井以爲繼位之事已成定局，心頭一卸，正想起身離去。突然，若年寄之中的堀田築前守正俊，拉住酒井大老的衣袖，義正詞嚴地說：

「御太老之言，我們固然尊重，不過，德川家族裏還有名正言順的血脈啊！先將軍言有院大人，有位弟弟是爲中納言大人，既然此人具有德川血統，何以要一個毫無親故關係的人繼位將軍？御太老的話，我提出抗議！」

堀田築前是春日局的孫子，以性格剛直出名。

於是酒井大老與堀田若年寄，展開一場爭論。其實，酒井雅樂頭根據伊賀組來的情報獲悉，築前守經常在他背後任加反擊，酒井雖屢欲降罪於築前，却苦無把柄。現在築前公然反對他，使

他頗感難堪，不過，築前這番話也不無道理，只是，築前的態度冥頑而剛烈，絲毫不肯退讓。

這件事爭辯至夜半三更，仍未有結果，於是酒井帶着不悅之情，黯然離去，他想對這件事置若罔聞，等以後再以懷柔之策慢慢說服他們。

可是，等酒井雅樂頭退出之後，堀田築前却暗中說服了那些幕僚們，並和水戶光國商議決策，終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使館林中納言成爲第五代將軍了。

堀田築前守說服幕僚們之時，曾公開宣布，酒井多年來不爲人知的醜行敗跡，而酒井却直至最後才知道這件事。此事對酒井而言，彷彿晴天霹靂般，驚嚇得手足無措。

才一個夜晚的光景，局勢的驟變，使酒井爲之愕然，但是，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了。

和堀田築前守早已謀算好，在家期待好消息來報的館林中納言綱吉，終於得意洋洋，備受擁戴地進入江戶城。而酒井雅樂頭的命運，從此，將如同風中之燭，岌岌可危了。

當酒井雅樂頭踏進宮殿時，新任將軍綱吉，對他根本不理不睬，再說，將軍賜酒謝臣時，如果是先將軍一定由酒井雅樂頭爲首，依次遞傳下去；而今已陡然巨變，以堀田築前守爲先，然後是稻葉、大久保、土井、酒井。

酒井雅樂頭深感顏面盡失，便守在下馬的住處，從此不再進宮了。

在這年的十二日，酒井雅樂頭被免除大老之職。事情是這樣的：有天，新將軍綱吉見酒井雅

樂頭進宮，就說：

「忠清，看你氣色不佳，想必是身體不適，還是回家好好調養吧！」

將軍這番話聽來頗爲親切體恤，但是，將軍臉上的表情却是冷漠且嘲諷至極。

酒井雅樂頭還能不識趣地滯留麼?他悄悄地遷出下馬的住處，來到巣鴨較窄小的隱密之地。

半年之後，也就是天和元年三月，酒井雅樂頭含恨辭世了。他的去世是在地位喪失後不久，因此，有人說他自殺，也有人傳言他被暗殺。

天和六年六月，新將軍綱吉親自重審「越後事件」，推翻酒井雅樂頭的判決，宣布小栗美作派瓦解。

不僅是「越後事件」，自從新將軍上任後，凡事都有極大的轉變，使民衆耳目一新，重見天日。

＊　＊　＊

夏末，一個月明星稀、清沁涼爽的深夜，根來御小人一黨，暗中被令召到駕籠台。

雖說一黨人，其實也不過是根來孤雲、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加上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共六人而已。

四

秦漣四郎與吹矢城助，就像失明者眼睛乍亮般，明白了事情的一切經過。

根來京馬爲何到越後當密探，以及歸途中遭伊賀者狙擊之因；甚至，當伊賀組欲攻伐而來時，根來孤雲說要到堀田築前守避難的理由，均在此時獲得解答。

無可諱言，若年寄堀田築前守，必定早已暗示過根來孤雲，日後要利用根來御小人推翻大老酒井雅樂頭的地位，並彈劾其歷年的罪行。

而今，新將軍就任，由堀田築前守擔任大老之職了，秦漣四郎與吹矢城助曾謁見過堀田築前守數次，從堀田築前守的人格看來，他絕對不是一個因私欲野心而獨裁擅權之人。

堀田大老的兩眼清澈、明銳，性情溫和、舉止儒雅，而且內心有鋼鐵般堅定的道德觀。每次他們見到大老，腦海裏便想起「正義的化身」這句話。

現在，堀田築前守獨自站在駕籠台的院子裏。

在他面前跪着十三個伏首的黑影子，堀田築前守雙手擱在背後，兩眼直視着那些黑影子。

根來孤雲跪地磕頭，說道：

「承大老召見，根來御小人等，拜謁大老！」

跪在孤雲背後的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也跟着磕頭行禮，他們心中起了疑問：那十三個黑影子，到底是什麼人物？

「辛苦你們啦！」

堀田築前守回頭過來，在皎潔的月光下，微笑答禮。這個優雅溫馨的笑容，使年輕的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禁不住在心中昇起一股「願爲君終生効命」的激情。

堀田築前守面向院內，宣道：

「請將軍起駕！」

一會兒，只見紙罩燈籠緩緩飄動而來，隨後是兩個侍僮和將軍。漣三郎和城助激動得身體微顫。首領根來孤雲和另三位前輩趕緊匐伏在地。

「將軍要召見你們，快抬起頭來吧！」大老堀田築前守說完，六個根來御小人才稍微抬高了頭。

他們的上司御徒目付從未見過將軍之面呢！而今，就在距離大約六尺之處，親自目睹了將軍的神采，怎能不興奮、愉悅呢？築前守向將軍報告：

「這些是新密探御小人們！」

又說：

「他們是根來組出身，深知忍術秘訣！」

「哦，忍術秘訣？」

第五代將軍綱吉，彷彿頗有興趣地問。將軍今年應該是三十五歲了，他身材瘦削修長，神采奕奕，看起來却不過二十來歲而已。

「眞不愧是築前高智，能利用根來御小人，打垮毫不知情的酒井雅樂頭！」

「是的！不過，後來伊賀組好像也發覺了……這些人差點送了命！當時由於先將軍駕崩，情勢緊急，酒井雅樂頭無暇顧及，才使這些人免遭暗狙。」

「築前守大人！」站在綱吉將軍背後，佩刀，手擧紙罩蠟燈的侍僮說：「那一排如烏鴉般跪着的人，是否就是伊賀者？」

「不錯！這些人就是曾經當酒井雅樂頭走狗的伊賀者！」

「奇怪了！聽說酒井大人手下的伊賀者有二十三個，怎麼今天在此的只有十三位？」

由紙罩蠟燈朦朧的燈光下，可以隱約看到侍僮的臉龐，那侍僮看來有二十五、六歲，面目清秀端麗，乍看之下，恐怕會被認爲女人。

「彌太郎的眼睛的確厲害！」築前守苦笑地說：「酒井雅樂頭手下的伊賀者一共有二十三人，但是，也許他們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下場吧！已經有十人逃逸而去，雖然他們逃走了，不

過，既然是幕府的背叛者，必定要加以追殺，總而言之，目前抓到的只有這十三個人！」

藉着蠟燈的光芒，秦漣四郎看到這十三個伊賀者，頭、手、脚均被鐵鏈綑綁，狀甚悽慘。

「逃走的伊賀者都是忍者嗎？」

「而且，他們會不會再來危害幕府呢？」

侍僮一連串嚴厲近乎責備地問。

堀田築前守一時爲之啞然，他氣憤地瞪着侍僮，心想：「放肆的侍僮，竟敢如此無禮！」

「不要再說了，彌太郎！」綱吉輕聲地勸着，「信任築前的能力吧！」

「是——」

「築前，你今晚爲何要他們來？」

堀田築前守被將軍這一問，才又放鬆了心情對根來御小人們說：

「聘請你們當幕府的密探！」

「是！」

六個人異口同聲地說着，並磕頭答禮。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聽見他們的三位前輩中，不知是誰還發出一陣喜極而泣的聲音哩！

「先將軍因酒井雅樂頭專權，而無法表現威嚴，這些年來，伊達、越後以及其他諸藩諸家都

發生內亂爭鬪了。這就是將軍無權的結果。而且酒井雅樂頭在裁決越後事件時，曾受小栗美作一派的賄賂，因而有失公正，使天下大局混亂不已。」

「……」

「現在已經是新將軍時代，不能再姑息其惡風敗俗了，爲了維護將軍的聲望，我們應重新整頓這些混亂糾葛才是！」

「……」

「爲了查明混亂癥結，我們不可再任用酒井雅樂頭的走狗伊賀者，從今以後，密探之職由你們取代！」

「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各諸侯的糾葛，恩恩怨怨牽扯不清，其來有自。團結就是力量，這種道理連三歲小孩都清楚，分黨分派，如何能使國家強大呢？不過，要公平裁決起見，非得深入調查問題癥結不可，我們絕不能讓惡勢力凌駕於正義之上，本末倒置，而使各諸侯們蔑視將軍的威望，因此，你們的任務相當艱鉅重大！」

「是！」

「我們維護正義，絕不偏袒任何一方，如此，方能使德川家族興旺，永保基業，所以，我仔

細地考慮過……」

堀田築前守取出一把扇子。

扇子上放有二條線，一條半白半紅；另一條全白。

「你們在查明眞相時，必須分成兩派，雙方調查！」

「了不起！」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暗暗地佩服堀田築前守的智慧，忽而，腦海裏又浮起「正義的化身」五字！

「首先調查的對象是上野沼田三萬石！」

「眞田藩？」根來孤雲自言自語地說着，築前守點頭說道：

「那麼——由哪兩位來抽籤呢？」

築前守將扇子一合，旋轉了兩三下，只見那扇骨下，露出兩條白線，根本看不出哪一條是半邊深紅的。

根來孤雲下令道：「秦漣四郎與吹矢城助抽籤！」

築前守望着站起來的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問：

「這兩位年輕人可以嗎？」

「可以！就因爲他倆年輕，才適合當德川家康的密探，讓他倆去抽籤吧！」

堀田築前守覺得這話有理，煞時臉上便綻開了一個優雅溫和的笑容，伸出舉扇的手。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既興奮又緊張地上前抽籤。

結果，秦漣四郎抽到白線而吹矢城助是半紅之線。

「眞田藩的內情日後會詳告諸位，現在——你們可以退下了！」

「是！」

他們磕頭致禮後，起身正想離去，堀田築前守嚷道：「等一等！根來孤雲！」又說：「在擔任密探新職之前，取下這些人的首級吧！這也是你由衷的心願！」

話中之涵意，彷彿是要根來孤雲報兒子死於非命之仇。

「謝謝您！」

根來孤雲咬牙切齒之際，由那衣袖裏噴出一道丈長銀光，乍見之下，似乎是條細鋼絲，瞬而那跪在地上的十三名伊賀者，頭被血淋淋地砍了下來。

仔細一看，不僅首級落地，連胸膛，四肢都被砍得支離破碎、血肉模糊。

根來孤雲袖子裏的那條細鋼絲，看來也不過是輕輕橫掃而去，却個個擊中，毫不含糊！眞是好功夫。

隨着根來孤雲銀光的掃射，伊賀者們仍不甘心地喊着：

「給我記住！」「我的靈魂會附在同伴的身上！」「逃走的伊賀者們會爲我報仇的！」

這些嘆聲，此起彼落，哀憤交雜，在一片血光中不斷地廻響……

綱吉將軍驚愕得倒退數步，連扶住將軍的侍僮也面色泛白、全身抖顫。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到這幕慘不忍睹的景象，下意識地便想去蒙住雙眼，但是，立刻又咬緊牙關，勇敢地正視它。

密探之職，本來就是冒險、艱鉅、置生死於度外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明白，往後的前途必是充滿風暴狂瀾，出生入死……而這幕情景，彷彿是爲他們踏上密探之途的餞別式。

他倆精神爲之一振，不約而同地相視點頭。

再困苦危難之事，也要義不容辭地迎向前去，更何況這神聖的密探之職，是「正義的化身」，堀田築前守委託之事！

「我們要同心協力，爲伸張正義，勇往直前；要兩人雙足，搭配無間，爲國效命，死而後已。」

傘骨連署

一

「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由樹葉縫中俯視四方景象，同時嘴裏發出一陣哼聲。

江戶城此時正值夏末初秋，草木枯乾，葉已轉黃，迎面而來的山風，如剃刀般，肅殺而猛烈。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是在上野國吾妻郡大戶的關卡附近——他們瞻望的結果，由中仙道北上至大戶的關卡後，有東西兩向的街道，向西可達草津；朝東可抵沼田——大戶關卡以北是沼田之地。

「這裏也是！」

「唉！沒辦法通過了！」

兩人由草笠中相互換個眼色，不禁嘆息了起來。

通常由江戶進沼田之地，除非有重要之事，否則最好不要向西邊前進。但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身負重任，非由西方經過不可。

各處的國界均設有戒備森嚴的關卡，他們倆之所以嘆息便是對通行受阻感到無奈。

「看起來這種戒備有點不尋常！」

「嗯！不像是防禦農民逃走的戒嚴！」

「也許他們是防備江戶來的密探呢！」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小聲地交換意見。

他們由樹上觀察那關卡守衛的態度有些異常，凡是由關內出來者，均是住在附近的農民，而且，多半是村姑少婦。至於入關者，除了沼田藩的武士之外，一律受阻，據那些被擋駕的人說：

「雖然持有通行證，但是，要前往信州、越後、岩代的人，絕不能由沼田進入，需另行他道！」

大戶的關卡，自古以來便以戒備森嚴出名——從前，國定史治就是因通過這道關卡，而被處以磔刑。其實，國定史治也不是强行通過，而是由後山的小路出去的！結果被衞士查覺，處以磔刑。——那時尚且是天下大亂的天寶時代，而今已是昇平時代的天和年間，若不行經關卡改道而去，也不見得能行跡隱密，不爲人知，因爲遍處設有瞭望台，監視者以銳利之眼不斷尋梭著。

「……我們返回，轉由礁水頂到信州，經過越後，由三國頂再進沼田嶺！」

「不行！這樣拖延時間，雪都降啦！」秦漣四郎一口氣說下來，「根來首領要是比我們早到，會使我倆的面子掃地！不行！看來得想個辦法！」

由於沼田藩眞田伊賀守的暴政虐民，以致其領土之內，動盪不安，因此抽到白籤的秦漣四郎，被派去調查伊賀守的內幕；抽到紅籤的吹矢城助負責去查明民衆的實情。這是他們的頭一樁任務。根來御小人的首領根來孤雲，說他在江戶還有重要之事待辦，所以他和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等人，隨後才趕到，由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打頭陣。

也許根來孤雲說他在江戶有事要辦是實情，但是，也許是要趁機試探漣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能力。現在，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到關卡的戒備如此森嚴，心中不免有這般的揣想。

看來根來孤雲早已知道戒備情況，才特地要考驗他倆是否能通過關卡。關卡是非通過不可的，然而，絕不能被人發覺他倆是江戶的密探！

「咦？」吹矢城助呢喃著，「有兩位女人過來了！」

果然，是兩個頭紮毛巾的村姑由關卡出來，看樣子年紀尚輕，一看便知，是住在附近大戶村農家的姑娘，背負竹籠，和關卡的守衛似乎已很熟識，打個招呼後便走了出來。

二

睜目一看，兩位村姑由街道出來，轉個彎，正朝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方向走來。

她們倆沿路在紅松樹下尋來搜去，隨口叫道：

「啊！我找到了！」

「這兒也有呢！」

她們慢慢地採拾著，吹矢城助在樹下說：

「她們是在撿松蕈！」

秦漣四郎則注視著和關卡反方向的山坡地，在那黃葉遍地下，似乎有一片發出褐色光亮，如銅鏡般的東西。那是個小池塘！不……是個小沼澤！

「嗯！我們化身爲那個！」

「那個是什麼？」

「忍術泥像嵌……化身爲那兩位村姑！」

「……然後呢？村姑如何處置？」

「等她們醒來之後恐怕會很麻煩，看樣子，別無他法，只好狠心下手了！」

吹矢城助默默地望著那兩個採松蕈的村姑，心裏不禁黯然，秦漣四郎握緊吹矢城助的手，沉重地說道：

「不這麼做，沒有再好的辦法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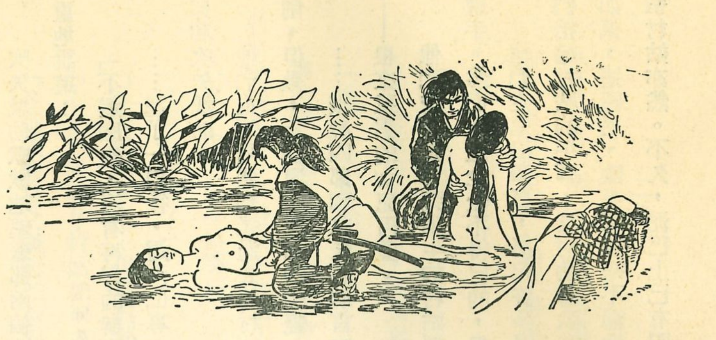
……過了一刻後，這兩位專心採拾松蕈的村姑，突然被一陣黑色狂風襲擊——那便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

他們抱著兩個昏迷過去的村姑，走近沼澤，脫光村姑的衣飾。這兩位村姑的外表看來有點瘦削，但是，年輕渾圓豐潤的胴體，却散發出一種誘惑之媚。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首次看到女人一絲不掛的胴體，腦海裏不約而同地就想到一個人——根來孤雲的女兒阿瑩。

他們並不是看到陌生的村姑誤以爲是阿瑩，而是想到這樣做，似乎冒瀆了阿瑩般，因而感到棘手。然而，這全是不得已的，爲了密探的使命，只好狠心地做了。

他們走進沼澤裏，撈起許多濕黏的泥巴，然後磨搓著泥巴的表面至光滑平坦爲止。接著，他們抬起村姑的手脚，讓村姑俯臥在泥巴上，等抬起來後，泥巴表面已印有村姑前身的模型，清晰如眞，連睫毛、陰毛都絲毫不漏地印在上面。於是，他們再讓村姑仰臥，印上背部的模型。另一個村姑亦然。不久，泥巴上已有四個人形。



忍術泥像嵌——由根來孤雲親自傳授，但是，以前他們總是彼此交換試驗，或者以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等前輩做對象，而從未以女人試驗過。

如今，不能不做了。

他們慢慢地伏在村姑的模型上，那是相當柔軟細勻的泥巴，身上的體毛一根根可印得清晰無比。待一刻後，他們起身一看，無論胸、腹或陰部都已形同女人了。於是，他們又躺在背部的模型上，再經一刻後，他倆已完全變成女人了，兩眼出神地望著暮靄的雲霞。

待他們起身後，身上不沾絲毫泥巴，完完全全是村姑的模樣，連身材都縮爲村姑的矮小程度——忍術泥像嵌終於成功了。

現在，唯一不同的是頭髮。秦漣四郎和吹矢城

助早就預料到這點，因此他們的頭髮一向留得比一般男人長。於是，他們挽髮挿簪成髻，再以毛巾紮妥。然後，將自己的草笠、衣物和匕首放在籠底，覆以落葉和松蕈做掩飾。接著，將昏迷過去的村姑和大刀沉入沼澤裏。

「南無阿彌陀佛！」吹矢城助牙齒打顫地呢喃著。

「一殺多生！」秦漣四郎咬緊牙根用力說著，聲音無比地沉重。

※　※　※

背負松蕈竹籠的兩位村姑，通過大戶關卡時，已是日落西山，夜幕低垂時分。待他們進入沼田嶺後，見四下無人，天色黯沉，連忙躍入密密麻麻的樹林裏。

只見他們的身體逐漸膨脹，皮膚綻裂，各處均露出男人健壯雄厚的骨骼——大約一刻之後，他們已恢復了原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模樣。

年輕的他倆，只能使忍術泥像嵌維持半刻之久，若是道行高深的五明長輩他們，可以維持一天哩！

三

他們進入沼田藩後，發現裏面的慘狀比在江戶時的聽聞更爲嚴重。

沼田藩本是眞田伊賀守的領土，範圍由上野國利根郡、北勢多郡到吾妻郡，共有一百九十萬里，佔有現在羣馬縣的北半部。

這些地方本是沼田的富豪所擁有，直至戰國時代，武田信玄屬下的眞田部隊進入，開始擴展其勢力，後來武田家族滅亡後，眞田昌幸便成爲此地的領主。到了德川家康時代，曾爲了懷柔北條氏，幕府命令將沼田讓予北條，但昌幸回答：「沼田不是由德川幕府賞賜，而是我自己帶兵攻伐得來的，幕府無權叫我出讓！」

眞田昌幸拒絕之後，眞田家族和德川形成了敵對的關係，而眞田也相當聰明狡猾，他本人和次子幸村爲豐臣秀吉赤誠效命，並且遣派長子信之去服侍德川家族，這種冒險的陰謀終於得逞了。眞田信之對德川家族百依百順，忠心耿耿，德川便賞賜他信州、上田之地，並保全其擁有的沼田之地。現在的眞田伊賀守，就是眞田信之的孫子。

如今，眞田家族的領土已佔有上野國的北半部，其廣濶自然不消分說，但是，多半爲寒冷山地或不毛之地……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潛入大戶後，立刻查出他們米糧的收成，尙不及上野國南部的十三分之一，因此，居民們數年來，可以說一直是處於饑饉的狀態。

而且，不知什麼緣故，眞田藩這些年來的稅收特別苛嚴，似乎是藩內緊急地需要許多經費似的。

「會不會是爲了那件事？」

「你是說修建兩國橋之事啊？」

於是，兩人小心翼翼地談論起來。

去年，綱吉將軍上任不久，由於萬治二年所搭建的兩國橋已呈腐朽狀態，必須重新改造。據說，沼田的眞田伊賀守立刻前去請求承包工程，其工程費需要三千兩。

三千兩是一筆相當可觀的經費哩！但是，伊賀守會毫無籌備地就去請求承包工程嗎？

看到他對百姓們苛歛誅求，不得不令人懷疑眞田伊賀守是否另有其他用意？

不僅稅收不合理，最恐怖的是，課役到森林找檞樹，以及搬運出來。幕府曾要求建橋須用長十間（一間六尺長）直徑至少三尺的巨木。於是，伊賀守告訴將軍說：「在我們城北三里外的山坡地，長有許多檞樹。」

沒想到伊賀守會答應了將軍這件事！固然沼田藩在上信越的國界裏，有一片千古不鉞的大森林，但是裏面的巨木多半是扁柏，要找檞樹，眞是難上加難。爲何藩主會答應找檞樹搭建橋樑呢？

又，即使費盡千辛萬苦尋到檞樹，要搬出森林也是一大難題。在林木森茂，無人闢道的山中，沒有機械，只憑人力，如果花一千人搬運一棵樹並不爲過。此外，檞樹搬到利根河，還要用

木筏運至江戶。這些運費和人力，完全由沼田藩來負擔。

加上沼田藩多爲不毛之地，且到處鬧饑荒——沼田藩內的男女老少都被征去服役，由於饑饉，個個面無血色。

許多人無法忍受這種苦役勞累，紛紛想逃出領域，但是，沼田藩週圍的山脈終年嚴寒積雪，而且狩宿、大笹、猿京、大戶等出嶺道路，均設有關卡，戒備森嚴無比，幾乎無人能躲過瞭望者的監視。如今，沼田藩已成了一座人間大牢獄，裏面所有的居民均在無形中成爲奴隸。

——在這種牛馬不如的環境下，有羣農民計劃要偸偸到江戶向將軍告狀，這羣人是在沼田北方一里外，月夜野村的農民。

他們本是沼田一族的後裔，由於新領主眞田的暴虐壓迫，而淪爲奴工苦役。

月夜野村的沼田一族中，有位女孩子名叫阿民，是沼田一族的嫡系。阿民有個十分投契的情人，叫做杉木茂左衞門。

沼田一族的農民們欲推選杉木茂左衞門到江戶告狀，他們的長老曾經宣布過：

如果杉木茂左衞門答應到江戶告狀，便允許他去江戶之前，和阿民結婚，並且同居十天——然後，等待死神降臨。

如果諸侯的領民們，直接向幕府告狀，無論幕府會裁決諸侯或置之不理，都一律將告密者交

予其所屬的諸侯處置。這是幕府一向的慣例，也許是爲了鞏固封建制度使然吧！

被告的諸侯一定會將幕府交給他們的領民處死示衆，這也是千古不變的形式了。

杉木茂左衞門的內心徬徨不已，愛情與義務使他進退兩難，猶豫不決。他認爲，即使愛情落空，能爲沼田嶺三郡一萬七千三百四十戶的六萬五百個貧農挺身而出，也是天經地義之事。然而，阿民那天生麗質，充滿熱情、誘惑的媚力又使他裹足不前了。

阿民反對由杉木茂左衞門去告狀，她覺得新婚不久，便要面臨生死別離，眞是前所未有的殘酷之事！因此，她悲慟不已。沼田一族的長老向她說服道：

「妳是沼田一族的嫡系，有義務向眞田家報復！」

正當他倆不知如何是好之時，有十幾個年輕的農民自願到江戶告狀，他們願意以死來換取阿民——阿民的美貌竟值得年輕人不惜一切去換取。

以上這些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所探查來的消息。

在他們離開江戶後的第十七天，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全身農夫打扮，依照約定，來到月夜野村東北上發知山中的彌勒寺。

一彎新月，瀉下霧樣清輝，山風習習，撩人遐思。彌勒寺前，有四個天狗（一種想像中的妖怪，人形而有雙翼，臉紅鼻高）正等著他倆。

四

這座寺的全名，叫做迦葉彌勒寺。位於迦葉山南方的山腰中，寺院之大連白天都覺得陰森空曠，寺院的四周有老杉和奇巖環繞，上越山的大好風光盡收眼底。彌勒寺供奉天狗，山麓的茶棚也都賣有天狗的面具。

此刻，彌勒寺前的四個天狗摘下面具。

他們正是根來孤雲、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

大家在江戶分手之前早已約定好，第十七天的午夜子時（凌晨零時），在彌勒寺相聚，因而，當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到他們四人並不訝異，唯一驚訝的是，他們如何越過戒備森嚴的國界來到此地？

「……哈！眞不錯！你們倆竟然進得來！」根來孤雲等人的語氣充滿褒獎之意。

「你們呢？如何……」秦漣四郎滿腹狐疑地問，然而他們四人却只是「呵！呵！」地笑。

根來孤雲隨卽又道：

「將你倆查獲的情形詳細說出來吧！」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立刻據實以告，最後，秦漣四郎的結論是：

「伊賀守大人答應幕府承包之事，固然失當，但是，爲了保全沼田藩領地，兩國橋非搭建不可！」

吹矢城助也下了結論：

「在建好兩國橋之前，沼田藩的居民恐怕早已折磨而死了，若不儘快向幕府請求寬恕不行。」

根來孤雲緩緩說道：

「伊賀守大人絕不會向幕府請求寬宥的！」

吹矢城助立刻打斷根來孤雲的話，說：

「由我們向幕府報告藩內的種種慘狀嘛——」

「依照慣例，幕府處理這事相當費時。遠水救不了近火，何況伊賀守大人不會請求寬宥，幕府也不能無緣無故命他們停止修橋之事啊！」

「可是——若不儘快想法子，百姓將遭到無數噩運，如今，藩內的居民已如置身地獄了！」

「——城助，你想爲農民們解除困難嗎？」根來孤雲問。

「當然囉！愈快愈好！」

「讓幕府知悉，最有效的辦法是農民親自去告狀！百姓向幕府告狀是冒死之事，而且會聳人聽聞，將軍和御大老絕不會置之不理的——不過……」根來孤雲思索了一下，又問：「月夜野村

的農民打算如何？還無法決定麼？」

「阿民堅決反對，這件事只好被迫停頓下來，可是，現在他們決定以傘骨連署，選出一位代表，直接去向幕府告狀！」

「咦？傘骨連署……，選出一位代表？」根來孤雲迷惑了。

直接起訴的書狀中，必須加以署名，一般書狀的署名是由右而左，爲首簽名者是負責人。爲了避免日後發生問題，便在書狀中畫一小圈，所有人名均以放射狀簽署，叫做傘骨連署。這種秘密的連署，可以使簽名者公平分擔責任。

「他們所謂的傘骨連署並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將自願告狀人的姓名寫在眞的傘骨上，然後把傘柄揷於土中的竹筒裏，其旁再立一根青竹——」吹矢城助開始說明，「阿民這女孩蒙住雙眼，轉動傘緣，直至傘停下來後，名字距青竹最近者，被推爲去江戶告狀的代表！」

「嗯！這倒是個好辦法！」

「爲了拯救大難，直接向江戶告狀，除了用這方法之外，別無他策了。阿民對傘骨連署也只好默然接受，雖然阿民的內心徬徨茫亂，而且只愛杉木茂左衞門一人，但是，若選上杉木茂左衞門，杉木此去必死無疑，選上其他男人的話，阿民却要和一個不相愛的人結婚——阿民幾番思索、掙扎的結果，已決定將命運交由神處置了。」

「杉木茂左衞門的情況如何？」

「杉木當然難過得無以復加，愛情與死亡的雙重壓力，使他幾近於瘋狂！」

「杉木茂左衞門是個胸無城府的男人嗎？」

「不！在這些自願去告狀的年輕人中，只有杉木最具智慧和體力了，另外那些年輕人，不過是垂涎阿民的姿色，想趁機一親芳澤罷了，或許有人會和阿民同居十天之後，便想逃避責任啦！

「這麼說，就決定讓杉木茂左衞門去江戶！」根來孤雲斬釘截鐵地說著。

吹矢城助本來就覺得杉木是最佳人選，可是聽根來孤雲這種乾脆的口氣，背脊彷彿潑了一盆冷水，不寒而慄。

「何時擧行轉傘儀式？」根來孤雲問。

「七日後的晚上亥時（下午十點）」吹矢城助回答。

秦漣四郎接著又說：

「眞巧！場所決定在彌勒寺之前！」

五

雖說是巧合，不過，月夜野村的農民所以選擇彌勒寺也不無道理，因爲自古以來沼田的居民

最尊崇這座寺廟，凡有重大決定之儀式，必在此地舉行。

而今，正是第七日下午十點，彌勒寺前正在舉行聚會。三三五五前來的農民，大約有數十位了，他們圍在寺前成一個大圓圈，圓圈裏，十三位年輕人圍著傘而坐，傘旁揷有一根青竹，傘骨上呈放射狀刻有十三個人的名字。

皓月當空，銀輝滿地，空曠寂寥的山谷，似乎嚴肅地凝視農民們的聚會。

不久，沼田一族的長老牽著一個天狗由寺中出來，那天狗就是戴面具的阿民。阿民的雙眼被蒙住。

阿民的心雖茫然無助，却私下決定要和杉木茂左衞門以外的男人結婚，即使這麼做會使她痛苦，但是如果讓杉木茂左衞門去送死，更會使她畢生遺憾。因此，她暗中祈禱著，勿讓杉木茂左衞門之名停在青竹旁。本來她想偸偸看好傘上的名字後，再蒙上眼睛小心地轉動傘緣，可是，沒想到，一大早眼睛就被蒙住了。

「好了吧？」長老說道，「爲了防止發生意外，在阿民轉動之前，我要先旋轉看看！」

一切設想得十分謹愼、週到，長老慢慢地轉動傘緣幾次，然後，宣布：「好！開始！」

在凉意襲人，秋氣迷濛的上州山、迦葉山彌勒寺裏，瞬間，充滿一陣蝕骨的寒氣，衆人的血液彷彿凝結般……

戴著面具的阿民，伸出蒼白顫抖的手。

「……不！我不要！我要退出了！請原諒我！……」突然有個年輕人面露憂凄苦痛的神色，大叫起來。

他知道這位戴面具的人是阿民，可是在銀灰慘白的月光下，天狗的臉如同死神般猙獰而恐怖，使他突然失去一切勇氣，臨陣退縮了。

「安泰！無論誰被選上，你都得奉陪到江戶！」長老大聲地命令著，「阿民！轉！」

阿民在天狗的面具中，看不見一切景象，柔弱的手觸著傘緣，猛地一扳——

傘便瘋狂地旋轉了起來。

忽而，不知何處發出一陣聲音「嗡……」如蚊子拍動翅膀之聲。有些農民發覺了，却無法確知聲音來自何處，而且那聲音瞬而就消失殆盡了，他們便認爲也許是傘的旋動或山風的聲響吧！

旋動的傘終於停住了，青竹旁的名字正是杉木茂左衞門。

杉木茂左衞門的臉上露出一個凍結的微笑。

「……杉木茂左衞門！」長老大聲唸出來時，大局已定，阿民立卽暈了過去。

——衆人解散後，附近的岩石上發出「咔通！」之聲，彷彿有東西自岩上滾下去，仔細一看，是個漆黑的陀螺。

那個陀螺剛才一直在岩石上旋轉，而現在已動彈不得了——從阿民轉動傘緣起，至民衆解散半刻後，陀螺不住地在岩石上旋轉著。

接著，岩石後面，出現六道黑影。

「忍術——熄火陀螺——」呢喃者正是五明陣兵衞。

這顆漆黑的陀螺，約莫是手掌可掬的大小，依其轉軸的角度和廻轉速度，可以送出一道支配者所需要的微細風絲，這道風絲的强弱和方向準確無疑，本來這個陀螺是用來熄滅遠方燈火的工具。

五明陣兵衞從他們所站立的位置上，以忍者之眼，清晰可見彌勒寺中的一舉一動和傘骨上杉木茂左衞門之名，然後，五明陣兵衞測量阿民旋轉傘緣的速度，轉動陀螺。剛才那一陣「嗡！嗡……」之聲雖只持續五秒鐘，却能準確地使杉木茂左衞門之名停在青竹之旁。

「……雖是如此，杉木茂左衞門要越出沼田嶺也並非易事！」根來孤雲側頭自言自語著。

「我來設法助他出關！」吹矢城助自告奮勇地說。

杉木茂左衞門雖面臨死亡，却在十天之內，嘗盡生命之喜樂——那就是和阿民結爲夫妻。

這十天裏，欣愉和憂鬱不時地叩繫著杉木茂左衞門的心靈。有時他會想，能和貌美艷麗的阿

民享盡歡樂，心願已足，死可瞑目了；有時他又認爲，留下年輕嬌媚的阿民，孤苦地守寡，未免太殘酷了，加上，他正當有爲之年，却要步入死亡之途，一股哀凄之情，遂油然而生。

阿民的內心也是迷茫紊亂成一團，她時常在發出歡愉滿足之聲中，落下莫名無助的眼淚。

他們雖然也曾想到逃生或雙雙殉情，然而，那些都是於事無補的。

第十天清晨，天色未亮，杉木茂左衞門毫不猶豫地離開阿民溫馨甜美的懷抱，開始整理行裝。

「有人來接我，我不能不離開妳了！」

「噢！就這樣走了嗎？」阿民叫出來，「原諒我，將你的名字旋到青竹之旁！」

「不！阿民，幸虧是妳選上了我，才能使我們結爲夫妻，我心已足，無所遺憾，阿民……謝謝妳！請多保重！」

杉木茂左衞門打開門，頭也不回，勇敢地步出門外。

月夜野村的長老帶著安泰正在門外等候。安泰一身旅行者的打扮，站在秋氣深濃、晨霧冰寒中，全身起鷄皮疙瘩。他是因那晚臨陣退縮被處罰，必須陪著杉木茂左衞門到江戶去。

杉木茂左衞門和安泰考慮的結果，決定由大戶關卡出去，當然他們絕不能明目張膽地走出關卡，必須找個星空黯淡的深夜，由山中小道偷偷潛出。

六

「……喂！等一等！蒙混過關的傢伙！」

漆黑的天際，一道尖銳之聲直逼而來。

他們早就知道遍處設有瞭望台，山間小路不易通過，但是，却沒想到，在月黑風高之下，突然冒出令人心魂爲之震撼的聲音。安泰被驚嚇得手忙脚亂，連滾帶爬地想逃走。

山路狹窄且崎嶇不平，路的另一方是利根河的支流。

「嗖——」背後飛來一種暗器，掠過杉木茂左衛門耳邊，突然，在前面死命奔逃的安泰，悽叫一聲，墜下谷底了。看來，追趕他們的人在黑暗中有貓般的銳利之眼——

——說也奇怪，飛過的暗器還會轉回來。

杉木的身子搖晃了一下，忽而，從他面頰旁掠過一種具有金屬味的東西。

杉木因剛才身子搖晃了一下，才保住了性命。不久，「嗖！」一聲，暗器又擦過杉木頸旁。

「你這饑昏了頭的農民，絕不能叫你逃去，沼田的邊界上，全有伊賀的忍者監視著！」

接著，背後傳來一陣冷笑和脚步聲，杉木一時竟楞楞地站著不動了。

「不能站在那兒，快跑！」

這回聲音是在他身邊，顯然前後發出聲音者不是同一人。

接著，暗器又飛過來，突然，「鏘！」地一聲，在杉木前面噴出一陣火花，是一把揮動的刀子。

——有人揮刀砍下飛過去的暗器。

「快走！杉木不能再遲疑了！」

經人這一催促，杉木恢復了神智，死命地跑向前去，只知有一道黑影自他身邊掠過，而他却無暇回頭瞻顧了。

背後「嗖！」地又飛來了暗器如果不命中目標，還會再反彈回去，相當恐怖。

可是，有人暗中相助，將這些武器砍落而下。

「是誰？」和杉木擦身而過的是兩個黑衣人，背抵背，揮刀砍落迎面襲來的飛刀。

「喂，是誰？」由背後追趕過來的人發現飛刀被砍落，驚訝地停了下來，再叫一聲：「你是忍者？」

兩個聲音含笑地回答：

「哦，你是伊賀的忍者嗎？」

「在上野山中的伊賀忍者——你們可能是由幕府裏逃出的伊賀忍者吧！」

對方兩眼直瞪，楞了一會才說：

「原來你們是堀田築前的新走狗，根來御小人啊！既然被我知道了，絕不能讓你們回江戶去！覺悟吧！」

這人咬著牙，大叫一聲，衝殺過來。

在幽深冥暗的懸崖上，背抵背的兩個黑影子，瞬間疊成丈二高的人梯，眼看伊賀忍者擲來一把帶鎖鏈的鐮刀，被下面的黑衣人砍落之時，上面的黑影便凌空飛去，取下伊賀忍者的首級！

忍術兩人雙足。

七

杉木茂左衞門抵達江戶後，將訴狀獻給來到寬永寺上香的綱吉將軍。

杉木茂左衞門立即被捕，照例送回沼田藩。

眞田伊賀守將杉木送到月夜野村的下河床，處以磔刑示懲，這是現在天和義民們所謂「磔士杉木茂衞門」的由來。

且說杉木被捕的消息傳到阿民耳中，阿民悲痛得理智盡失，瘋狂地奔至刑場，抱住磔柱痛哭，結果阿民也被刺死了。

但是，杉木茂左衞門的義行，終於獲得了報償。那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幕府譴責眞田伊賀守的暴政嚴苛，沒收了三萬石，並將眞田家族貶爲平民，伊賀守本人則遭放逐到出羽山形地方。

※　※　※

在江戶，一個雪花紛飛的日子。

根來孤雲侚僂地坐在爐邊烤火，在他面前端坐的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忽然，根來孤雲問道：

「眞田伊賀守那案件——」

「是——」

「你們知不知道伊賀守爲什麼要承包兩國橋的工程？」

「……那個混帳諸侯的心事，誰知道？」吹矢城助異常氣憤地說。

雖然，這是沼田嶺六萬多個農民的事，但是他的心上始終存有疙瘩……不僅是杉木茂左衞門夫妻殉身使他覺得遺憾，還有他們進沼田嶺之時，害死了兩位無辜的村姑，叫他老是耿耿於懷。固然這是不得已之事，然而，一想到身爲「正義之使」的密探，必須義無反顧，倒有些難過了。

「伊賀守如果不以承包橋樑工程，表示其對新將軍的忠誠，絕對保不住沼田藩的領土，因此，明知修橋困難重重，心上焦慮不堪，却仍得硬下頭皮承接下來！」

「爲什麼?」
「伊賀守的夫人，是前大老酒井雅樂頭的女兒!」
「啊——」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約而同地叫了出來。
酒井雅樂頭的大老之職是去年新將軍上任後被罷免的，今年的春天，聽說自殺身亡了。而伊賀守的夫人是酒井雅樂頭的女兒，伊賀守自然位於不利的情勢了。
「如果僅僅是這個理由，幕府也不能取消他的職位啊!因此他們讓眞田不得不承包兩國橋——這是幕府的計謀!」根來孤雲娓娓敍來，「農民在受盡苦難之後，必定會採取直接告狀之途，於是，我才挑選一個農夫爲代表，如此一來，幕府有個廢棄眞田家族的藉口，對天下世人自然也能交代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時竟茫然無適，突然，根來孤雲面色嚴肅，斬釘截鐵地說：
「你們還有新的密探工作呢!」

源氏十三卷

一

「下次的密探工作是什麼?」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謹愼地問。
「阿瑩!」根來孤雲叫道，「壁龕裏有個上面放扇子的信匣拿來!不!……把信匣裏的第十三卷和扇子拿過來!」
說完，根來孤雲對着他倆微笑道：
「信匣中裝的是『源氏物語』，會研讀『源氏物語』的密探，應該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吧?哈!」
一會兒，阿瑩捧書過來，那書上放有一把扇子。
「爹!是這個麼?」阿瑩問。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眼光一直停在阿瑩身上。

「好！等下子端茶過來！」

「是！」阿瑩轉身離去了。

根來孤雲緩緩地掀開書卷，說眞的，並不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從書頁背面看走了眼，那書頁上的文字的確像蚯蚓爬行般，是一種奇異的符號。

根來孤雲將闔好的扇子置於書卷上，由扇子的側面觀望着——那塗漆的扇面上，似乎映着某種東西。仔細一瞧，竟是文字。原來剛才那種奇異的符號，映在具有微妙曲面的扇子上，變成了熟悉的文字。

其實，這並不是符號變形，而是文字的還原。書卷上的符號，可能是爲了連絡某事或自己備忘的記載。總而言之，外行人是絕對看不懂的，因爲書卷的符號必須和扇子合併對照着看。再者，倘若沒有這把扇子，根本無法瞭解書中所記載的內容。

「嗯……嗯……」根來孤雲一直瞧着書上的文字，然後闔上書卷，對他們兩人說：

「這回的任務，由你們倆去，好不好？」

「去哪兒？」

「這本書卷一直被當做『源氏物語』，放在信匣裏，不錯，信匣中的五十四卷，全是『源氏物語』，但是，第十三卷是例外的。」根來孤雲神秘地笑了笑，又說：「你們知不知道，這『源

氏物語』第十三卷叫什麼卷？」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望一眼，不答腔。

「是明石卷！」

「哦？是嗎……」

「這個書卷被編爲第十三卷，可能是某種巧合，不過，也眞够奇妙的了。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下次去的地方就是明石藩！」

「明石藩六萬石……」

根來孤雲點頭，繼續說道：

「藩主是本多出雲守政利大人。堀田大老說此地發生了問題。現在，由書卷的記載，我把已經得知的內情，簡單地對你們敍述一下！」

根來孤雲吸了一口氣，開始說：

「本多姬路藩是原來的藩主。藩主之祖是本多平八郎忠勝大人，當時他只有桑名十萬石的領地而已。自從大阪之役後，忠政大人之子忠刻，娶了千姬夫人，那千姬夫人有五萬石領土的陪嫁。過了數代後，也就是兩年前，藩主本多中務大輔佐長突然去世，留下幼子小次郎，那時小次郎才五歲，讓五歲的幼子管理十五萬石之地，誠非易事，因此，暫時由政長大人之弟平六政利大

人管理。不過，這十五萬石的領土是幕府代爲管理，而幕府再另外撥出明石六萬石給平六政利，從此，本多家族便遷居到明石六萬石去了。」

「…………」

「雖有嫡子，領土却由嫡子之叔父接管。」

「…………」

「在這種情況下，最易產生糾紛。幕府慮及這點，聲明等小次郎長大後，回到姬路十五萬石去，而政利大人照舊留在明石藩當藩主。這是大老酒井雅樂頭的計劃，也可以說是本多家承其祖先之餘德吧！」

「…………」

「本來大家認爲這樣處理繼承的問題，應該相安無事了，而且，小次郎在明石藩的本多家受關照呵護，政利大人英明地管理，料想不會出什麼岔子才是——然而，事與願違，終於釀起了風波。」

「…………」

「據各地傳來的情報，問題癥結可能出在藩主政利大人身上。政利大人目前叫做『本多出雲守』，在他繼承明石藩之前，名叫『平六郎』，換言之，他是本多家的老六也是老么。今年二十

七歲，原本他無權繼承家產，但是，風水輪流轉，本多家發生了異變，才使他成爲明石藩六萬石的領主。」

「…………」

「果然——也可說是不尋常地，明石藩發生糾紛了，從去年起，藩內陸續產生不少問題。但是，探查的結果，歸納起來，大約有兩種。」

「…………」

「一種是出雲守大人，烏鴉變鳳凰，一時得意忘形，濫用政權，使得臣下紛表不滿。出雲守大人在數年前，換句話說，人稱他平六郎時，若是個平凡人物就好了。可是……他的行爲一直太浪漫、不拘小節。說好聽是他精力旺盛，說不好聽，他太粗野、任性。經常離家出走——據說，有一回還到江戶當武場保鑣，略通劍術。」

「…………」

「另一種情況是，明石藩的老臣——當然是由本藩遷移過來的臣子們——不滿出雲守的作爲，一心想壓抑出雲守的大權，而讓臣子們能任意掌權，各圖己利，所以，紛爭由此而起。」

根來孤雲擧起手中的扇子，那扇子的一面，是紅雲母底繪紅色太陽；另一面是白雲母底，繪銀色月亮。

「明石藩內究竟孰方有理——你們是否願意深入調查？」

「當然！我們當然願意！」兩人的臉上，頓時抹上一片光采，興奮地向前湊過去。

「那麼——就和上次一樣，分紅白兩方，調查出雲守那方是紅色；調查老臣派的是白色——」

根來孤雲將扇子擲在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之間，扇子立了一會兒——秦漣四郎這邊是紅雲母底；吹矢城助是白雲母底——然後，扇子很快便倒了下來。

二

享譽已久的舞子海灘，不見一絲人煙。

雖然，詩歌中曾讚美此地風光優雅，但，此時正值嚴冬黃昏，一抹夜霧籠罩着海灘的景緻，如淡彩畫般，氤氳迷濛。忽然，出現三個淺淡的人影。

這三道影子自海邊的漁夫小屋裏出來，悠閒地走向明石街上——她們是曲線優美、打扮妖艷的年輕女子。

——突然，自對面的松林裏，躍出三道黑影，黑影左右顧盼，見四下無閒人，便追向那三位女子。

很快地，兩位女孩子被按倒在地，另一個則大聲呼喊，如千鳥般，奔過沙灘，向小屋跑——

「救命！救命啊！太助兄！波八兄！——」

不久，漁夫的小屋裏，數十個舉棍揮棒的漁夫跑了出來——

在這片潔淨的沙灘上，女人裸露着胴體，一如晚霧中的百花般，純潔誘人……情況已經結束了。壓在她們上頭的黑影子抓着衣衫，拾起武士刀，狼狽而逃。可是，其中一人，慌張過度，竟忘了撿他的長短武士刀。

「刀子呢？」兩人倉皇逃逸時，一人問道。

被問者一瞧，發現隨身攜帶的武士刀被遺忘了，驚訝之餘却停了下來——這時，後面又有人喊着：

「救命啊！平岡！三上！」

回頭一看，是剛才追着叫喊女人的武士，被漁夫團團圍住了，於是逃去的那兩位武士只好再回去！

「喂！喂！幹什麼？」

「幹什麼？哼！我正想問你們呢！」漁夫們撿起沙灘上的刀子，又說：「你們抓女人做什麼？」



「她們是娼妓嘛！」武士還以顏色，說道：「而且，去年我們還是她們的常客呢！和我們相當熟悉的！」

「喲！好風流的客人啊！你看！那一副狼狽相！」漁夫們一齊笑了出來。

兩位武士因急於逃脫，來不及繫上和服的帶子，半裸着身子，模樣兒難堪極了，他們赤紅着臉，爭辯道：

「和熟悉的娼妓玩一玩，有什麼不對？——來！」

說畢，又要去拉女人。

「住手！她們已經不是娼妓了！」

「噢！你們不知道妓院早就廢止了麼？」

「哈！藩主早就廢掉了妓院，你們這些藩主的部下却還不知道呢！」

漁夫們七嘴八舌地嘲弄他們，而他倆也不甘示弱地反譏道：

「不當娼妓了？那她們躲在漁人的屋子裏做什麼？」

「算了吧！還不是賣春！」

漁夫們聽完，又笑了出來，說道：

「啊——別說得這麼難聽嘛！」

「你們是不是像螃蟹一樣，躲在沙子裏偷看我們啊？」

「喲！你們很嫉妒是不是？」

「她們愛上了我們，是他們自己願意的，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啊！」

「連藩主都不能禁止男女的相愛呢！」

「我看，你們也想想辦法，讓女人去找你們吧！」

「藩主的裁員政策，使你們這些武士心慌意亂，恐怕也沒閒暇玩女人了……哼！看你們背着兩把武士刀，不過，刀子好像生銹了嘛！」

漁夫們口不擇言地譏諷着，把撿起來的刀子，一人傳一人地把弄着，有人還故意揮舞着那兩把長刀子，發出鏗鏘的碰撞聲。

武士們見到這情景，惱羞成怒，大聲喝道：

「刀子還我！」

「嘻！不還你！——我們要以刀子做證，要到衙門告你們强暴女人——嘻！」

事情已到了這般地步，武士們也顧不得尊嚴了，瘋狂地撲上那羣漁夫。若是在從前，這幾十個漁夫一定會被砍殺或驅走，因爲武士與平民的功夫迥然不同。而今，時代變了，武士已失去了原有的身份，漁夫們根本無懼於武士。

一時塵砂飛揚、呼聲四起。不消些時，一個武士的刀子被奪走，在漁夫的揮棒亂打下，抱頭無助的伏在地上；一個混身是血，昏厥在地；另一個則一臉憂淒，跪在漁夫的脚邊，苦苦地哀求道：

「救命啊！饒了我吧！絕不敢啦！……」

「喂！我們把他們帶回去綁着，明早再送他們進衙門！哈……！不自量力的傢伙！」

漁夫們抬着三個武士，就像抬金槍魚，一路唱着凱歌回家，而那些女孩子也跟在背後，漸去漸遠……

剛才誰也沒發現到，在附近的松樹下，出現着兩個戴着草笠，深罩着面孔的人。暮色低垂，他們背向水光瀲灩的明石海峽，注視着遠處迷濛的漁人小屋。



三

十幾個漁夫和三個女人由明石藩的衙門裏出來，他們得意洋洋地向路過的行人誇示道：

「看哪！我們又得到一筆奬金啦！」

「怎麼樣？」

「看看這個吧！」

漁夫們每個手上都抓着一把金幣，行人見到他們手中閃閃發光的金幣，不禁爲之騷動。有人問：

「喂！那三個低賤的武士怎麼啦？」

「被送進牢獄啦！」

羣衆大聲叫鬧着，鼓掌歡呼：

「哇！偉大的藩主！」

「深明事理的藩主！」

「我們把捕來的鯛魚送進宮中，獻給藩主吧！」

守衞見到羣衆喧嘩不已，面有慍色，現在又見衆人歡躍欲舞，氣怒至極，忍不住就取出六尺

棒（防盜用的六尺長硬本棒）用力敲地，叫道：

「好了！肅靜！肅靜！你們要認清，這裏是衙門啊！」

「什麼？」「藩主最照顧我們了！」有些人竟捲起了袖子，想和守衞打架，但，隨卽被人勸阻道：

「且慢！不要得意忘形、意氣用事啦！否則，會對不起藩主啊！算了！算了！跟他道個歉，我們回去吧！」

這話果然發生了功效，大夥兒面帶和藹的笑容，一個個向守衞行禮，然後如退潮般一哄而散。

不久，在人跡絕少的小路上，兩個戴着草笠的人，緩緩走向東邊的人丸神社。

「……這個藩眞是奇怪啊！」

「……嗯！不太對勁！」

他們竊竊私語着，卽使和他們擦身而過的人也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事實上，他們的對話聲，細小得有如昆蟲拍動翅膀的音波般，非功夫深厚者，難以聽出。

「據說出雲守大人出任明石藩的藩主以來，農民的年貢和百姓的稅收已減輕了兩成！」

「我也聽說宮內十分節約——連兩個官署都合併在一處辦公呢！而宮內的女侍也賸下三分之

一了。」

「藩主曾數次推翻從前訴訟案件的裁決。」

「也停廢了所有的妓院！」

「但是，民間節日慶典比以前更熱鬧了——」

他們彼此沉默了一會，忽而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

「這麼說來，藩主不也是個賢君麼？」

這回因爲毫無忌諱，聲音大得兩人均可聽見。

走了數步後，秦漣四郎又說：

「人民對藩主的批評甚佳，這是當然之事，不過！……宮內的武士對他們的作爲極其反感！」

不久，他倆走進了人丸神社，這神社本來叫做「人丸塚」，位於明石北方的山腰。元和三年，建明石城時，便把「人丸塚」遷到此地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在一棵盲杖櫻樹的石頭上坐下來。

此時正是元和二年一月的中旬，距櫻樹發芽尙有一段時日，放眼四望，不見雜人——屈指算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來到明石藩已達半月之久。

昨天傍晚，他們在舞子海灘所見，以及今天看到衙門外頭的情景，只是這半個月來所聞所見的二個例子罷了，這一切情況，使他倆感到懸疑而不知所從。

唯有明石藩才出現這種怪現象，大臣貴族們克盡節約，民衆活躍自如，似乎天地倒置般——令人不可思議。

「……但是，如果讓我當上藩主，也許我也會這麼做！」吹矢城助突然自言自語起來。

「……事實上，做得也太過份了，君臣無分，藩內便無秩序可言，而且家老（封建時代，諸侯家臣之長）也會由衷不滿，私下抗議！」秦漣四郎側着頭說。

他們在心神稍爲平穩之後，就開始交換彼此半個月來所獲悉的種種聽聞。

剛才，他倆的談話純粹是個人所見，抒懷發洩而已，與他們所負的任務和立場完全無關。

現在，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必須考慮到他們的密探任務，也就是就雙方所得的資料，加以分析探索。秦漣四郎說：

「出雲守大人爲何採取這種政策，據我得知的理由，可分爲兩種。

第一、他之所以堅持己見，完全是針對家老一派的反抗作風，因爲所有家臣們認爲他們有責任維護本多家的聲威，便存心蔑視那原本落魄無勢的出雲守大人，出雲守大人見此，於心不忍，便採取許多本末倒置的行動，加以報復！」

「嗯……」

「第二、家老一派故意安排藩主如此做，於是，對藩主的批評便一落千丈了，換言之，藩主失去家臣的扶持，與家臣形成對立。最後，家臣們認爲藩主資格喪失，可以向幕府請示，罷免出雲守大人，擁立幼主小次郎。然後，家老本多貫兵衞一派，就可以任意把權，爲所欲爲了。」

「嗯……」

「這不是一種憑空的推測，大家所見，宮裏的女侍已減成三分之一，事實上並不是人數的削減，而是人選的汰換。目前宮中的女侍個個如花似玉、娉婷動人，而且，一律是貫兵衞精挑細選入宮的，所以，若是判斷無誤話，很可能是家老使出美人計，欲使出雲守沉溺女色，不可自拔！

吹矢城助搖首說道：

「我所探查的情況並非如此！」吹矢城助的密探立場是站在本多貫兵衞這方，他那善良而略帶傻氣的臉，故意裝成十分冷漠的表情，正經地說道：

「出雲守大人考慮深遠，他認爲提高平民權力，便可獲得佳評，掌握人心，久而久之，連姬路的百姓也都會擁立和愛戴他，待日後小次郎長大，接管姬路之時，人民便不願服從了，因此，將來不僅明石藩，恐怕連姬路藩都勢在必得。看來，這些作爲都是他穩固地盤的政策哩！」

「嗯……」

「但是，出雲守存有這種野心，也未免太不可思議了。有人說出雲守的腦筋有問題，思想不正常。這在宮內自然是不容公開的秘密，不過，據那些和出雲守從小相處到大，而且至今與他仍有接觸的人透露，出雲守會一躍而成貴族，誠屬意外之事，因爲從前的平六郎個性十分兇暴、粗野，並且喜愛胡爲亂作，毫無貴族之風！」

「嗯……」

「這不是空穴來風之言，出雲守剛愎自用，對那些進諫忠言者，不以爲惜地斬首，我是由那些親自去收屍殮埋的侍衛口中得來的消息！」

兩人一時無言，不久，相望一眼，眨眨眼睛，又說：

「好！我們再深入去調查！」

四

「妳們的祖先曾受過本多家數代的恩惠！」本多貫兵衛坐在廳上，一字字清晰地說着。

本多貫兵衛已白髮皤皤，但，其皮膚黝黑光亮，身材魁梧，給人一種沈穩厚實之感，表情肅穆，儼然有戰國時代的大將之風。他又說：

「而且，妳們也生得國色天香——」

只見在貫兵衛之前，有數位年輕俏麗的姑娘，席地而坐。

「妳們固然天生麗質、楚楚動人，可惜，還不够妖嬈，無法使男人一見傾心，神魂顚倒！」

貫兵衛兩眼不住地打量着女孩子們，不錯！在貫兵衛眼裏，沒有流露出男人看漂亮女人時——即使老人也會——那種爲了迷惑傾蕩的神采，他的表情嚴肅而憂鬱，透着某種不滿的情緒。

「我貫兵衛，今天要請妳們赴死亡之會，這是一項艱鉅任務，由於妳們生得嬌美可人，才有資格擔負！」又說：「爲了國家，必須將生死置之度外！」

「究竟要我們做什麼？」有位女孩子，勇敢地問，但是聲音却帶點淒傷。

貫兵衛沉沉說道：「陷害藩主！」

頓時，所有的女孩如被怪獸突擊般，驚慌失色。

本多貫兵衛不動聲色地說：

「明石藩依此下去，太不成體統了，藩主恐怕會毀掉我們本多家！」

「可是……御家老大人！我們並不覺得藩主是個詭詐、害國之君啊！」另一個女孩子有點不服氣地說。

「這個我瞭解，有時，我也贊成藩主的作爲，但是，藩內有不少人對藩主感到不滿，但是僅是如此，我貫兵衛可以想辦法壓抑，最怕的是，會引起幕府的矚目。」

「幕府?」

「我明白藩主的心意，不過，藩主也做得太過份了，他的種種行爲，彷彿突然給藩內帶來一陣暴風雨般，出乎尋常——比方說，減少年貢和稅賦、過度節約，官署統一的改革、以及廢棄身份的制度……等，如今，武士與平民同等，甚至平民還比武士富裕、驕傲呢！像藩主的這種行爲，身爲臣下的我，固然無可批評，可是，爲了本藩的將來……」

「……」

「我考慮的結果，不能叫藩主這般任意作爲了，藩主如果突生異常、改革作風，或大肆更變，都會促使幕府懷疑，造成不良後果。尤其是新將軍就任以來，只要藩內平穩，不惹風波，不起騷動和被人注目，便可以保持藩內的安泰健全。我知道不僅是我貫兵衞這麼想，連家臣們甚至藩內的武士也都有同感。然而，藩主不聽忠言勸諫，竟將進諫者予以斬首！」

「非但如此，藩主的一舉一動，毫無君主之風，他要求自己過得平民化，甚至任性胡爲，有如浪人或市井無賴之徒般，令臣下不知所從。當藩主到江戶謁見將軍時，也是因爲舊性未改而在江戶城中，飽受嚴厲的批評，再這樣下去，我們本多家勢必難以維持下去，爲了本多家的聲威，我們非殺掉藩主不可。」

本多貫兵衞沉默了一會兒，他那頎長健壯的身體，激動得頻頻顫抖，不久，心氣稍和，便低沉地說：

「即使我願犧牲自己，殺死藩主，恐怕會落了『臣弑君』的罪名，製造出許多足以危害本多家的事件！」

「……」

「我日夜輾轉反側，不斷思索，希望能有辦法使藩主的作風緩和一些，讓他能平凡守制，不任意使權，因此故意安排不少美女，在他身邊服侍——

「……」

「不過，說也奇怪，藩主竟然不近女色，不管別人如何奉勸，他就是不願娶妻納妾，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貴，歡樂安祥，相反地，却不斷約束自己，改革政治！」

「……」

「於是，我下定決心，由妳們去陷害藩主！」

「——要我們?」

「在妳們美麗年輕的身體，」貫兵衞點頭，又說：「使用忍術！」

「忍術?是什麼東西?我們不知道！」

「我知道妳們不懂，因此，需要這個人來幫助！」

說完，貫兵衞向着坐在他身邊的一位中年男人使了個眼色。

那人的頭髮直披，面色鐵青，身材瘦削，是她們從未見過的臉孔。本來，她們也懷疑那人和貫兵衞坐在一起，有什麼企圖，可是，繼而一想，和家老大人平坐者，可能就是御家老的要客吧！」

「藩主雖不近女色，然而，却也喜歡像妳們這樣純潔、漂亮的女孩，於是，我抓住藩主的這個弱點來對付他！」

「……爲什麼我們能對付藩主？」有個女孩子提出問題後，那頭髮直披的瘦削男人，便小聲說道：

「好了吧？」

「好！」貫兵衞點頭同意。

眼看那男人伸出猿臂，將距他身邊最近的女孩抓起來，忽然，聽見那個女孩一聲慘叫「啊！」

「不准出聲！」家老大聲喝住。

在場的女孩子出門離家之前，她的父母都告訴過她們，無論如何，唯家老之命是從。可是，眼前的一幕，却是叫她們咬緊牙關，慘不忍睹的情景。

瘦削的男人捲起那個女孩和服的下擺，叫她俯臥，予以强暴——所謂的鷄姦。

不久，瘦削的男人離開了那女孩，而女孩也起身坐正，瘦削的男人便穿好衣裳，忽而，看見女孩裙裾之下，有一條白線牽着男人的衣服下擺，男人走開時，這線就愈牽愈細，最後不見踪影了。事實上，這不是一條尋常之線，而是某種黏液，它沒有消失，我們肉眼雖看不見，而它却是不斷地延長了。

那個瘦男人露出一臉獰笑，小聲說道：

「忍術飼雛！」

其他在座的女孩，個個均屏氣凝神地觀看——剛才被殘酷地强暴的女孩，正坐在她們身邊，肩頭抽搐，呼吸急促，看樣子驚嚇未定。她兩眼失神地翻上，從那半開的紅唇裏吐出一股濃濁的氣息，乳房的起伏很大，腰肢微微地扭動着——雖然大家同樣是女孩子，不過，她看起來已有些異樣。她的動作開始妖嬈、誘惑，惹得在坐的人也都跟着興奮起來了。

「來人啊！」本多貫兵衞大聲叫着，不知爲什麼，眼睛却閉了起來，「甚三郎，進來！」

不遠處傳來一個應答聲，有位年輕武士進來，向本多貫兵衞行禮，問道：

「御家老大人，有何吩咐！」

那名年輕武士一眼瞥見身旁妖媚的女人，就被愣住了，由他心裏產生一般强烈的衝動，雖然

他極力要控制……可是，一會兒他便如野獸般，發出吼聲，衝向女孩。而女孩竟也毫不害羞地纏住了年輕武士……

不消些時，散髮瘦削的男人，擧刀，不動聲色地逼近，突然，刀鋒用力一揷，刺進兩人纏綿在一起的胸膛。

那瘦削男人滿臉疑惑地唸着：「奇怪?」然後拔起刀子。

「怎麼回事?」本多貫兵衞睜開眼睛問。

「我感覺上好像刺殺了三個人!」

「什麼?」本多貫兵衞豎眉睜眼地叫出來。

瘦削的男人擧起刀，仔細一看，搖着頭說：

「不!沒什麼，是我的錯覺吧!」

然後抹淨刀面，套上刀鞘。

貫兵衞這才鬆口氣，說：「哦!沒什麼!」然後用他怒欲噴火的眼睛瞪着兩個抖顫後僵直了的屍體。再把目光轉移至另外五個女孩子身上，彷彿唸咒一般地說：

「這個男人也在妳們身上施過忍術了，往後，男人見到妳們，自然會情不自禁的受誘惑，即使那男人是多麼堅强鎭靜，也無法控制情慾，一定會强暴妳們，這種欲望是相當强烈的，可以不

分晝夜，不顧一切，因此，我們就以這方法對付藩主!

事成之後，我們會向幕府禀報藩主生病，並請求小次郎來接管，那麼，本多家的命脈才能永保長久!」

本多貫兵衞黯然地闔上眼睛，又說：

害死藩主之後，妳們不能再活下去，而我貫兵衞也要儘快切腹自殺，以示盡忠!」

五

深夜，萬籟俱寂。

「妳們，是貫兵衞要妳們來的嗎?」出雲守突然由床上一躍而起，兩手擧刀，大聲叫着。

只見一向不准女人進入的出雲守的臥房裏，不知何時，竟坐着五個身穿雪白衣裳的年輕女孩，由她們的眼裏發出一種無形有如腦波般的誘惑，這種力量，連熟睡的人也要爲之驚醒。

出雲守很快發覺這五名女孩，是數天前家老本多貫兵衞召進宮內的，那時，出雲守第一次見到她們，除了覺得漂亮純潔之外，並沒有任何興致。以前，只要是貫兵衞召進的女子中，比較誘人豐滿的女子，都一律被汰換掉，也就是說，那些長得艷麗會令人想入非非的女子，出雲守絕對不接近，不過，眼前的女孩子個個眉清目秀，楚楚可人，於是出雲守便毫無戒備之心了。

現在，她們進入臥房，出雲守不禁爲她們的膽大感到驚訝，因此馬上抵禦那道干擾他睡眠的無形誘惑，他微笑問道：「貫兵衞要妳們來幹嘛？」又說：「無論貫兵衞耍什麼花招，反正我是絕對不近女色的，因爲我曾發過誓！」

出雲守注視着那些皮膚白淨的女孩，繼續說：

「由於妳們非常純潔可愛，我才想告訴妳們，我知道貫兵衞對我的所作所爲感到焦慮和不滿，然而，我主意已定，絕不改變。從前，我一直有個夢想，假如哪天我當上了藩主，一定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想當初，我四處流浪，深深感覺到所謂的『藩』是一個多麼不合情理的組織！在上位者吃喝玩樂，壓榨人民血汗，加上武士橫行，弄得民生疾苦，這是多麼悲哀而不公平的作法？很幸運地，沒想到我會當上了藩主，終於能實現多年來的理想了。我告訴自己，如果生而在世，不能達成心願，便不是平六郎！」

出雲守說着，呼吸開始急促了，他自己也可以感覺到身體有些異樣，便側着頭，極力要加以控制，而嘴上繼續嚅動着：

「事實上，我實現理想的時間只剩十年了，十年過後，小次郎就行冠禮長大成人了，那時，我會將明石藩原封不動地交予他接管，然後，繼續過着我那種平實無華、任意而自由的浪人生涯！」

出雲守彷彿喝醉了酒，口齒逐漸模糊，語氣也開始失去平穩，變得有些粗魯和失去理智了。

「秉着『平六郎要幹下去！』的決心，只要有人予以阻礙，格殺勿論……反正，我不管別人如何地批評，十年過後，我一定毫不戀捨的離開。」

出雲守爲自己說出這般激動的言語，感到詫異，甚至那五個女孩子也莫名其妙。她們的眼睛流露出興奮的光芒，直望着出雲守，胸部不斷地起伏着，腰肢扭動，然後，慢慢地移動雙膝，靠近出雲守——以往，也有不少女人挑逗他，但是，出雲守節操堅定，置之不理。而今，這五名女孩所放射出來的妖惑，異常濃厚地湧向出雲守，不用說，現在這些女孩被忍術飼雛所控制了，然而，她們的表情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哀怨和苦楚，與昨天那個被實驗的女孩的媚姿不太相同。

由於性慾和哀怨的交雜，使這五名女孩子，看起來更誘人。

「不能過來！過來者死！」出雲守嘶聲力竭地吼着，臉上因衝動和壓抑，形成一種痛苦的表情，他又說：「我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因爲我不願有孩子，一旦有了孩子，會使我對金錢地位執迷下去，並且也會企圖擁有明石藩，甚至更多的財富。爲了不使我的品格略有汚點，在這十年之間，我要嚴格約束自己，實現理想，然後不帶走一片雲彩地離去！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當，這是我本多平六向神明發的誓……妳……妳們不能靠過來……」

出雲守雖然這麼說，可是，對着靠過來的女孩，却差點鬆掉手中的刀子了。

這時，五個女孩突然從懷中取出匕首，刺進自己的喉嚨。她們在血泊中，猶痛苦地叫着：

「藩主……有……歹……徒在壁……龕……小心！」

她們就這樣，以匕首切斷了魔咒，洩露出那個控制她們的男人。

「什麼？」出雲守頓時神智清醒了大半，挺身而立。只見那壁龕之門用力彈了出來，一個全身黑色裝束的人物飛躍而出，在空中打個轉，然後站直。

「嘖！」那黑衣人舉起手來，揮動一下。普通人的肉眼是看不清楚的，原來他的手中有五條蜘蛛絲般的線！

「什麼人？」出雲守大聲質問，又說：「你是本多貫兵衞派來的刺客嗎？」

「貫兵衞？」黑衣人搖首說道：「貫兵衞是什麼人？我是幕府裏的根來者！」

「什麼是根來者？」

「根來者負有密令，要取你的首級！」

說着，他兩手一揮，跳出一個模樣略似銀盤之物。他要做什麼？那是什麼武器？出雲守竟目瞪口呆了。黑衣人來勢洶洶，動作十分奇特。

黑衣人正想擲出手中的銀盤——瞬間，他已動彈不得，原來，不知何時，由榻榻米下，伸出兩把匕首，不偏不倚地刺進他的足底。

黑衣的忍者發出一陣痛苦的叫喊，屈身而倒，部手中的銀盤冒出一道白煙。

出雲守身手矯捷地躍過，在黑衣忍者背上補砍一刀，於是，黑衣忍者再也無法抵抗，舉起手中冒煙的銀盤，親自毀了容。

六

「這樣看來，出雲守還眞是個氣宇非凡的英雄呢！」

「不過，家老本多貫兵衞所憂慮的事，也不無道理。」

「那個忍者眞是可怕，他可能是逃出江戶的伊賀者之一！」

「哈！他根本沒料到我們會躲在榻榻米下！」

「出雲守質問他時，他還眞像演戲般，假裝不認識貫兵衞，而且，看到事跡已敗露，竟自己毀了容，頗機智的！」

「不僅如此，他還大膽地宣稱自己是根來者，欲嫁罪於我們！」

「總而言之，能讓出雲守再管明石藩十年就好了！」

「而且，家老如果不自殺才好呢！他的覺悟與自殺不是相當壯烈的麼？」

「無論如何，我們乾脆寫一封請願書，報告幕府，讓明石藩能相安無事，民富康强。」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在明石藩往江戶的路上，不斷地討論着。突然，吹矢城助問：

「秦漣四郎！會不會痛啊？」

「不！」秦漣四郎，用手按住右肩。

他的傷口是當他躲在本多貫兵衞的廳堂下，被伊賀者刺中的，當時那伊賀者還說「感覺上刺進三個人」，就是這個道理。

※　※　※

天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多出雲守的明石六萬石被幕府沒收。

消息傳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均茫然而目瞪口呆了。

「密探的工作是負責調查明石藩的眞相，至於如何處置，完全是幕府的事！」

根來孤雲折下梅花，表情冷漠地說着。

鉋子

一

雖然，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只到上州和播州當密探，但是，他們看起來無精打采，神色頹喪，至少，沒有第一次受命時那樣興奮、起勁了。

第一次，他們認爲當權的藩主，政策嚴苛，奴役百姓，因而藩主自食其惡果。

第二次，他們報告幕府，掌權的藩主是善良有爲的，可是，明石藩却被沒收了。

「到底我們要做什麼工作？我們的方針是什麼？」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反覆地思索着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他們既然是堀田筑前大老的密探，只有盡義務，而沒有絲毫懷疑的餘地！

四月中旬，根來孤雲說：

「吹矢城助！秦漣四郎！我們一齊去信州！」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照例問道：

「信州在什麼地方？」

「築磨藩八萬石，藩主是松平築磨守綱康大人。」

「是。」

「你們當然知道，這位築磨守大人，是已故的甲府宰相綱重的次男，今年才二十三歲！」

綱重是先將軍家綱之弟，也就是現任將軍綱吉之兄，然而，綱重比家綱早死。如今綱重的長子綱豐在甲府，而綱康是綱重的次子，也就是現任將軍的姪子，具有德川家族的血統。

「我聽說過！」秦漣四郎說：「綱康大人不僅身份高貴，在劍道武術上，也是頂尖的人物哩！」

吹矢城助接着說：「據說他英明能幹，而是個俊俏，人人稱道的美男子呢！」

然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齊問道：

「我們到築磨藩也是爲了任務嗎？」

「是的！」根來孤雲點着頭，說：「這次的任務，連我都百思不解。以前，幕府曾廢貶了他們的同族越後家，然而，這也是公事公辦，顧不得私情的。無論怎樣的家世，只要發生了怪異之事，一定要加以裁決！」

「有什麼怪異之事？」

「堀田築前守大人的手下裏，有些人和築磨守的手下頗有交情，他們向幕府密告了一些築磨藩的怪異現象！」

「咦？「

「築磨守大人固然如你們剛才所言，英明能幹。但是，俗云：『英雄好色』，築磨守十分好色，藩內只要有漂亮的美女，必定逃不過被送進宮中的命運！」

「嗯！」

「這種事在諸侯之間，根本是不值一談，不過，一旦鬧出人命，可就忽視不得了，加上，在這一年內，已經鬧了四、五樁命案，看來這事非比尋常。」

「是不是這些美女不願意被送入宮中？」

「不！每個被召入宮的女子都認爲是無上的光榮。」

「啊！是不是那些和美女有婚約的年輕武士，因厭世而自殺了？」

「不！自殺的都是女人！築磨守不見得會把每個女人都視爲愛妾，有的相處了數月後，便贈予她們一大批禮物，然後，遣送回鄉，並且還關照她們，可以找個如意郎君結婚，甚至，築磨守還親自爲她們作媒撮合，可是，有些女人回去不久，父母要她嫁給適當人選時，就自殺了。」

「她們是否爲築磨守大人守節呢?」
「如果僅鬧出一、兩個命案，這個假設可以列入考慮之內，但是，一連串的發生命案，問題就不太簡單了，此外，從前不曾出現這樣的事，直至今年才有如此離奇之事，加上由女人死前的態度來看，不像是十分懷念築磨守大人的樣子!」
「嗯……」
「對方是將軍的近親， 我會和你們共同參與任務。這回你們不用抽籤分派，只要協助我卽可!」
「是。」
「我考慮的結果，也要帶阿瑩去!」
「阿瑩姑娘爲什麼也要去?」
「築磨守不僅看上藩士的女兒們，連普通百姓的美麗女子，也都足以教他傾心，因此，帶阿瑩去，在危急時可能有所助益!」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望着，以往，他們都很果敢堅決地答應下來，這回，他倆的臉上却流露出猶豫和不安的表情。

二

四月末。
在環繞築磨藩的蒼翠黛綠山脈上，仍可見皚皚白雪，而山下築磨河瀲灧的水面上，已有羣燕掠過，宣報春之氣息，草木新芽、嫩綠可愛。
在這山明水秀的人間天堂裏，突然傳來一陣悲淒的呻吟聲。
「下一個!」聲如宏鐘，欲蓋那呻吟之聲。
這是築磨城內的馬場，兩名年輕武下抛下木劍，倒地呻吟，看樣子他們的手臂可能折斷了，正用另一隻手壓住肩頭與手臂接合處，而且，似乎痛得無法站立了。
「芦谷源之助!過來!」
站在馬場中央，發出獅吼般的雄厚聲音者，身高約是一百八十公分，體格健壯、眉宇間英氣非凡，一看便知是藩主松平築磨守綱康。
只見他頭繫繩帶，胸前亦配有絲帶，手持粗長非比尋常的木劍，一副比武模樣。他，濃眉大眼，臉部輪廓清晰明朗，遠看他跳躍、躲閃，身手矯捷，攻勢兇猛，宛若收束不住的烈焰;近瞧，藩主身上發出一股濃厚的狐臭，那是與奮時的年輕藩主，不!應該說是青春的藩主，所慣有的

情況。

「源之助！不敢上來嗎？你是不是放棄佐智姑娘啦？」

在距他們比武的數公尺遠處，舖有紅色毛氈，那毛氈上坐着三個純潔天眞的女孩子。這三位女子是今天比武的獎品，一個是藩士的女兒；一個是浪人的女兒，另一個是鎭上商人的女兒。個個擁有花容月貌，沉魚落雁之姿。

她們不知在何時，被築磨守親自挑選來的，藩主並不想憑權威利勢奪取這些女孩，而是想藉眞實本事——比武，來定結局。凡是能勝藩主者，便可任選其中的一位女子爲妻。

剛才已有三名男人出場比武了，但是，不消些時，即因肢體傷斷，出場醫療。其中一個和這三名女子中的一人是情侶關係；一個是早就仰慕這女子中的一人；另一個是外鄉來的旅客，初次見到這三位佳麗，想藉比武，贏得美人芳心。不過，他們都敗在築磨守精湛的劍術之下了。

如今，臥倒在地的兩名藩士，也是爲佳麗而來。

「源之助！」築磨守不耐煩地張口吼叫：「佐智不是你心愛的姑娘麼？難道你甘心出讓？若是你有這種想法未免太儒弱了，你不配當我們築磨守的武士，不！你根本就不是築磨守的男人，我要將你驅逐出境！」

不久，對面的藩士羣中，有位年輕武士緩緩而出，他被藩主再三催促才進場，可能不是畏懼

而是準備裝束吧？現在他全副武裝地走出，面孔蒼白，沒有怯弱的神情，相反地却是恨意十足，殺氣騰騰，他低沉地叫道：

「藩主……恕我無禮了，請指教！」

「不用客氣！」

築磨守咧嘴一笑。他固然是個氣質高雅的俊美男子，而此時的表情却是無比嘲弄和諷刺，彷彿逗鼠的雄貓一般，而且，由藩主持劍的姿勢看來，好像源之助根本不在他的眼裏。

「嗯……」根來孤雲不自覺地哼了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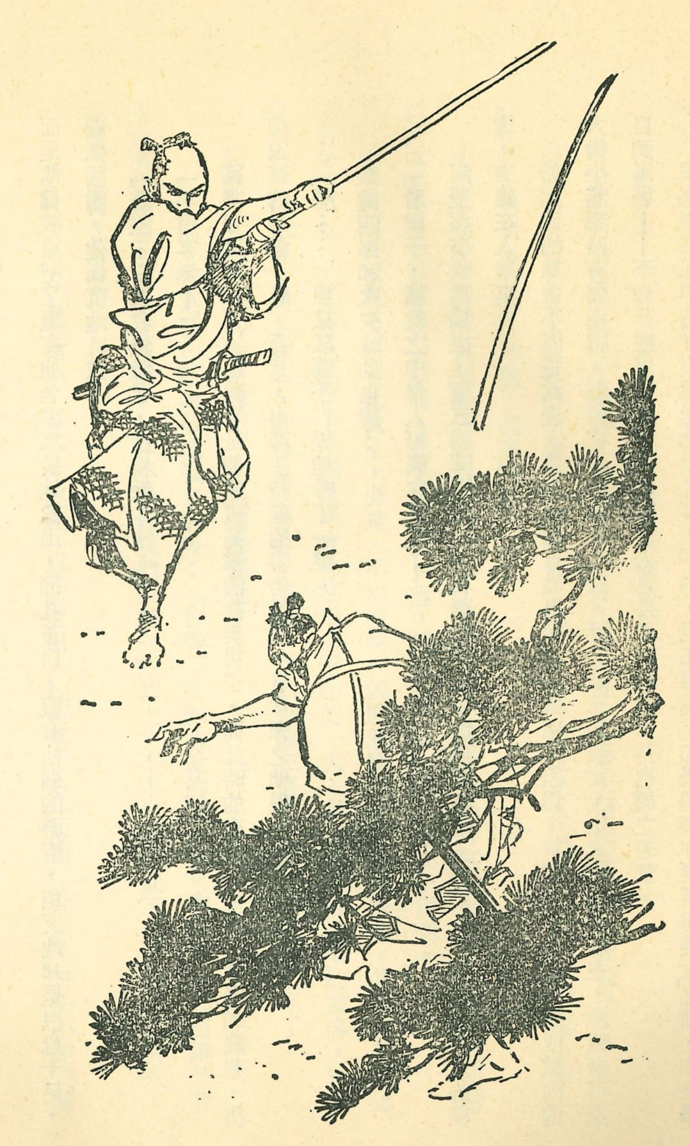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也說：

「看樣子，諸侯之中無人可與之相比了！」

阿瑩沒有到馬場來，而五明陣兵衞正站在離他們不遠之處觀看着。他們一律打扮成浪人的模樣，夾雜在人羣裏。

看比武的羣衆不僅是武士，連城裏的百姓也相當感興趣。因爲，早在數天前，城門或城內的大街小巷都貼有告示牌，聲明在馬場擧行比武，獎品是三名美女，比武對象爲藩主，參觀者可逕自到馬場——不知什麼原因，觀衆除了男人之外，年輕的女孩也趨之若鶩。

根來者在江戶時從沒聽過比武之事，不過，現在據說，如果築磨守要獲得美女之前，往往擧



行此種競賽。

藩主是個相當自負、高傲的男人！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到藩主拓落不羈的風采神姿，不禁忘却了自身的密探任務，喁喁私語着：

「築磨守大人除了好色之外，是個才貌雙全的人物哩！」

「是啊！倘若每個諸侯都和他一樣英勇能幹就好了。」

藩主剛才說「不用客氣！」之後，還不及一分鐘，便又大聲吼道：

「現在，我不客氣囉！啊！」

凝神專注——發出常人六倍的氣勢，築磨守不偏不倚地擊敗他的第六位對手。

芦谷源之助的木劍經藩主這用力一砍，瞬而斷裂躍開，他自己則弓身蜷曲，伏地不起了。

「下一個！」築磨守精力旺盛地喊着。可是場中一片靜寂，無人應聲。

「沒有人敢出場了嗎？」

築磨守喜上眉梢地說：

「沒有人敢出場了嗎？那——這三名女子，我就不客氣地帶走了哦！」

築磨守環視馬場一圈，然後看了一眼倒地呻吟的芦谷源之助，說道：

「佐智……快去為他擦藥吧！」

那三名女子的面前，有一個華麗精緻的藥盒。但是，那三個女孩仍坐立不動，因此，也不知何者為佐智。看來，她已被築磨守的神采英姿，迷得神傾魂飛了。

築磨守丟下木劍，對她們說道：「來吧！」然後轉身而去，那三名女子有如被藩主吸住了般，隨即起身，尾隨其後，築磨守回頭對她們說：

「……」

不知說了些什麼，沒人聽見。只見他一個個摟着她們的腰，在衆目睽睽之下，親吻着她們的嘴。

這眞是個令人心儀的勝利場面，而且在成千上萬的觀衆裏，藩主竟然如此豪放！他携着三名女子，用那響亮的男中音，邊吟邊唱，與高采烈地進宮了。

滿場的觀衆如痴如醉地觀望，直至不見藩主的身影為止，才發出一陣嘆息聲，陸續離去，這些嘆息多半來自女人的口中。秦漣四郎見狀，忍不住稱讚：

「哇！眞是得天獨厚的藩主！」

吹矢城助也萬分佩服地嘆道：

「可謂男人中的男人！」

「本來我就認為他是繼承御神君（德川家康死後的尊稱）的最佳人選，只讓他當築磨八萬石的藩主太可惜了。」根來孤雲苦笑地說：「可是，他做得太過份了，這樣子下去十分危險！」

「為什麼？」

「築磨守太自負、驕傲，不知人上有人，不懼鬼神，雖然他有御神君的血統，却不像御神君那般謙遜有禮啊！」

「藩主固然自負、狂妄、旁若無人、口不遮攔，然而，他的一舉一動看來是天衣無縫，完美無瑕的，應該也足以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吧！」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想着，不禁露出笑容，彼此互望了一眼。

突然，有人靠過來叫道：「首領！」

原來是五明陣兵衞。他問：

「首領，你認識那個人嗎？」

「在哪兒？」

「坐在對面有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那位老人可能是國家老！」（江戶時代的諸侯，每隔一年就要到江戶去晉見將軍，並留在幕府裏辦公，當諸侯在幕府之時，藩內的政務全由國家老負責。）

「不錯！正是國家老相馬大左衞門！」

「難怪他剛才一直目不轉睛地看着藩主，好像十分欣賞佩服的樣子，怎麼，他如何了？」

「不！是站在他背後一個瘦骨嶙峋的男人，他不就是伊賀者嗎？」

「什麼？」

「我在伊四谷的伊賀家曾見過他一面，目前他在築磨藩，可能是以前酒井大人手下的伊賀者之一，由江戶逃逸而出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禁驚訝得瞪大了眼睛。

他們已經在上州和明石殺死了兩名伊賀者，如今賸下的八名伊賀者中，至少有一人在築磨藩。

所到之處，均有伊賀者存在。如果說是一種巧合，也值得懷疑，甚至可以說，只要伊賀者潛入的藩內，必定會發生問題，因此，根來密探們就必須出去調查。然而，築磨藩內到底發生了什麼怪異之事？頗令人費解。

根來孤雲小心翼翼地說：

「據說築磨守遣回的女人，都是在這一年裏發生了自殺事件，至於伊賀者從江戶逃逸出去，算來也將近一年了！」

根來孤雲又說：

「我們來得正好！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三

一串悅耳的鈴鐺聲響，自天而降。

有隻尾巴繫着鈴鐺的飛鷹獵到了雉雞，牠們在空中糾纏了一會兒，便掉進了河岸對面的叢林裏。

獵狗一邊吠叫一邊追了過去，飛鷹的主人和武士也快跑而去。

「喂！老人家！御神君想必也很喜歡鷹獵吧？」松平築磨守綱康勒住馬，問國家老。

國家老相馬大左衞門看着身材魁梧，着獵裝，戴錦帽，精神奕奕，神采煥發的藩主說：

「御神君一年之內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出去打獵！」

國家老相馬大左衞門和藹地笑着，然而，他想：御神君並沒有藩主這種豪邁英姿，甚至兩人的外表、武藝，皆有天壤之別呢！由國家老的名字「大左衞門」來想，似乎國家老應該是個身材

高大，頗有將相之才者，可是，他的個子却相當矮小、乾枯瘦癟，模樣乍看之下，頗覺可笑。

「奇怪?不知那隻飛鷹怎麼啦?」築磨守見那些追隨而去的侍從們一直沒回來，就伸長脖子四處張望着。不久，他實在待得不耐煩了，於是說道：

「老人家！我要親自去看看！」

說完，拉住韁繩，策馬加鞭而去，在他後面的除了大左衞門之外，還有十幾位侍從，有騎馬者、徒步者，均張惶失措地尾追其後。

他們一行人，越過大竹林後，突然發現有位武士自對面急奔而來，嘴裏斷續地叫着：

「藩……藩……主……沒看到……鷹！」

「胡說！哪有這種事！」築磨守不甘地說着，忽而，看到不遠處圍着一羣人，便問：「那是什麼?」

「是一些可惡的傢伙！在那兒舉行『野立』，我問他們：『你們不知今天藩主在此地鷹獵嗎?』他們說他們是十幾天前剛在城裏建立私塾的浪人，因爲初抵本地，不明風俗和規矩，頻頻向我道歉！」

「野立」是在野外舉行的一種品茗會。果然，在一羣武士的脚邊，看到毛氈和被人踩破的茶具、水壺。

不久，人羣散開了，出現三個手臂被綁的人。

「大膽！好好地走！」有位武士大聲地吆喝着，突而抬頭看到藩主，便急忙叫道：「啊！藩主」

築磨守跨在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三個人，一位是浪人打扮的老人；一位是僕侍模樣的老頭子；另一位則是年輕秀麗的女子。

相馬大左衞門及侍從追趕而至，立卽聞到藩主身上發出來一股强烈的狐臭味。

「將這三人帶進宮去！」築磨守的聲音帶點兒嘶啞，又說，「嗯！只帶這名女子也可以，我要召她入宮，其餘兩名如果要回去的話，就讓他們回去好了，告訴他們，我絕對不會虧待他們的。老人家！我要先回宮了！」藩主的聲音仍然有點不太尋常。

由藩主的聲音和話中的含意看來，藩主對這名女子頗具好感，不過，能讓藩主如此魂不守舍的人，恐怕也難得一見。

相馬大左衞門背後那位瘦削精明的男人問道：

「藩主……鷹呢?」

這位瘦削精明的男人是一年前由大左衞門推薦入宮的，名叫阿坂行大夫。

「鷹?……不要管鷹如何了，將這名女子帶回去！」築磨守的精神顯然有些恍惚了。

「不！稍等一下！」阿坂行大夫走近那三個被俘的人身旁。

站在他們中間的是女孩子，衣着樸素，似乎是浪人的女兒，皮膚白皙，端莊清雅，不僅如此，還自然流露一種引人的韻緻，難怪能深深吸引住築磨守的心。

阿坂行大夫的眼睛直盯着女孩子。阿坂的臉出奇地光亮，他在綻開獰笑的同時，舉起右手，好像塗牆般，抹了下來。

「啊！……」發出叫聲的是站在女孩身邊的老頭子，他驚嚇地按住右邊的臉頰，是時，可見他那滿是皺紋的黑褐色臉龐，右半面已被剝了下來，露出黑紫色精悍的皮膚。

衆人爲之恍目啞言。

「喲！似曾相識的臉孔。」阿坂行大夫轉臉看着另一個老人，又說：「嗯！原來是根來的傢伙！」

築磨藩的武士壓根兒不明白阿坂行大夫爲何剝下老頭子臉上的皮膚，以至於抓着老頭子的武士，慌忙地湊上前來。

被剝下臉皮的老頭子正是五明陣兵衞，另外兩人就是根來孤雲和阿瑩。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都是化妝過的。

築磨守霎時氣憤異常，蹙眉顫抖地喊着：

「根來？根來是什麼？」

「根來是幕府的密探！」阿坂行大夫彷彿十分厭煩地回答，然後又說：「根來組織是御大老堀田築前守大人手下的特別密探！」

「什麼？堀田築前的密探？」連相馬大左衞門都茫然了。

築磨守頓時滿面通紅地罵着：

「大膽！築磨藩一向平安無事，堀田爲什麼要派密探來此地？來人啊！拖去斬首！哦！不！留下那名女孩子！」

「女孩子是和他們同一夥的！統統斬首才不會留下禍根！」阿坂行大夫理直氣壯地回答！

「等會兒！」大左衞門舉起手來，呼道：「阿坂！你既然知道根來組織是幕府的密探，那麼你是什麼身份呢？」

大左衞門隨即又對大家說：

「算了！總而言之，嚴密地看住這些人，立刻回宮！」

※ ※ ※

大夥兒顧不得再鏖獵了，懷着如同赴沙場的緊張情緒回宮去。不久，竹林裏躍出戴着草笠的兩人，他們一齊嘆道：「糟啦！」

這兩人就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

秦漣四郎又喃喃唸着：

「看吧！我早就擔心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吹矢城助也憂心忡忡地說：

「對方是將軍的姪子，惹不起呢！首領認爲要調查藩內的眞相，帶阿瑩來也許有助益，沒想到，這下子被那該死的伊賀者看穿了！」

當時他們被武士、隨從們團團圍住，不僅根來孤雲本身無技可施，甚至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也束手無策。

「我們不能在這裏空等待啊！」

「那該怎麼辦？」

兩人有點不知所從，轉身正要離去，忽然，看到脚邊的土有些異樣，不禁驚叫出來，原來他們看到地上有一些如同蚯蚓挖過的痕跡。秦漣四郎說：

「啊！鉋子！」

吹矢助城也說：

「五明陣兵衞前輩被擊之時，因脚趾暗中留下來的符誌，然而，鉋子是什麼意思呢？」

四

「現在我知道你們是幕府的密探了，因此，我有話要問你們，而且要告訴你們一些事！」相馬大左衞門坐在案前，嚴肅地說着。

這是築磨宮內，裏院的一間屋子，坐在相馬大左衞門面前的是根來孤雲，他是唯一沒被捆綁之人。而五明陣兵衞和阿瑩却被套上桎梏，坐在牆角，他倆的背後，有兩人持刀護衞。這兩名侍衞是女人，不過，其裝束不像藩主的手下，從那華麗精美的禮服看來，身份頗高，而且，長得如花似玉，非同凡人。

相馬大左衞門又說：

「剛才的鷹獵，藩主曾經說過，築磨藩一向平安無事，爲什麼堀田要派密探來此地？因此，依照阿坂行大夫所言，我可以將你們斬首，不過……」

相馬的語氣緩和而輕，然而，聽起來却有些恐怖，那乾枯瘦癟的國家老竟有如此魄力，恐怕連天天與之相處的人，都會感到莫名其妙吧！

國家老相馬大左衞門又說：

「既然堀田築前大老派密探來，不會毫無道理的，他究竟在懷疑些什麼？」

根來孤雲不以爲然地笑着說：

「密探會隨便告訴你原因嗎？請你連我一起斬首吧……但是，如果我們沒回江戶去，更會引起大老的猜疑，然後派來更多的密探。」

「這怎麼行！相馬大左衞門嘆口氣，說：

「不！即使派十幾個密探來，對我們而言，並不重要，但是，有密探在我們附近徘徊實在令人不悅，爲了藩主的利益，這是相當不利的。」

相馬大左衞門的話語有些怪異，最令人費解的是，兩名女人持刀監視着五明陣兵衞和阿瑩。照一般情形來說，應該在院子或牢獄裏詢問，而此處是國家老私人的臥室裏！根來孤雲一直認爲，與其說是詢問，還不如說是和談。

相馬大左衞門又說：「凡是身爲藩主者，必定要相信世上有善無惡，而且對旁人的心意不容置疑。他必須胸襟豁達，思慮遠大，才能處理政務。所以，我相馬大左衞門才依此方針來輔佐藩主！」

接着，他又說：

「藩主本身還要有自認完美無缺的信心，將自己所做擎天之柱般偉大，因此，我要塑造藩主具有如此的氣魄與人格，不希望他週圍有行踪隱密，狀若怯鼠般的密探，這會破壞我教導藩主的

方針！」

「嗯！」現在根來孤雲覺得自己不像是個被人垂詢的罪囚了，於是他側着頭，洗耳恭聽。

如今，根來孤雲明白築磨守之所以自負、旁若無人的原因了，不過，根來孤雲說道：

「我明白您的心意，然而，這麼做却有些過份了，恐怕會惹來一些無謂的干擾。」

「什麼干擾？」相馬大左衞門頗爲不悅，嚴厲地說：「根來，聽着！我們藩主是甲府宰相綱豐卿之弟，而且，當今的首席將軍尚無後代，萬一將軍家有了不幸，綱豐卿即成爲第六代將軍，又，假如綱豐卿發生什麼差錯，不用說，將軍的繼承人非我們藩主莫屬了！」

「啊……」

「不用吃驚！我並不是說我們藩主有野心，欲奪取將軍之位，不過，我的假設也是事實！我們藩主擁有第三或第四位的將軍繼承權，說眞的，甲府的綱豐卿很有希望成爲第五代將軍，那，我們的的藩主距繼承權位的日子就不遠了，你想想，我從小就教他養成這種抱負，究竟有何錯誤？」

這點就是問題的所在！當今的首席將軍綱吉大人，相當倔强自負，而且，御大老堀田築前守大人的性格也以剛直出名，如果像築磨守這種身份的人，也如此自大，目中無人，的確不利。

雖然，根來孤雲有此感慨，但是，事關將軍和大老的人格，不能在話語中直截了當說出。他

之所以好心暗示國家老要警惕，也是因爲被國家老的一片赤誠感動使然。
「我知道築磨守英明有爲、智勇雙全，眞有獨當天下之才。然而，如果築磨藩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爲何那些曾經被藩主寵愛的女人要自殉而死呢？」
相馬大左衞門瞪大了眼睛，說：「江戶也知道這回事嗎？呵！呵」然後又道：「如果僅因此事，而派密探來，顯然是小題大作了！」
「不！這並不是笑話哩！」
相馬大左衞門雖然故意不屑一提，但是，那笑聲突然戛止下來，他又自言自語道：
然後，他以嚴肅銳利的眼光看着根來孤雲，叫道：
「根來！」
「是。」
「求求你，不要再管藩主的事吧！」
「我們……」
「我可以告訴你們，築磨藩有秘密，而且秘密是在藩主身上，你們只能告訴堀田築前大人，却不能任意對外洩露！」
「當然！有何秘密？」

「藩主的私處沒有陰毛！」
根來孤雲一聽，頓時爲之啞然，楞坐不動。相馬大左衞門又說：
「女人的身上常會出現這種情形，可是，從沒聽說男人的私處不長陰毛的。我們藩主的那部位比常人長，但，不知什麼原因，連一根陰毛都沒有！」
「……」
「藩主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身體有所異常……因爲，我不能告訴他。」
「……」
「我培育藩主的目的是要讓他認爲本身是絕對的完美，抱定天下非我莫屬的氣概！」相馬大左衞門萬般懇切地說：「我不能讓藩主發現他有異常，因此，陪他的女人一定要剃掉陰毛！」
「……」
「不剃毛的話，往往會刺痛藩主，而且，如果被藩主發現而心生疑惑，那麼他的前途就完全化成泡影了……那些不喜歡剃毛的女人，我們儘量遣送她們回家，但是，我們都要她們絕對保密！」
「……」
「就在這時，我突然認識了阿坂行大夫這個浪人，他說他可以用鉋子剝去人們的皮膚，能不

流血而且永不長毛。不錯！他的臉上仔細看來，光滑細緻，不長鬍子，而且，也沒有剃過的痕跡，於是，我召他入宮，不過，現在想起來，他的來歷頗令人懷疑！」

「……」

「那些被遣回而自殺的女人，都是曾被阿坂行大夫剃過陰毛的，雖然我很同情那些殉身的女人，但是，也犯不着爲了陰毛這事就輕生啊！總而言之，這只是大前題之下的小事情而已，爲了藩主的威信，不得不如此。密探，你明白嗎？」

說完，相馬大左衞門那紫黑色的臉上，已涕泗縱橫，不勝感傷，但是，他仍喃喃地說下去：

「站在那邊的兩名女子，也曾被阿坂行大夫用鉋子剃毛，然而，她倆深明大義，矢志效忠，不會因此而尋短見，眞是堅强偉大的女性。古語說：『英雄好色』，藩主不知自己身上的缺失，而對那方面有一股强烈的慾望，可謂男人中之佼佼者！不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雙方已沒有陰毛的保護作用，如果做得太過激烈，私處總難免會淤血、疼痛！」

根來孤雲彷彿舌頭打了結，說不出話來。他的表情非常複雜，不知究竟是該爲此次密探之職感到可笑，或爲國家老的苦衷難過，情感的紊亂，使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過了一會兒，根來孤雲問道：

「您對我們有何要求？」

「求你們把那女子獻給藩主，即使陪藩主一夜也好。可以不受阿坂行大夫的鉋子剃毛，然後，我釋放你們回江戶去。我知道你們身爲幕府的密探，對幕府必定忠心不二，但是，爲了築磨藩，不！爲了將軍姪子的幸福，請你們幫幫這個忙，好嗎？」

「嗯！」根來孤雲只是輕輕地哼了一聲。

從他擔任密探以來，這還是頭一件新奇之事呢！

相馬大左衞門用他那旣恐怖又可憐的眼光瞪着根來孤雲，突然，厲聲說道：

「假如你們不答應……不！知道了這秘密不答應也不行！若你們頑强，便要叫你們永遠走不出去，如何？」

只見那持刀的兩名女子，揮着刀子，示意遵從。

「我答應！」根來孤雲點着頭，接着又說：「我不怕被斬首，但是，我瞭解國家老的苦衷，爲了築磨守大人的將來，我願意將自己的女兒獻給他！」

相馬大左衞門連忙伏身磕頭，稱謝道：

「你的好意，我不勝感激，日後必定以重賞報答！現在，我們儘快將女孩子送到藩主那兒，不知實情的藩主也許等得萬分不耐了！」

相馬大左衞門突然又現實起來，不過，也許他自己也很著急事跡洩露吧！他朝着那兩名女

子，揮手做剃毛之勢，說道：

「長刀放下，準備剃刀！」

五

一刻之後。

信濃的春陽已殘，暑意漸濃。

兩位領主的愛妾，牽着一名白衣女子，進入亮燈的臥房。那名白衣女子便是根來孤雲的女兒——阿瑩。

松平築磨守綱康坐在柔細的床墊上，突然瞧見那垂首含羞的白衣女孩，如純潔的白鷺般，立於門前，立即興奮地睜亮眼睛。藩主果眞豪放、旁若無人，他全身赤裸，盤腿而坐。

一股濃烈的狐臭湧了出來，在藩主盤腿之間，有某物開始蠕動起來，好像擎天之柱便在此處一般，又如同無垠的沙漠上，一隻橫衝直撞的無毛怪獸般。

「好了！阿鉦和阿響，退下去吧！」築磨守叫着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兩個愛妾之名，他使個眼色，兩名女子馬上答禮，然後不知在阿瑩耳邊說了些什麼。

於是，阿瑩全身微微地顫抖着，脫下那襲白衣。瞬間，阿瑩那純淨如雕的胴體裸露在燈光閃

爍下。

築磨守的眼睛看得幾乎出神了，突然他的聲音變得有些顫抖而曖昧地問：

「那是什麼？那黑黑的，是什麼？」

說時遲，那時快，紙門突然無聲息地被拉開，一個瘦巴巴的男人說道：

「……原來！哼！我早就知道會這樣。」

這乾瘦的男人，臉蛋出奇地光滑，眼睛明亮精悍，如銀般閃閃奪目。

築磨守爲這突來的打岔，萬分懊惱地申斥：

「大膽的傢伙！你不就是阿坂行大夫嗎！可惡！誰准你進來？還不快滾出去待罪？」

「藩主！那兩個女人不是阿鉦和阿響，而是根來者！」

那兩名女人互視着，小聲說道：

「糟了！」

「不行。」

「但是，只有這樣子才行。」

「爲了築磨守往後的幸福，還是這麼做吧！」

她們點了頭，突然脫下身上華麗的禮服，露出上半身豐滿圓潤的乳房，然而，令人驚訝的

是，下半身竟是男人的形態。

原來這兩人就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用說，他們一定又使用忍術泥像嵌之法，變成藩主的愛妾，至於眞正的愛妾，可能還昏倒在池塘邊，尚未醒來。

伊賀者阿坂行大夫，動作輕巧地走到離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三公尺之處，突然雙腿一踢，脚底飛出兩個光亮之物，直逼而來，阿坂厲聲叱道：

「根來者！嚐嚐伊賀鉋子的滋味吧！」

阿坂行大夫上次把鉋子藏在掌中，剝下了五明陣兵衞半邊的臉皮，而且，在這之前，也用鉋子殘酷地剃掉女人的陰毛，這些都不是鉋子的眞正用途啊！

現在一枚鉋子水平、一枚垂直飛馳過來，鉋子雖小却銳利可怕，嵌進肌肉，苦痛不堪，以往幾乎無人可敵。

秦漣四郎對這武器早有防備，他手持短刀，一舉砍下迎面而來的鉋子，而吹矢城助也揮落從旁馳過的鉋子。

他們兩人操作熟練、合作無閒，叫人嘆爲觀止。

阿坂行大夫心猶不甘，全身如發射雷光般，欲接二連三地擲出鉋子，但，兩個「半女獸」已如奇異之鳥般，團團撲上，一刀刺下，瞬而血花四濺，慘叫迭起。

松平築磨守的眼光，却一直瞪着那兩名「半女獸」的私處，一團密林般的陰毛。

六

天和二年六月，信州築磨藩八萬石，被削減成二萬石。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獲悉幕府的裁決後，頗爲吃驚，其實，非但他倆認爲松平築磨守綱康無罪，連同行的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也有同感，至少，他們一致認爲判定築磨守的罪行是滑稽而且令人感傷的。

被築磨守遣回而自殺的女人，其殉身之因竟然是陰毛被剃，這不是太荒謬嗎?然而，這是國家老用心良苦，唯恐一向自豪的築磨守有了自卑感的結果。

根來孤雲之所以答應讓阿瑩剃毛，然後陪藩主渡過一晚，其原因可能是爲了救阿瑩一命，也可能是同情相馬大左衞門的苦衷，總而言之，築磨守本身是沒有過失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使藩主的愛妾昏倒，而將完美的阿瑩獻給藩主，一方面是他們不忍心讓阿瑩被人剃除陰毛，另一方面，他們也想改變藩主的觀念。他們想對藩主說：「看吧！這麼美麗的陰毛！張大眼睛仔細瞧瞧這位長有陰毛，最自然美麗的女人吧！」

這樣才能糾正藩主自認完美無瑕的自大觀念，不必在別人剃除陰毛之後，才能使他擁有至高無

上的尊嚴。換言之，能不在他人身上耍花招，而自己依然高貴、偉大！才是眞正的英雄人物啊！

唯有確知自己的缺點，並極力克服後，信心百倍的人，才能獨霸天下，頂天立地。秦漣四郞和吹矢城助便是希望藩主能變成一位眞正堅强、謙遜而智謀雙全的將才！

當時，他倆曾私下細聲說道：「只有這樣子才行！」「爲了築磨守往後的幸福，還是這麼做吧！」就是他們早已計劃好，要糾正築磨守的想法了。

於是，他們兩人才裸露着有陰毛的軀體於藩主之前。

事後，秦漣四郞和吹矢助顧不得目瞪口呆的築磨守，帶着阿瑩匆忙出宮而去，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被相馬大左衞門釋放之後，就在宮外迎接他們，直至獲知秦漣四郞和吹矢城助的行爲之後，才吃驚地說：

「唉！大勢已去！也許這也是一種辦法吧！」

然後，他們根來組一夥人便道別築磨藩了。

※　※　※

根來孤雲在稟報堀田築前大人的書卷上，語氣很袒護築磨守，但是，築磨藩却還是被削減了四分之三。

將軍的姪子築磨守綱康，該承受這樣的處罰嗎！

令根來組黯然的不僅如此，沒想到那一向驕傲、狂妄的松幸築磨守對幕府的裁決竟沒有絲毫抗議，反而默默接受，而且，據說國家老相馬大左衞門也引咎切腹自殺了。

相馬大左衞門自殺的原因有二，第一，藩主受罰，使他覺得輔佐之責有欠週到；第二，他不該任意把藩主的私人秘密告訴江戶的密探，因此築磨守喪失已往的信心，而乖順服從裁決，使相馬大左衞門覺得一切辛勞已成枉然。

秦漣四郞和吹矢城助的用心，結果却適得其反，不過，由幕府的立場來看，他倆能使築磨守變得怯弱、謙卑，未嘗不是一樁功勞哩！根來孤雲沉重地說：

「反正裁決之事，並非我們密探的能力可及！」

然後，他又似乎要揮掉一切不必要的感傷般，高興地說：「堀田築前大人，很誠懇地對我們根來御小人說了不少告慰、鼓勵的話哩！」

可是，秦漣四郞和吹矢城助仍未能暢懷，那精明、臉部線條淸晰的秦漣四郞，及皮膚白皙，略具傻氣的吹矢城助，看起來雙頰消瘦，神色黯然，彷彿大病初癒般，有點恐怖。

妖姬

一

當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接下第四次密探任務時，江戶是金風送爽，霜葉楓紅的時候。眼看築磨守被懲罰至今還不足三個月。根來孤雲就對他倆說：

「這次非到北方去不可了！」

「什麼地方呢？」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同時問。

「是越中魚津藩！」

「啊！前田將監大人。」

前田監本是加賀前田家的一族。根來孤雲又說：

「越中魚津藩是三萬三千石的小藩！然而，近年來由於出產藥草藥劑，聽說收入還超過其本家呢！將監大人今年在藩中執守，他有一位愛姬，名叫百代夫人。」

「嗯！」

「據說，由於百代夫人的緣故，而發生了一些糾紛。簡而言之，似乎將監大人太寵愛百代夫人啦！」

「嗯！」

「據說，每隔一年，將監大人到幕府來謁見將軍之時，就瘦弱疲憊成另一個人了，由此可見，將監大人和百代夫人相處的期間，是如何地消耗精力！」

根來孤雲苦笑地說：

「諸侯有嬌妾寵姬本是理所當然的，而且，要如何體貼寵愛也是他的私人之事，甚至如果因此而損神傷身，勞累疲憊，也是他的自由，與幕府無關，然而……」

根來孤雲臉上的笑容黯然消失了，他正經地說道：

「御大老堀田築前大人告訴我，在魚津藩出產的各種藥草藥劑中，利潤最大的便是『越中春房丹』這種强精藥，據說，將軍私底下也服用這種藥物。但是，爲什麼一定要將監大人在藩之時，這種藥物才能由魚津藩的倉庫分配到各處藥行批賣呢？」

「也許只有將監大人在藩中才能製造吧？」秦漣四郎說。

「這種藥物可能是將監大人親自調配的！」吹矢城助接着說。

「不會吧！如果知道製造的方法，即使藩主不在藩內，也照樣能製造啊！這種春房丹是魚津藩的秘密，當然，他們有權爲他們的經濟來源守密，然而，爲什麼只要將監大人回藩理政，就會瘦弱憊痛成那副模樣？頗令人懷疑啊！」

「嗯！」

「他們暗中一定有問題發生，御大老命令我們去調查原因！」

「是。」

「這次去的地方遙遠而艱苦，不過，既然御大老堀田築前守如此器重我們根來御小人，我們感激都來不及呢！現在，你們兩人是否願意接受這項任務呢？」

「是，遵命！」

不債責任感使他們不加思索地接受，而且根來孤雲的這一番話語，已使近來無精打采的他們興奮起來，這次的任務眞是新鮮而怪異，他倆恨不得早日查個水落石出。

二

傳說，自暮春至初夏，由此處瞻望那平靜無痕的海洋可以發現奇妙的蜃氣樓景觀。

蜃氣樓可能是由於黑部地方的冰雪溶化，滙入海中，與北國溫和的春風揉雜成的曲折現象。

不過，蜃氣樓景觀的眞正由來，江戶的忍者絲毫不知，因爲他們根本尙未見過海上的蜃氣樓。
雖然，此時正値秋高氣爽的時節，但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眼前，却彷彿湧現蜃氣樓般，看到北國罕有的、美侖美奐的魚津藩街景。只見那街上有支四、五十人的隊伍行進着，其中有高貴昂揚的武士，不過，多半是女人，她們個個雍容華貴、莊重典雅，彷彿在街道上跨上一道絢爛艷麗的彩虹般。那隊伍中有一頂鑲金攢青貝的轎子，映在燦爛舒切的秋陽裏，閃耀眩目，乍見之下，往往會誤以爲是蜃氣樓自天而降哩！那華麗的轎旁，有位高大的武士騎馬護衛着。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問客棧的主人：

「那是什麼隊伍啊？」

「藩主的愛姬百代夫人！」

「噢，是她！」秦漣四郎不禁驚叫起來，又問：「那騎馬在旁的是誰呢？」

「貼身執事乙國天內大人！」客棧的女僕回答。

「哦，貼身？」

「乙國天內大人本來只有十袋米的薪俸而已，由於他生得俊俏魁梧，才被召入宮。此後，不到數年工夫，卽升官發財，不同凡響了。目前他擔任貼身執事兼藥草園負責政務之長，現在，由他代理藩主，護送百代夫人到初雁寺上香。」

客棧主人的話中似乎有相同諷刺的意味，不過，那女僕却好像萬般傾慕地，說道：

「不論乙國天內大人過去的身份如何，你看！他生得那麼英挺俊俏，儼然有大將相國之風，無人可及呢！」

的確，仔細一瞧，乙國天內眞是個翩翩男子，皮膚白皙、身體略胖，跨在馬鞍上的軀體搖晃着，有如女性般地柔細款擺。那細長的眼睛裏，流露出一抹高傲、冷漠的神精；口唇鮮紅，却稍嫌輕薄了些。

「哦，他是藥草園負責政務之長？」

「是個才華横溢的人物嗎？」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嘴裏呢喃着，吹矢城助轉身問客棧主人：

「老闆！什麼叫做『初雁寺的代祭』？」

「初雁寺位於鎭上之南，供奉摩利支天，本來此處是上杉謙信的領地，由於謙信大人曾在魚津吟了一首『初雁之詩』，於是寺廟完成之後，便取名爲『初雁寺』了。」

「嗯！」

「當今藩主的祖父前田利家大人，曾和謙信公打過無數次的戰爭，然而，不知何種緣故，前田利大人愈來愈佩服謙信公的爲人態度，後來，當魚津藩賜予前田家時，就在此地建以『初雁寺』作爲紀念。雖然寺中供奉的是摩利支天，不過，人們往往當祂是謙信公膜拜。前田利家大人

死前曾囑咐，凡是藩主每個月必須前去進香一次，若藩主無暇，可以他人代祭！」

「嗯！」

「這些年來，藩主認爲每個月要上香一次太煩瑣了，因此都由他的愛姬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大人代祭之。」

「哦！原來如此。」

他們倆立刻回到客棧的房間，整裝一番，然後戴上深草笠，追隨隊伍而去。他們的目的是瞧一瞧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藩主的愛妾百代夫人。不過，沒想到除了一睹百代夫人的風采之外，還看到一幕奇異的情景。

他倆隨人山人海的羣衆，湧進初雁寺的院內。

突然，一道不尋常的聲音，劃破深秋的茂林，乍聽之下，似乎是打鬪或比武的吆喝聲，而且是十幾位女人齊喊的叫聲。

「那是什麼?」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滿腹狐疑地相望着。

不久，繽紛的隊伍停立下來！從轎子裏走出一位女人。

「啊！」兩人楞了數分鐘後，才發出一陣讚嘆聲。

雖然百代夫人距他倆頗有一段距離，但是，感覺上却只離眼前數公分而已。並且，絢麗的秋

陽彷彿只爲百代夫人照耀而已，那風采麗姿，使衆人黯然失色。

百代夫人的五官清晰典雅，如出名匠雕刻之手，她確實是個美人胚子，具有豐腴圓潤、性感誘人的身材，可是……好像美得有點呆滯，而且舉止間含有一種野性的狂熱……。

「嗯！名不虛傳哪！」

「難怪將監大人在藩內，會疲累成那個樣子！」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禁發出一陣嘆息聲。

再留心觀察，百代夫人與躍馬而下的乙國天內，似乎對森林裏傳來的不尋常聲音，根本無動於衷。只見她倆鎮靜、悠然地走進寺院，而武士和女侍也緩緩跟隨在後。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隨着人羣，亦步亦趨，不久，終於發現剛才那陣吆喝聲的眞相了。

寺院中有一條石坂路，路的一旁是紅松林，林裏有十幾位女人揮着木劍、長矛、奔跑跳躍，如果不聽她們的吆喝聲，乍看之餘，可能會誤以爲她們是習武的男人。當然啦！她們的外表並不完全像男人，不過，這些女人的頭上繫着繩帶，身着洗縮了的短小衣服，毫無脂粉氣息。再仔細一瞧，她們多半是十七、八歲至二十四、五歲的女人，但是，也有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或五十多歲的老太婆。

她們一律舉着木劍或長矛，做刺擊狀、揮砍狀，煞有其事的樣子。至於她們攻擊的對象，則是一些年齡不少的老頭子，他們也是拿着木劍或長矛，靜立不動地站着。

「依！啊！」女人們齊聲吼着。
「不行！不行！」
「打仗時，絕不會因妳是女人而加以寬容，用心些！」
這些老頭子搖首，狀甚不滿。他們的臉孔因歷盡滄桑而呈黑青、黑紅、黑紫色。不過，他們都是揚着滿頭白髮、咧着缺牙的嘴巴，大聲叫嚷，推開或打掉女人揮下的木劍和長矛。
至於女人們，有的搖晃地退了數步、有的雙膝落地、有的摔跤伏地……當老頭子怒聲申斥之時，她們連忙起身，再做攻擊。
於是，不消多久，她們已賣力揮舞得渾身是汗與塵土了。
她們必定知道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等一行人，從旁而過，但是，沒有人回頭瞻望；而這一羣代祭人，見到此情此景，也置若罔聞，從容走過。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這會兒才發覺，圍在初雁寺裏的羣衆，好像不是迎接代祭者，而是要觀賞這幕練武的場面。
「這是怎麼一回事？」秦漣四郎問站在他身邊，一位外表酷似書法老師的長輩。
「他們是加賀七家衆！」
「加賀七家衆？」秦漣四郎不解地瞪大了眼睛。

「他們是藩主的祖先分家時，由加賀前田家遷移過來的老臣！」
「哦！原來那些白髮皤皤的老人是以前的重臣啊？那麼，現在他們要做什麼呢？」
「那些女人都是七家衆的媳婦或女兒，據說那些老人們，要這些女人沿襲戰國時代的遺風，因此，女人均要接受武術的鍛鍊。」
「沿襲戰國時代的遺風？」
「據說戰國時代女人的裝扮都是那樣，因此，老人們也要她們如此穿着，而且，總是選代祭的日子到初雁寺來訓練。」
「是要代祭人看他們習武嗎？」
「不錯！要給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大人看的！」
「爲什麼？」
「也許是一種諷刺吧！哈！眞痛快！」這位書法老師模樣的老人十分滿意地說着。
突然，站在他身旁的女子，不以爲然地說：
「眞討厭！爹，你看，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大人，和那些比武的人相形之下，顯得多麼高雅有禮啊！」
往前一看，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已經步入寺中，寺裏的僧侶雙掌合十地迎接她們。過了不

久，乙國天內露着滿臉笑容，彷彿和僧侶們談得相當投契。

秦漣四郎身旁的這位老人又說：

「要是在戰國時代，乙國天內不會有今天的地位！」

「時代不同了！」他的女兒反議一句。

然後，父女兩人開始爭辯，那女孩說：

「魚津藩之所以如此富裕康樂，完全是靠乙國天內大人的智慧和策劃哩！」

「那只不過是一種商人的伎倆，他看起來雖是俊俏，却有些奸猾詭詐，不像正人君子！」

「爹！你也和加賀七家的老人們一樣，嫉妒乙國天內大人嗎？」

「一眼看去，乙國天內對百代夫人的態度，不像對長官的尊敬，他們的關係好像有些曖昧。」

「咦？」老人的女兒有如當頭棒喝一般，瞪着大眼睛，往寺內看過去。

只見乙國天內獨自從寺裏出來，沿着石坂路行進。而那些加賀七家衆的娘子軍們，爲了鍛鍊戰國的遺風，正筋疲力盡地坐在鐘樓下休息，乙國天內走近她們，說道：

「辛苦！辛苦！諸位操練得辛苦了！」

乙國天內的聲音滑潤清脆，十分悅耳，又說：

「我有件禮物要送妳們！」

乙國天內由口袋裏取出某種東西，分贈給每個練武的女人，那東西在秋陽下，閃爍發光，相當醒目。

「金簪！」老人的女兒驚叫了起來。

不久，加賀七家衆的老人們奔跑過去，好像抗議着什麼，而乙國天內却彬彬有禮地說：

「藩主聽說巾幗們勤練武藝非常高興，今天我們代祭臨行之前，藩主吩咐我，如果看到你們習武，便送你們一些禮物，以資嘉賞！」

乙國天內把十幾支金簪分送完畢後，就陪着百代夫人離寺而去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目送他們出去，苦笑着說：

「好出色的演員哩！」

「哼！乙國天內的態度有點目中無人！」

忽而，鐘樓下一片吵雜之聲，原來是加賀七家衆的老人要奪女人的金簪，而女人們執意不讓，頻頻抵抗。有的已把金簪挿在那汗水、灰塵夾雜的髒垢髮髻裏，有的把金簪貼在臉上，萬分珍惜般；有的則將金簪放在懷裏，緊緊地揣着……她們的身上已看不到方才英挺豪邁之姿，唯一的勇氣便是，當老人要搶奪她們的金簪時，她們不是拔腿而逃，就是以木劍橫揮亂砍。

那位老人看得目瞪口呆，而羣衆裏也發出戲謔、喧雜的笑聲。

「喂！秦漣四郎！那是什麼？」突然，吹矢城助拉着秦漣四郎的袖子，問：「那是什麼？」站在鐘樓上的男人！

秦漣四郎抬頭一看，是個瘦骨嶙峋如同浪人苦扮的男人，正站在鐘樓上。

「那傢伙剛才就一直站着不動，往這兒瞧！」吹矢城助小聲地說，「這人好像不太尋常！我們不能被他發現，快走！」

於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匆忙地走出初雁寺的大門。

三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坐在客棧的房間裏。

「城助！我們來抽紅白籤吧！」秦漣四郎說。

「加賀七家衆是耿直重義氣的老臣，或是僅僅嫉妒乙國天內的地位？乙國天內是個蓄意害國的奸臣，或是具有眞才實學能輔佐藩主之人？又，爲什麼只有藩主在藩中才能製造越中春房丹？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非詳查不可的！」吹矢城助又說：「在初雁寺中，那位書法老師模樣的老先生說，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之間的關係不太尋常，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是相當嚴重的，我們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秦漣四郎說：「這樣吧！抽紅籤的去調查乙國天內；抽白籤的去調查加賀七家衆，我們分頭去探索。」

兩人抽籤的結果，吹矢城助是紅籤；秦漣四郎爲白籤！

「好！」秦漣四郎點着頭，站了起來，却又突然想到什麼似地，看着吹矢城助，又說：「前天我們在初雁寺看到加賀七家衆女人的打扮，你看，戰國時代的女人，眞的是那樣的穿着嗎？」

「嗯！你這麼說，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以前我看過一本書，裏面有句話，那是慶長時代，一位石田治郡的部屬的女兒說的。」吹矢城助閉起了眼睛，開始敍述那本古書中的話：

「我爹的薪俸有三百石，却乏衣可穿。爹常說：『我有一件十三歲時做的麻布衫，這件麻布衫穿到十七歲時，因洗過多次，異常短小，穿起來十分難看！我常盼望能有件長衫蓋住脚脛！』……」

「依你這麼說，戰國時代的服裝是那樣沒錯了！可是，那些老人爲什麼故意要她們打扮成戰國時代的模樣？眞是奇怪！」

＊　＊　＊

數天後，秦漣四郎的第一次調查報告爲：

「加賀七家衆的老人們，非常嫉妒那地位擢升爲貼身執事的乙國天內，而且，認爲他是個好色執事……等，罵得不堪入耳，有時也數落百代夫人，說她是讓藩主神魂顛倒的淫婦。他們還說，將來乙國天內會誤國誤事，並且魚津藩太華麗會遭到幕府的非議；甚至他們也擔心藩主過度沉溺於百代夫人的美色！」

＊　＊　＊

吹矢城助的第一次調查報告爲：

「人們傳說，魚津藩之所以日益富裕，完全靠乙國天內的才華，這件事可能是確實的。總而言之，乙國天內的經濟手腕實在令人佩服。自從乙國天內擔任藥草園負責政務之長以來，魚津藩便有顯著的富裕徵兆，除了一些世家對他控制製藥量感到不服之外，藩民對他的許語極佳！」

＊　＊　＊

秦漣四郎的第二次調查報告爲：

「加賀七家衆的老人們，對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的憎恨，遠超過我們想像所及。據我所知，本來七家衆的老人要由加賀中選出一個女人獻給將監大人，也許他們的願望未能達成，才惱羞成怒，欲加害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但是，藩主不能失去百代天人，而且，乙國天內又掌握着魚津藩的經濟，使加賀七家衆不敢輕易下手。」

＊　＊　＊

吹矢城助的第二次調查報告爲：

「沒想到百代夫人在成爲將監大人的愛姬之前，和乙國天內是情侶關係。這麼說來，他倆之間有曖昧關係是可能的，只是，不知將監大人明白他們的關係否？由乙國天內一躍而成藥草園負責政務之長來看，將監大人必定明瞭他們以前的關係，而且乙國天內之所以居臨高位，可能是將監大人對他的補償，或是經百代夫人的慫恿。不知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是否私底下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看起來，將監大人應該不至於愚昧到明知而加以容忍的地步！」

＊　＊　＊

秦漣四郎的第三次調查報告爲：

「眞叫人吃驚，上次我們在初雁寺鐘樓上看到的男人，竟然是伊賀者。我竊聽到他和七家衆的一位老人的談話；那伊賀者很可能是從江戶逃出來的十人之一。據他說，他已經取得魚津藩藥劑的秘方了，而這些秘方多半是乙國天內調製的。他又說，即使沒有乙國天內，魚津藩仍可製造藥品。由加賀七家衆僱用伊賀忍者的用意來看，七家衆對乙國天內的憎恨頗深，常說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是一對不懂羞恥的姦夫淫婦。但是，加賀七家衆的老人却嘆息着「一切都因春房丹！」彷彿是無法取得春房丹的製造法似的。魚津藩的藥品一向是薄利多銷，唯獨春房丹一帖需三十

兩，相當昂貴。再說，魚津藩的經濟來源可謂完全依賴春房丹，因此，加賀七家衆的老人們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

＊　＊　＊

吹矢城助的第三次調查報告爲：

「奇怪，我們竟然沒發現乙國天內每隔三天就在宮裏過夜，而且，住在將監大人和百代夫人臥室的附近。

藩主會派百代夫人和乙國天內去當代祭人，可能是故意安排的。或許，乙國天內曾籠絡藩主，才有今天的地位哩！總而言之，前田家眞是奇怪！」

＊　＊　＊

秦漣四郎的第四次調查報告爲：

「根據最近打聽來的消息，加賀七家衆的老人似乎已經知道密藥春房丹的處方了，至少他們懂得藥品所含的成份，但是伊賀者却還不知。至於那天，是我誤會他們嘆息的意義了。伊賀者是嘆息他不知藥劑的處方，而七家衆的老人是嘆息有處方却無法製造。不過，七家衆的老人好像不敢對伊賀者公開春房丹的配方呢！看來，魚津藩的秘藥，眞是疑雲重重啊！」

＊　＊　＊

爲什麼？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滿腹狐疑，兩人同時說道：

「我們必須潛入魚津宮內查明眞相。」

四

眼前，是一幅淒美、生動、神氣活現的春宮圖。

當將監大人在幕府辦公時，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曾與之見過一面。那時的將監大人高約一百八十公分，重約一百公斤，身材相當魁梧，肌膚黝黑、健康、油潤光亮。

而今，將監大人的體重彷彿減少了三分之一，皮膚白皙、鬆軟，好像沈在水中太久，有了一些皺紋似的。不過，由於他的體格異常高大，看樣子，精力還頗爲旺盛。

藩主將監大人，全身赤裸裸地，正愛撫着他的寵姬百代夫人。百代夫人輕披一件鮮紅色的睡袍，她那原本白皙光潔的肌膚，此時更有一種刺目的妖艷、誘惑。

藩主盤腿而坐，腿上是那百代夫人風情萬種的嬌軀，兩人四片紅唇緊緊地湊合着，藩主的舌頭雄渾有力，在百代夫人的嘴裏進進出出，流連不捨，似乎連牙床也舔着百代夫人般，並且還命令她順着自己的意思做。

「噢！……噢……」藩主命令的聲音，吃力而有些硬塞。然後，他將百代夫人的雙腿拉開，伸到他背後，緊緊地夾住他的身體，有時，又提起百代夫人的脚腕，垂在他厚實健壯的肩上。百代夫人豐勻柔膩的手脚，伶俐順從，屈伸自如，無論藩主要她做什麼姿態，在她身上如何揉搓撫弄，她絕不稍加反抗。不過，她的臉上彷彿蒙上一層霧紗，呆滯木然，像足了美麗的玩具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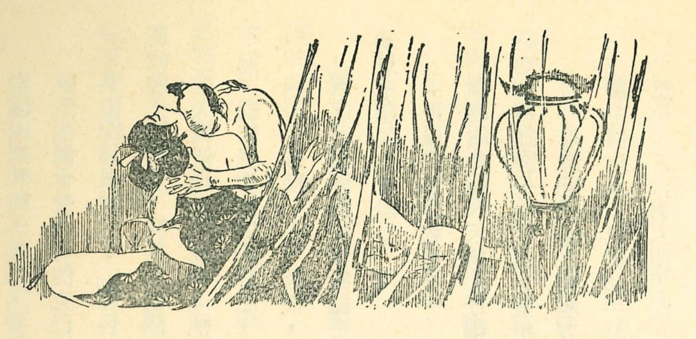
藩主的動作狂野豪放，如貪婪的收藏家尋到了名貴器物般，又聞又嚐，時而貼臉摩擦，時而撫揉擰捏。然後，藩主讓百代夫人躺在床上，繼而，見那扭動彎曲的肢體，傳來肌肉接觸碰撞之聲。百代夫人圓潤豐滑的嬌軀，被藩主有力的雙手和身體，愈揉愈軟、愈撫愈細，最後變成熱騰騰、黏呼呼的年糕般，益發光潤誘人。

「喔……喔……」

藩主不停扭動肢體，然後如在水波上蕩漾般，輕輕地晃動着，數分鐘後，再次猛烈地扭動着……再一次……。

藩主的身體似乎被那美麗動物的吸盤扣住般，難分難捨、糾繞纏綿，而且，彷彿全身精華都被吸起了，他魁武雄健的身體，逐漸縮小起來。

接着，藩主用嘶啞的聲音，喃喃地唸着：「做那種……做那種……」，然後，從百代夫人的身上滾下來。



似乎每個做愛的順序都是固定的，只見百代夫人擧起單脚，藩主便把脖子枕在她平放的另一大腿上，然後，百代夫人將抬起的脚放下，緊夾住他的脖子。

不久，藩主又發出一陣「喔……喔……」興奮異常的叫聲，全身不斷地顫抖、搖晃着。過一會兒，百代夫人和藩主交換做這個動作……。

他們所有的動作，全是藩主發號司令的，而百代夫人則一一順從，但是，不知不覺地，後來藩主好像反過來順從百代夫人的動作了。

百代夫人原本凝滯的美麗臉龐，開始狂熱奔放起來，發出一種白熾、光芒四射的嫵媚，而勻稱動人的嬌軀，更是盈溢圓實、春情萬千。

不消些時，百代夫人光潤豐滿的臀部壓在藩主的臉上，藩主猶如爬上陸地的鯰魚一般，嘴巴不斷地開合喘氣，兩人如在海上隨波盪漾般，將誘人的春宮圖，發揮得淋漓盡緻。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像黑暗中的精靈，緊靠地趴在天花板上觀看。

雖然他倆曾受嚴苛的克己功夫，然而，目睹這幅動人豪放的春宮圖，竟也一時失了神。

秦漣四郎很想說：「難怪加賀七家衆的老人罵百代夫人是絕代淫婦，害得藩主神傾魂迷、瘦弱疲憊！」可是，嘴唇只能開閉搧合，發不出聲來。

吹矢城助也很想說：「加賀七家衆的老人擔心藩主沉溺於百代夫人的美色，不無道理啊！」不過，吹矢城助却力不從心，呼吸急促，喘氣微微，說不出半句話來。

「——那麼——」忽而，他們聽到下面有聲音了。

剛才只聽到藩主嘶啞的哼聲，和狀若哭嚶的百代夫人的叫聲，揉雜在一起，現在，百代夫人却以平穩的聲音說：

「可以去嗎？我……」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仔細一看，百代夫人不知何時，已穿好衣服，不！說明白些，她是繫好睡袍，再加穿一件外套，裝扮得有些怪異，她又以嬌滴滴的聲音說：

「可以到天內大人的地方了吧？」

藩主將監大人已半痴半醉地仰臥着，點了頭。

然後，百代夫人開了門，離室而去。趴在天花板上的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驚訝不已！百代夫

人竟然深更半夜要到乙國天內之處？對了！乙國天內經常住在宮裏，而且房間就在離藩主臥室不遠的地方。

百代夫人去找乙國天內幹什麼？

以前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總是對觀察之事，加以揣測分析，可是，現在百代夫人的行跡，却使他倆百思不解，難下判斷。

加賀七家衆老人的憤慨，只是對那「烏鴉變鳳凰」的乙國天內嫉妒而已，還是純粹掛慮藩主身心使然？

現在他倆至少認定了一點，百代夫人是絕代的大淫婦，而她要去找的乙國天內必定和她是共謀的奸臣。

前田將監大人竟然神智盡失地默許她倆的作爲了！從前，吹矢城助推測，將監大人應不至於迷糊到這般地步的，可是，剛才那幅精彩的春宮圖，却使他的想法爲之改變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追踪着走廊上的百代夫人。由於他倆曾受忍術鍛鍊，因而能不發出聲地在天花板上跟踪。

「……」

突然，吹矢城助拉住走在前面的秦漣四郎。

五

「有人！」吹矢城助說。

「什麼人？」秦漣四郎問。

「這天花板上還有其他人！」

他們用一種異於聲音的音波交談着，普通人是聽不見的。

「在不遠的角落上！」吹矢城助又說。

「嗯！那人趴在天花板上，正看着下面！」秦漣四郎說。

「看他的樣子，是個忍者！」

「不錯！那一定是伊賀忍者！」

「我們先擒住他再說！」

「不！千萬不能打草驚蛇，會被下面的人發覺，我們還是加倍謹愼，見機行事吧！」

眼看走廊上的百代夫人，走進伊賀忍者下方的屋內，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爲了追逐百代夫人，因而也接近了伊賀忍者。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距伊賀忍者不到一公尺遠，而伊賀忍者却未能査覺，那是因爲他倆的功

夫已有了相當的火候，加上，伊賀忍者正專心一意地觀察下方的動靜。

吹矢城助說：「我們在這裏看！」

兩人在天花板上發現一道蜘蛛絲般的裂縫。

秦漣四郎說：「我看下面，你要留意看守那個伊賀傢伙！」

秦漣四郎把目光滙聚到裂縫裏，數分鐘後，換吹矢城助看，而他留意伊賀忍者，像這樣，兩人輪流行事。

只見天花板下的房間裏，乙國天內和百代夫人在一盞冒煙的燭台前，相對而坐，而伊賀忍者正專神地觀察着。

不久，注視着乙國天內的百代夫人，悄悄地淌下眼淚。

「奇怪……」吹矢城助見到這情景，雖然沒開口，可是，身體却稍微動了一下。

忽然，那伊賀忍者好像發覺了吹矢城助在身旁，立刻由手中亮出一種武器，馳飛而來。假若吹矢城助單獨在此，恐怕伊賀的武器早已刺中他的喉嚨了，幸虧秦漣四郎警覺性高，眼明手快，瞬間以短刀砍下飛刀。

秦漣四郎接着口裏吐出一道銀絲。那銀絲事實上就是兩隻吹針！

一會兒。

「喔！……」伊賀忍者發出呻吟聲，吹針已刺中他的眼睛。可是，秦漣四郎心中暗叫不妙，本來他想用吹針刺中伊賀忍者的雙眼，將其生擒活捉，沒想到，伊賀忍者亦身手矯捷，一躍閃開，只被刺中一目。

吹矢城助拔起短刀，伊賀忍者也擧起帶瑣鏈的鐮刀，突而，他們聽到天花板下有聲音了，連忙靜立不動。

「喂！上面是加賀七家衆的人嗎？」乙國天內喊着，「你們是來探聽消息或企圖殺害我們的？」

乙國天內的聲音帶有笑意。

「假如你們敢殺害百代夫人和我，那，明天起魚津藩便陷入經濟危機了。魚津藩的經濟來源春房丹如果消失，魚津藩必定隨之覆滅。我以爲大家應該都明白此事，不過，看來你們還不甚了解，我就再解釋一遍吧！靈藥春房丹的主要來源是百代夫人身上的分泌液。坦白而言，是百代夫人的分泌液和藩主的精液揉雜而成的液體，我利用這分泌液和各種藥物配方，做成了春房丹。雖然一滴分泌液可做數百粒藥丸，但是，服用過的人，都對這藥丸大加讚賞、讚不絕口，再說，自從藩主獻藥給江戶的首席將軍以來，將軍也一直誇讚不已。」

乙國天內的聲音帶有不屑的笑意，繼續說着：

「這分泌液必須自百代夫人身上取得，即使有這位淫蕩妖婦的分泌液……對不起！我這麼說可能冒瀆了藩主的寵姬了……，製葯的秘方，只有我乙國天內知道。假若你們殺害了百代夫人或我，魚津藩的經濟立刻會崩潰，無以爲計，而且，你們也要受將軍的處罰！」

乙國天內的聲音開始有些急促了，他又說：

「加賀七家衆應該明白這點啊！假如你們還不開竅，喂！偸偸摸摸的老鼠先生，現在我就從百代夫人身上採取分泌液讓你們看！等着吧！」

「乙國……」伊賀忍者緊握鐮刀，勉强說道：「這裏還有江戶的密探哩！江戶的密探全聽到你的話了！」

天花板下的聲音打住了，靜悄寂然。伊賀者又說：

「我不會放這些密探回江戶的！」

然後，他沿着屋樑，亦步亦趨地走近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突然，他輕哼一聲，躍過不遠處的樑柱，向黑暗處飛快逃去！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猛然一躍，想隨後追去！

「等一下！」天花板下的乙國天內大聲叫着，「等一等！江戶的密探大人！」

六

由屋裏，當然看不到天花板上的動靜，因此，剛才伊賀忍者的逃去之聲，使下面的乙國天內誤以爲是他倆要離去，以致匆忙地阻止他倆。

「上面的人，果眞是幕府派來的密探嗎？」乙國天內緊張地問，「倘若你們眞是幕府派來的密探，請聽我說，剛才，我所說的，全是謊話！」

「什麼？」天花板上的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聽完這話，却楞而不動了。

乙國天內很謙和而誠懇地說：

「爲什麼幕府會派密探至此？坦白說，我也不願你們再回江戶，但是，既然幕府已起疑心，若殺害你們，幕府還會接二連三地派密探到來，倒不如告訴你們事實的眞相算了！

數年前，百代夫人與我是一對濃情蜜意的情侶。有些話我說出來恐怕有失大禮，不過，此刻也顧不得這些了。百代夫人是個嫵媚動人的妖婦，性慾極强，往往弄得雙方筋疲力盡、勞累不堪方停止，然而，她的性情溫馴，惹人憐愛。本來我也爲她傾心神迷，欲與之白頭偕老，但是，我相當自負於擁有經濟方面的才華，盼望能在藩內步步高陞，發揮才能，爲民盡力。我也明白，若與她結婚，有家室之累，一切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便隨之幻滅了。」

「……」

「後來，藩主無意中看上她的風采麗姿，欲召入爲妾，但是，藩主又知我與她的關係，便說，日後會讓我升遷爲貼身執事。於是，我決心昧着良心，以她爲自己出人頭地的跳板，讓自己平步青雲，擁有衆人欽羨的名位，事實上，藩主的命令，也讓我毫無選擇的餘地，我就這般答應下來……」

「……」

「藩主的精力過人，愛好女色，於是妖艷的百代夫人便成爲他的寵姬了。而且，我也如願以償，成爲藥草園負責政務之長，使魚津藩富庶繁榮起來。」

「……」

「也許是她的性慾過度，影響藩主的身心，才造成加賀七家衆的憤慨和擔憂，加上，他們又嫉妒我的升遷迅速，因而，我們身邊充滿懷恨、氣惱與謠言的干擾，如此下去，不僅我有生命之危，連百代夫人恐怕也會遭遇不幸！」

「……」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出了一個應付的辦法——暗示藩內的老臣們，這越中春房丹的精華取自於百代夫人的分泌液，而且唯有我乙國天內才能調配成藥。無形中，給予加賀七家衆的老人

一種進退兩難的抉擇，這全是爲了保全我和百代夫人的性命使然，因此，我剛才說的那番話，完全是謊言！」

「……」

「越中春房丹之所以享譽數年，並不是眞的藥效神奇，而是我精心設計和大力宣傳的結果！

「……」

「蒙騙外人必先蒙騙自己，藩主也以爲春房丹是自己的精液和百代夫人身上的分泌液混合而成，所以，每次藩主和百代夫人同房之後，就叫百代夫人立刻到我這兒來，幾乎每三天，必有一夜，我們如此秘密約會，而且，使春房丹更增加其神秘性。」

「……」

「你們相信我的話嗎？」

「……」

「我絕無半句謊言！藩主爲何允許百代夫人來見我，你們不妨掀開一塊板子，看清楚我的身體！」

說完，乙國天內脫下衣物，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仔細一看，乙國天內的兩股間竟然沒有男人的性器，只有切割過的萎縮的痕跡。」

乙國天內又說：

「當我將百代夫人獻予藩主之時，我就親自切掉了性器官！以資證明，從此與百代夫人之間的關係！」

天花板上的秦漣四郎和吹吹矢城助震驚得呆立不動。

乙國天內繼續說：

「我們每隔三天，便有一夜如此相見。每次百代夫人望着我，便悲淒地落淚，這恐怕是加賀七家衆罵我們是姦夫淫婦之因吧，密探大人，難道你們也認爲我和她是姦夫淫婦嗎？」

七

曙光初露，鱗鱗地映在秋意的日本海，海風習習，激得波濤澎湃、洶湧。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趁着城內尚未引起騷動之前，便匆忙出宮，沿着黎明的海濱奔跑，忽而，見到一羣武士向東方的北陸街道呼嘯而去，他倆趕緊往西邊跑。他們邊跑邊談：

「本來我還以爲他們是淫婦奸臣呢！」

「可不是！這下子眞相大白，乙國天內還眞是魚津藩的大功臣啊！」

「但是，百代夫人的確不愧爲妖姬吧！」

突然，他倆雙足打住，聽到一羣女人的叫嚷聲

「來了！來了！」

「嗯！他們跑到這裏來了！」

原來加賀七家衆聽完伊賀忍者的密告之後，隨即動員七家衆的武士，湧向他們可能逃去的東方街道，另一方面，也派娘子軍來到西南陣守。

「我就知道你們會跑來這裏！」突然，出現了一個高瘦的男人，「假如讓你們回江戶，說出魚津藩春房丹的秘密，魚津藩便要覆滅了，因此，千萬絕不能放你們回江戶！」

說這話的男人閉着一隻眼睛。吹矢城助笑道：

「喂！你是剛才躲在天花板上的老鼠同伴啊！」

春房丹沒有什麼秘密，而且，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重任在身，無暇詳述了。

高瘦的男人，右手舉鏈，左手拿稱鉈，叫道：

「原來你們是根來御小人！」

「哈！嚐到根來御小人吹針的味道了吧！你這個該死的伊賀惡覇！」秦漣四郎笑着，躍上吹矢城助的肩膀。

伊賀忍者的稱鉈「嗖！」朝吹矢城助飛來，吹矢城助拔刀砍下伊賀忍者的稱鉈，並用刀面絞

住伊賀忍者的鍊子。

伊賀忍者的稱鉈沒有擊中吹矢城助，是因爲伊賀忍者只有一隻眼睛，無法判斷距離，瞄準的誤差太大了。說來遲那時快，秦漣四郎已自空中躍下，對準伊賀忍者的腦袋，用力揮砍下去，只聽一聲慘叫，伊賀忍者的腦袋隨即落地。

加賀七家衆的娘子軍，見到這幕精彩、激烈的打鬥，一時便嚇得不知所措了。吹矢城助說：

「麻煩妳們轉告乙國天內大人，不用擔心了！」

「還有，轉告老人家們，不必爲藩主操心，空暇之餘，還是多做戰國遺風的鍛鍊吧！」

然後對她們微笑答禮，兩個年輕的忍者就乘黎明清爽之風，奔跑而去了。

＊ ＊ ＊

天和二年十月，越中魚津藩被廢，前田將監大人送回本家管束。

幕府的裁決如下：

「宣傳荒誕無稽之事，擾亂民心！」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獲悉這項決定，萬分沮喪。不久，他們又聽說，前田將監大人的愛姬百代夫人，和魚津藩的貼身執事乙國天內，在藥草園的倉庫服毒自殺了。

眞假藩主

一

天和三年切春，天氣正値乍暖還寒之時。

有一天，根來孤雲說道：

「秦漣四郎！吹矢城助！這回我們需到遙遠的國度工作！」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視著，然後秦漣四郎使了一個眼色，吹矢城助便說：

「首領！在聽您吩咐之前，弟子有事想請教您！」

「哦？有什麼事？」

「前幾天我和秦漣四郎討論過——我們並不是要批評幕府的作爲，只是覺得，以前派給我們的那些任務，對將軍究竟有什麼助益呢？」

「倘若沒有任何助益，又何必派你們去工作？幕府一定要根據我們所調查的結果，做裁決的

標準啊！」

「可是……」秦漣四郎接著說，「幕府處理眞田藩、明石藩、築磨藩、魚津藩等事件時，往往不顧我們的報告如何，就將之毀棄或削減！」

「話雖如此，如果沒有我們的探索事實，幕府也毫無理由裁決！」

「的確！但是，我們認爲，呈上去的調查報告只是幕府嚴苛裁決他們的藉口罷了！」

「我們只是區區卑微的根來者，敢對幕府提出抗議嗎？」

「不。」

「密探的任務，主要是調查藩內眞相，至於裁決之事完全是幕府的工作，我以前不是對你們說過了嗎？」

「是。」

「幕府肯重用我們根來御小人，我們已不勝感激了！」

「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兩手伏在榻榻米上，磕頭，又說，「我們知道了。」「我不會考慮太多了。那，這次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並不是被責備而畏怯或暗藏不悅之心，而是認淸自己任務的本質之後的釋然神態，現在，他倆又恢復原本精明謹慎，神采奕奕的忍者面目了。

根來孤雲回答：

「這次去的地方很遠，是九州的天草不知火藩！」

「哦？那是——」

「天草不知火藩有七萬七千石，藩主是天草周防守大人，目前藩主在藩內執政！」

根來孤雲開始說明了。

「天草周防守去年就回藩了，今年大約自元月起，周防守在江戶的夫人，屢次向堀田築前大人請求回天草不知火藩。照理說，藩主將元配夫人留在江戶的目的是當人質，不能任意回藩去，但是，周防守的夫人再三說：『周防守回藩之前，身體的健康情形不太良好，我非常擔憂，而今又聽說，藩主的病已沉重，怎不叫人由衷惶恐，五內俱焚？我非回天草不知火藩照顧藩主不可！』堀田築前守經不起夫人的請求，只好特別允許其回去。現在，夫人已經由東海道抵達京都附近了……你們隨後追去吧！」

「爲什麼？」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齊問。

「堀田築前守大人說，根據天草不知火藩的最新情報，周防守的一切正常，安然無恙！」

「那麼夫人……」

「堀田築前守大人懷疑周防守夫人回藩的居心，而且，據說天草不知火藩有個怪異的傳說

——天草不知火藩內的藩主，不是天草周防守本人！」

「咦？」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瞪大了眼睛，又問：「難道說那是藩主的替身？」

「這點我不大清楚，假如那是個替身，究竟有何目的？要奪佔權位嗎？不可能的，明年天草周防守本人就要回江戶幕府謁見將軍，並在幕府辦公一年，到時就可眞相大白了。再說，冒充藩主眞有那麼容易嗎？難道家臣們不會覺察出異樣？目前，你們的任務就是調查藩內的天草周防守是否眞是其人，或者只是一種謠言而已。

「但是，爲何會有這種傳說呢？」

「這，我也不明白，所以要派你們去查明事實，而周防守的夫人回藩的目的，也是爲了證實眞相，因此你們必須跟踪周防守夫人到天草不知火藩。現在立即啓程，在抵達九州之前，應該可以追到他們！」

「是。」

「還有，天草周防守大人，今年才三十九歲，尙未有後代，而他本身也沒有兄弟，所以，幾乎不可能有人當他的替身。此外周防守大人的性情溫和活潑，勤政愛民，至目前爲止，藩內相安無事，未曾發生過任何紛爭，可謂近代罕見的英明君主！」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壓抑不住滿腹孤疑，隨即說道：

「我非去看看不可！」

「對！馬上就出發！」

阿瑩聽到他們的談話，也吃驚地捧著茶楞在紙門旁。根來孤雲笑笑，說道：

「鎭靜些！……阿瑩！進來吧！」

阿瑩緩緩走進，分別送茶給他們。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吐一口氣，沉默下來，看著阿瑩——近來他倆很少和阿瑩講話，尤其是他倆在一起時，有阿瑩在場，會使他倆不由地緊張和侷促不安起來。

阿瑩遞完茶，留下雙十年華的女孩所特有的純潔，秀雅氣氛，款款離去了。

「我不是要引誘你們！」根來孤雲突然說，「事實上，阿瑩也還不够條件當誘餌，不過，她的年紀是不小啦！我想爲她找個適當人選。」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如臨大敵般，全身僵直起來。

根來孤雲又說：「不？要有人來娶她！我看！從你們之中挑一位「如何？」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視著，眼眶裡首次流露出敵對的光芒。

「呵！呵！你們也難以回答吧？我還未詳加考慮過，而且，也要問問阿瑩的意見如何！

「那麼——」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同時起身，他們似乎因緊張和不安而坐不住了。

「等會兒！」根來孤雲說：「到天草不知火藩探索的任務就交給你們了！第一，查明藩內的天草周防守是其本人，抑或替身？第二，何以傳出這些眞假莫辨的謠言，你們視周防守夫人的反應，想必可以推測出前者的答案了！」

「是！一切遵辦！」

「還有，堀田築前守大人有了主意，他說，萬一有機會與周防守碰面，不妨問他：『去年的三月十三日，周防守大人和堀田築前守大人同到將軍家做客，當時將軍家的黃鶯叫聲是幾拍子？』，答案是：三拍子！」

「三拍子！知道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點頭，起身離去，根來御小人的首領根來孤雲，微笑目送他倆離開。

根來孤雲明察人心，透徹事理，他發現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似乎對自己的密探任務產生懷疑，興致減低了，於是故意使出一招刺激他倆。利用愛情之鞭，揮落存在他倆心中的沮喪念頭！

二

江戶正值寒氣猶濃的初春，然而，二百九十多公里外的肥後三角州到不知火的海上，已是春陽璀璨，薰風撩人的大好風光。

兩位幕府的密探，果眞在抵達九州之前，追到了周防守夫人一行。爲了謹愼行事起見，他們故意搭下一班船，以免爲人側目。兩班船相差約有半日之久，當他倆抵達之時，已是薄暮崦嵫的時分了，但是，他們却發現周防守夫人一行，還停在碼頭處。

仔細一瞧，有兩位老人正爭得面紅耳赤！

「喂！六兵衞大人，你眞的不認得我有賀茶右衞門了麼？」

「不！我不認識你！」

「胡說，我是江戶公館的執事，每回你海老澤六兵衞來到江戶，哪一次不是由我當嚮導的？」

「但是，我認識的有賀茶右衞門並不是如此粗心大意之人，至少，茶右衞門大人不會一聲不嚮地就由江戶到來，我知道，他做事一向考慮週詳，謹愼有致！」

海老澤六兵衞斷然地搖著那灰白的頭髮，他身旁有一匹駿馬，咀嚼得滿嘴泡沫。

可能是周防守夫人上岸之後，和官署之人引起一番爭辯，於是，有人報告藩主說夫人已抵達，才使海老澤六兵衞大臣，由十二公里外的不知火宮趕來。

有賀茶右衞門爲此事爭辯得口沫橫飛，和海老澤六兵衞身旁的駿馬不相上下。他是個禿頭武士，不用說，是自江戶一路護送夫人而來。

有賀茶右衞門和海老澤六兵衞兩人激烈的爭辯，惹得碼頭的旅客和工人都紛紛圍睹觀看。

有賀茶右衛門，繼續說：

「遵照夫人的囑咐，我們是有特殊理由而來的！」

「什麼特殊理由？」海老澤六兵衛問。

「這，我不能在此地說明，總而言之，您帶我們進宮去吧！拜託您！六兵衛大人！」有賀茶右衛門發現人多口雜，不便交談，便小聲地請求海老澤六兵衛。

「不行！照理說，藩主的夫人是不能由江戶回藩的，你們這麼做是犯法之事，萬一被幕府查覺，怎麼辦？」

「你！眞是不講理！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們是經幕府允許才來的，不用操心！」

「那，你們爲何不先派使者通知一聲？你們可能是假冒的。如果你們被發現是假冒者，必受重罰，但是，念在你們跋涉了三百數十公里，自江戶抵此，也相當疲累勞頓，我原諒你們，快搭下班船隻回去吧！」

離兩位爭吵者約數公尺處，一羣旅行打扮的女人，圍繞著一頂轎子，這頂轎子好像是一上碼頭就準備好的。

「……海老澤六兵衛！」一道輕脆的女人聲傳來，然後自轎子裡出現一位女人。

這位女人約許三十幾歲，旅行打扮，溫雅端莊，頗有貴婦人的氣息。看來她是周防守夫人

了，只聽她道：

「六兵衛！怎麼！連我也不認識了嗎？」

「噢！」海老澤六兵衛如鯁在喉，表情甚爲難堪，頻頻揮手，然後大聲叱著：

「若沒有藩主的允諾，即使是夫人到來，我國家老次席海老澤六兵衛，也不能隨便讓妳們進宮！」

「藩主眞的不允許嗎？」

「……眞的！」

「藩主現在如何？」周防守夫人又問：「我聽說藩主深染重病，想來探望情況！」

「……不！不！藩主一直很健康，安好！」

「六兵衛！讓我見見藩主吧！只要見了藩主一面，我立刻回江戶去。」

海老澤六兵衛本來是拳頭緊握，絕不退讓的神態，可是看到夫人的眼淚如斷線珍珠，紛紛滾落，突然心生憐憫，便軟弱地說道：

「那麼——總之——唉！請吧！」

海老澤六兵衛的眼眶也含著淚，但隨即又說道：

「不！妳們不能進宮，全體到我海老澤六兵衛的家去，我要親自查明妳們一行人的身份是眞

是假！」

周防守夫人一行離開碼頭後，戴著深草笠的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看一眼，說道：

「漣夫人也不能見周防守大人？」

「我看，其中必有蹊蹺！」

「但是，這位國家老次席看起來不像壞人啊！」

「可不是麼！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三

不知火藩是個丘陵環繞的小盆地，山明水秀，景緻風雅，頗有世外桃源之感。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進城之後，已無暇瀏覽景物，因爲，他們發現城內的氣氛有些異樣。

這是「天草之亂」以後，重新規劃領地的城市，因此，街道整齊清潔，井井有條。但是，很特殊地，似乎每家商店都很清閒，而坐在櫃台的老闆哈欠連連，無事可做的樣子。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以爲這兒是南方，氣候溫和，人們比較自由閒散，於是藉口購物，欲打聽原因。然而，夥計的態度傲慢而無禮，至於坐在櫃台處的老闆見狀，也充耳不聞，不加理會。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只好自討沒趣地走出店舖。

整座城的建築十分整齊美觀，不過，平均每隔五幢房子就有一幢是空屋。至於城內的另一角，却有不少矮小房子雜亂地搭建在一起，他們看起來像難民般，在屋簷下洗衣、燒飯，但是，仔細地瞧，他們煮的都是豐實的白米哩。「天草之亂」起因於農民的饑饉，因爲此處不產米，可是，現在他們都有白米可吃哩！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到宮外的山坡地，有一支寫著「水天塾」的牌子。看樣子，這是所學校。一般而言，在七、八萬石的小藩裡，皆設有學校的，不過，這間「水天塾」看來，並不輸給教育出名的小戶、荻、岡山等學校，甚至規模更大呢！吹矢城助連忙說道：

「這所學校如此寬大，恐怕可容納一千個學生以上！」

「不錯！藩主不愧是個賢明君主！」

他們倆說著正想轉身離去，忽然聽到一片嘈雜聲，尋聲而去，在櫻花散落的馬場上，看到一羣年輕學生，圍著數層的圈子，揮舞木劍大聲地吆喝：

「才寫錯十幾個字，就被鞭打，什麼意思嘛？」

「我們又不是牛馬牲畜！」

「這樣還算是老師嗎？老師可以隨心所欲地鞭打學生嗎？學生做不好，應該是老師的錯！」

「向我們道歉！向我們道歉！」

「什麼?光道歉就算了嗎?爲了以後不再有老師虐待學生的情況發生，要寫一張學生自己選老師的契約狀才行!」

「對!寫一張契約書，還要加蓋校長的血印!」

「不錯!不蓋血印，我們就把學校燒毀!」

在七嘴八舌的吵鬧聲和木劍人影夾雜之下，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睜開忍者之眼，看到人羣之中，坐著一位長髯束髮，臉色青灰的中年人，他面無表情，閉目　唇，看樣子是頗有學問的武士。吹矢城助小聲地說：

「好像是學生和老師有什麼衝突!」

「嗯!這所學校充滿火爆的殺氣!」秦漣四郎點頭說道。

「眞是一所要命的學校!」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驚訝地搖首離去了。

不久，他們又發現，城內到處有寫著「上書箱」的木盒子，立在木樁上，木盒旁有塊告示牌：

「藩主旨意：

爲體恤藩民，凡有事禀告藩主者，請直截了當寫在紙狀裡，投入右方的『上書箱』中，俾以

解難!」

原來這「上書箱」就是所謂的「投書箱」!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來到郊外，望見那農田水利十分整齊，但是，春回大地却不見農民播種揷秧。事實上，雖是春季，而此地氣候溫和怡人，已如初夏般，艷陽普照，鳥語花香，到處可見成熟的胡瓜和紅茄。

突然吹矢城助叫道：

「哇!好大的胡瓜!」

秦漣四郎也說道：

「就是啊!像胡瓜妖似的，長得那麼大!」

「也許是這裡土地肥腴，氣候合宜的原因吧!」

「嗯!聽說櫻島的蘿蔔很有名，却從沒聽過天草的大胡瓜啊!」

他倆吃驚地站了一會兒，又說：

「怎麼連胡瓜都不太尋常?」

「總而言之啊!這個藩國眞是有問題!」

沒多久，他們又看到田野裡，有七對年輕男女正在做愛!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簡直茫然了。天草不知火藩裡的民間風氣，山光景物……一切都叫人難以置信。他倆突然覺得，陽光下似乎吹起了一股妖邪之風，使整個不知火藩為之大變。

不過，他們主要的探索焦點是在周防守身上。

在江戶之時，曾聽說目前的藩主是假冒的周防守，於是他倆試探地問城內的百姓，發現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說：

「咦?」「胡說!沒有這種事!」

然後驚訝地看著他們兩人。因此他倆也不再多問了。只是，他倆始終不解，為何藩主有賢君之名，却還有這種假冒的傳說?

四

在宮門外的樹下，有兩個人正在聊天，一個看起來像宮內的佣人，另一個則像商賈的模樣，那個像宮中佣人的說

「……是很奇怪啊!藩主近來很少賞賜了!」

商賈模樣的人，面色不安地問：

「藩主是不是突然節儉啦?」

「不知道!但是，有時他還是會照慣例，每晚給賞賜!」

「唉!不行啦!我們的染布會發生問題的!」

起初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知他們在討論什麼，後來，終於恍然大悟地笑了出來。

原來，天草周防守每次沐浴完，都要換兜襠布，而這個佣人，可能是負責服侍沐浴的。每回藩主換下來的兜襠布，多半是賞給佣人的，不僅天草周防守如此，幾乎所有諸侯都是這樣。藩主的兜襠布是一種輕柔細軟的紡綢，如果每晚換下一條，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條了，於是佣人就把料子極佳的這些兜襠布拿去賣給染布店。因此，剛才那位商賈說他的染布發生問題了。

這眞是個滑稽的牢騷，不過，也許不能忽視呢!

現在，他倆又聽到那商賈細聲地說：

「洞方先生!我有個親戚在宮內的廚房做事，他說，近來藩主常把整條魚吃掉哩!」

秦漣四郎想了數分鐘，終於明白話中的含意。原來諸侯一向只吃魚的半側，不吃光整尾魚的。

商賈接著又說：

「我那親戚告訴我，藩主好像變了另一人似的，不論性情或習慣，都和以前不相同!」

突然那個宮裡的佣人驚覺地說道：

「沒有這種事！不要隨便亂講，萬一傳到官府的耳中，可就麻煩透了！」

吹矢城助也曾悄悄地潛入國家老次席海老澤六兵衛的家中，探索消息，本來海老澤六兵衛把周防守夫人等一行，帶到家裡要查明她們的身份，可是，後來也許經不起周防守夫人再三的要求，便以轎子送夫人進宮，那天晚上，周防守夫人回到海老澤六兵衛的家裡，吹矢城助就暗中進去探查。

只見那個周防守夫人的臉色蒼白異常，彷彿由陰間地府出來似地。她一進屋內就小聲地對海老澤六兵衛說：

「六兵衛！」

「是。」六兵衛的表情十分不安。

「請你告訴我眞話！」

「夫人請問！」

「──好可怕！他是眞正的藩主嗎……」

「那個也是……」六兵衛用恐怖的眼光瞪著夫人。

「你說『那個也是』？這麼說來，你也發現了什麼異樣嗎？不！你一定是發覺出什麼不對了！所以，當我上碼頭時，你急急地要趕我們回江戶！」

「不！那是藩主的意思！」

「你……你難道聽命於那個和藩主長相一模一樣的人嗎？」

「和藩主一模一樣的男人？沒有這種事！世界上不會有人和藩主的長相雷同的！卽使有人冒充藩主，我和所有的藩士都不會置之不顧的！再說，如果有人假冒藩主，那，眞的藩主又到哪裡去了？」

周防守夫人一時也無言以對，只是痛苦地搖著頭，旋卽便低頭靜思了。

六兵衛輕聲問道：

「夫人！您在宮裡發現了什麼事嗎？」

「不！沒有！我們距離六尺遠，而且只輕描淡寫地聊了兩三句話，藩主責備我說：『卽使幕府允許，藩主的夫人也不能任意回藩去啊！反正妳已見到了我，趕快回江戶去！』然後起身就離去了。」

周防守夫人露出憂淒的眼光看著上方，又說：

「我在宮裡還看到了七、八位女人，看她們的打扮好像是藩主的姬妾，我知道藩主在藩內還有夫人，但是，沒想到竟有那麼多人！我看，這不像是藩主的作風！」

「啊！藩主納妾之事，已有四、五年了！」海老澤六兵衛又說「：藩主納妾是我出的主意

「……」

「爲什麼?」

「夫人，請您原諒我，因爲天草家尙未有後代!」

「噢!」這話好像扎進夫人的心中般。

海老澤六兵衛又說：

「藩主對您恩愛有加，因此，一直未曾納妾，於是，我們老臣們就計劃在藩內找數名德慧貌俱佳的女子，獻給藩主，以求早日獲得龍子。」

海老澤六兵衛的語氣相當誠摯。

「夫人!您應該爲此高興!不!我是說，夫人您也盼望天草家有後代，因此，您可以放心了。那八位姬妾中，已有兩個懷孕了，也許下次藩主到幕府辦公時，就要臨盆了，而且，想必會有龍子降臨的，您說，我們不該喜悅嗎?」

「六兵衛!」周防守夫人深知大體地說：「這件消息的確可喜可賀!我當然十分寬慰，藩主終於有了後代啦!因此，請代我向她們道賀!」

「謝謝您!」

「但是，她們懷的眞是藩主的孩子嗎?」

「啊!」海老澤六兵衛吃驚地看著周防守夫人，叫著說，不!藩主人格的改變，只是這半年來的事而已，這一點……」

「六兵衛!你不是也發現藩主有異樣嗎?」

「不!我的意思是藩主的人格雖已改變，但是，我却不明白是什麼原因?」

「啊!」周防守夫人搖著頭，說道：「太可怕了，我在江戶聽說藩主不是他本人，所以專程回藩來證實，可是，現在連見了面我也無法判斷眞僞，看起來他像藩主，不過，又覺得不太像，眞假莫辨哪!如果不是藩主本人的話，這世界也不會有第二個和藩主相貌一模一樣的人啊!」

「夫人!您在江戶也聽到這種傳說嗎?」海老澤六兵衛瞪著他恐懼而失神的眼睛，又問道：

「幕府的人知不知道這事呢?」

「我想他們不會知道!」

「萬一被幕府知道就糟啦!」海老澤六兵衛的語氣裡帶著惶恐和不安。

周防守夫人驚訝地瞪著他，問：

「六兵衛!他……是冒充的藩主嗎?」

「不!他眞眞確確是藩主沒錯!」海老澤六兵衛說完，和周防守夫人互視著，沉默了下來。

數分鐘後，海老澤六兵衛才又開口說：

「夫人，請您不要再過問這件事了……爲了天草不知火藩，我們必須……」
周防守夫人沒答腔，過了一會兒才說道：
「雖然藩主要我回江戶去，可是我不想回去，請讓我再住一些時候吧！」
於是，海老澤六兵衞和周防守夫人各自離去，吹矢城助的探索，也就至此結束了。

五

天草周防守，究竟是他本人，或是個冒充者？
周防守夫人雖然與藩主見過面，可是好像也無法分辨其眞假。
海老澤六兵衞可能明白事實的眞相，却又故意隱瞞。事實上，不僅海老澤六兵衞有些異樣，連藩內的重臣或佣人聊天之時，只要提及藩主，容色瞬變，頗令人懷疑。他們可能知道了什麼事，實而又共同隱瞞著。
如果天草周防守眞是他本人，何以臣下會露出異樣的神情？還有，數月以來，周防守的改變，意味著什麼？
假如有人冒充周防守大人，其目的何在？如根來孤雲所言，眞相總有大白的一天，再說，人如其面，不可能個個嚴守祕密，毫不洩露的，況且，這世界上，到哪兒去找和天草周防守長相一

模一樣的人？
「啊！有人像……」秦漣四郎突然叫了出來。
吹矢城助問：「有人？聽說周防守大人沒有兄弟啊！」
「是忍者！」
「什麼？」
「我們不是可以利用『忍術泥像嵌』冒充他人麼？」
「不過，這樣的忍者是從哪兒來的呢？」
「從江戶逃出來的伊賀忍者！」
「啊！」
「由江戶逃出來的伊賀忍者之中，可能有一人冒充周防守大人！」
「可是，秦漣四郎！」吹矢城助突然叫了起來：「如果周防守大人是假冒的，那麼藩士們必定是明知眞相而故意加以隱瞞！」
「嗯！很可能是如此！」
「不會吧！這麼做又是爲什麼？」
「哦，對了！」

「什麼？」
「爲了天草藩繼承人的緣故！」
「不過，藩主沒有繼承人嘛！」
「你不是竊聽到了嗎？他有兩位姬妾已經懷孕了，數個月後便要臨盆……」
「哦！」
「假如周防守大人在他的嫡子出生之前就去世了，那，天草不知火藩必定會被取消。」
「啊！」
「聽說周防守將離開江戶之時，身體欠安，會不會周防守大人回天草不知火藩以後，不幸去世了，於是大家爲維護天草不知火藩的生存，便以深知變相法術的伊賀忍者來取代？再說，這個作法是藩主設想的，抑或家臣們計劃的？總之，他們很可能把藩主已死的消息隱瞞起來，而以相貌酷似的伊賀忍者取代！」
「……」
「到底家臣和武士們是一開始就明白眞相，或略知消息，或根本不知情，我們也不得而知。但是他們很可能以替身代藩主，等嫡子誕生後，再贈一筆報酬給替身，要替身離去，或將替身處死。至於藩主逝世的消息，必定日後才會公諸於世！」

「……」
「在嫡子誕生之前，所有的宮內人士必須團結一致，共守祕密，爲了天草不知火藩的存在，也爲了他們自身的職位和生活！」
「我明白啦！」吹矢城助恍然大悟地拍著大腿嚷著：「他們也眞是大胆！」
「不過，這只是我的推測，是不是忍者假冒了周防守大人，我們必須親自去證實！」
數天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首次見到了天草周防守大人。因爲聽說那天是周防守祖先的忌辰，周防守必須到菩提寺的彷彿寺去進香，於是他倆也等在路旁，欲睹其貌。
是日，人山人海擁在路旁，鴉雀無聲，靜立等候，有如仲夏寧靜而慵懶的午睡般。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都知道，圍堵的羣衆不是被召而來，是他們知悉周防守大人要經過，而爭先恐後守在路旁，欲向賢明的周防守大人表示敬意。據說周防守大人的轎子是開敞型的設計，每次周防守大人外出，往往把兩側的轎門掀開，以便向左右的羣衆回禮。
從前，根來孤雲曾批評周防守大人的性情：「活潑而溫和」。現在，他倆證實了這點，周防守大人果眞是從容不迫，英明有爲的藩主。
現在，他沿路面帶笑容地向羣衆答禮。
兩旁可聽見有人唸佛祈福之聲。忽而傳出一道「呼！呼！」之聲。原來是坐在路旁，戴深草

笠的吹矢城助，由口裡發出吹針之聲，不過，他的口中無針，只是虛晃一下罷了。

吹矢城助坐在數層人羣之後，旁人都沒發覺吹針的聲音，可是，瞬間，坐在轎子裡的周防守大人，快捷地閃個身，神色倉惶，立即轉過頭來。

這幕情景被站在不遠之處的秦漣四郎看得一清二楚。

等隊伍過去，人羣解散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碰頭，秦漣四郎說道：

「沒錯！他是個忍者，如果不是忍者，不會有那般敏銳的聽力和快捷驚訝的動作！」

吹矢城助不禁嘆道：

「啊！那果眞是——」

不過，這件事可以在此揭發麼？根來孤雲曾經指示過他們，當密探的任務只是調查眞相，至於裁決處置之事，全由幕府負責。如今，他倆已沒有在根來孤雲家的那種敵意了，他們專心一致地仔細分析和討論。

「不過，仍然有許多不明白之處啊！」吹矢城助說。

秦漣四郎答道：「我有同感，看來，我們還無法確定是否忍者冒充天草周防守大人，必須再努力證實眞相。」

六

三天之後，住在海老澤六兵衛家的周防守夫人，再度進宮。這回是宮裡來迎她去的，周防守夫人上轎之前，臉色蒼白，皇皇不安。終於她咬了一咬牙，決然地上轎了。

「這麼晚了才進宮去？」

「恐怕有問題，我們必須好好調查看看！」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以眼光互相示意，不過，他們知道，絕不能暴露幕府密探的身份，一來，可能自身招來災禍；二來，對方會湮滅證據或自暴自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唯恐周防守夫人遭遇不測，準備跟踪夫人進宮調查事實，至於查明眞相之後怎麼辦，他們目前也無暇考慮！可是事情總來得太巧，一件騷動事件發生了。

「水天塾」的學生公然起鬨，放火焚校。

以前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曾看到學生責備教師的那幕情景，因爲一心掛念著眞假藩主的案件，無心查明「水天塾」的騷動由來，可是，現在既然事情爆發了，不去調查也不行，於是，他倆急匆匆地趕至「水天塾」。

不久，學生的騷動被官府以槍礮鎭壓了，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渾身濕淋淋地沾滿塵土，可是

他們始終搞不淸楚「水天塾」騷動的原因，無精打采地，正想回去。
突然，兩人不約而同地喊了出來：
「啊！夫人！」
隨即拔腿趕至海老澤六兵衞的居處。
來到海老澤六兵衞的住處，他們碰巧看到自宮中回來的周防守夫人的轎子，於是，趁著轎子進門忙亂的當兒，他們悄悄地潛入海老澤六兵衞的家裡，躲在天花板上。
只見周防守夫人一進房間，便叫道：
「六兵衞！」
「是！」海老澤六兵衞的表情有些不安
周防守夫人緩緩說道：
「我明白一切眞相了！」
「什麼事？」
「那位是眞的藩主沒錯！」
「那麼，還是……」六兵衞用懷疑的眼光看着周防守夫人。
「你說得不錯！我也眞是的！怎麼會對藩主起疑心呢！如果他不是眞的藩主，你和那些藩士

們是不會置若罔聞的！」
海老澤六兵衞噓下一口氣，緊張地問：
「夫人，您是不是在宮中發生了什麼事？」
「嗯！是啊！」周防守夫人嫣然一笑，那笑中含有無數害羞和甜蜜。
海老澤六兵衞更迷惑了，眼光直盯着周防守夫人，再問一次：「發生了什麼事？」
周防守夫人避而不答，只是面帶滿足的笑容，說：
「明天我就可以安心回江戶去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趴在天花板上，互望了一眼，彼此談論着：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夫人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也許……」
「什麼事？」
「也許夫人進宮與忍者見了面，明白周防守大人的旨意，並且爲了天草家的生存，也跟着把假冒的事件隱瞞下來吧？」
「不過，這會使夫人露出如此滿足的表情嗎？」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心中昇起無數疑問。

翌日，周防守夫人一行，離開海老澤六兵衞的住處，直向碼頭而去，陪侍的有賀茶右衞門緊跟在轎旁，不知他對此事瞭解多少，只見，他光禿的頭顱映着春日熙陽，顯得格外光亮。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路跟踪她們到碼頭，雖然明知跟踪無益，却也捨不得放棄探索的機會。

在碼頭，有海老澤六兵衞等十幾個人送行，此外，又有一頂送行的轎子，遠離羣衆，孤單地停在岸邊，轎子的珠簾低垂。吹矢城助在秦漣四郎的耳邊細聲道：

「秦漣四郎，你看！那頂轎子不是昨晚來迎接夫人進宮的轎子麼？」

轎夫們大概送行去了，他倆悄悄地走近轎子，想瞧瞧裏面坐着何人，或是空無一人。

忽而，轎子裏傳出一道明朗的聲音：

「喂！你們倆不是幕府的密探嗎？是忍者吧？」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驚愕地站住。那聲音又說：

「走到靠海的海邊來！」

於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繞過轎子，站在轎子的另一個門邊，然後珠簾輕輕地捲起來，裏面有個從容端莊的男人，臉朝海灘，悠閒地吸煙。這人正是天草不知火藩的藩主周防守大人。

「幕府的密探！你們到此來幹嘛？」周防守的眼睛裏帶着笑意，不慌不忙地問。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立即跪下來，他們心想，這人會是冒充者麼？不！不像是個冒充的人！

秦漣四郎瞪大了眼睛，輕輕答道：

「奉堀田築前大老之命，有事請教您。」

本來「堀田築前」的名字是不能任意脫口而出的，可是，他倆已無技可施，只好這麼做了。

「哦，築前大人有何貴事？」

「去年的三月十三日，您與堀田築前大老，曾在將軍府中共宴，那時將軍家的黃鶯叫着幾拍子？堀田築前大老說他已忘，想來請教周防守大人！」

「將軍家的黃鶯？」周防守大人側頭思索了一會兒，便說：「啊！那件事啊！我記起來了，那隻黃鶯叫『飛鳥山』，牠的叫聲是三拍子。築前大人的年齡不大，但是耳朵不太靈光，老是說叫着二拍子，和我爭辯不已，不過，在江戶的那段日子，還眞是悠閒可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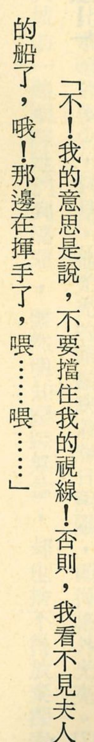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時說不出話了。周防守又問：

「僅有這件事嗎？」

「是。」

「那，走吧！不要打擾我！」

天草周防守揮着手，像趕狗一樣，要他倆離開，不過，周防守的眼裏有無數笑意，看着那一




片溶化的蜜糖般的春潮，又說：

「不！我的意思是說，不要擋住我的視線！否則，我看不見夫人的船了，哦！那邊在揮手了，喂……喂……」

七

晚春朦朧微寒之日，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像兩個夢遊病患般，看着如夢似幻的不知火城。

那位藩主眞是其人，抑或替身？不！那不是冒充的，是眞的藩主。一切又回到茫然未知的出發點了，疑雲重重，令人費解。

周防守命他倆搭乘開往肥後三角州的船回江戶去。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遵命也不成，不久，周防守坐在轎子裏，微笑地目送他倆上船了。

可是，不消多久，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又回到天草不知火藩。回來的原因是，受到根來孤雲教導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所影響。他們深知，如果這樣毫無所獲地回去，就表示他們探索失敗了。密探的任務

未能達成，留下無數的疑問，他們還有臉見根來御小人的首領麼？

時值黃昏，望着深藍色的不知火海，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如飛魚般，由船上的甲板，縱躍至距離三尺和他們交錯而過的小魚船，半威脅半乞求地，要漁夫送他們回天草不知火藩。

如今，他倆再次踏進天草不知火藩，異口同聲說道：

「我們進宮去查看！」

眼前有多少危險艱難，他倆未能預卜，可是，基於根來御小人再接再厲、永不屈服的信念，他倆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們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報償。

他倆上岸不久後，就潛入不知火宮內的天花板上，結果看到極不可思議的一幕。

八位女人正在追逐天草周防守。這八個女人均一絲不掛，不！在她們雪白的腰上，繫着紙襯般鮮紅色的天鵝絨絲帶，前後面各垂兩條鏈子，鏈子之間有個金屬網套住陰部。

「不行！這樣不行！」周防守又蹦又跳，來回奔跑着，又說：「長年盼望，好不容易懷有嫡子了，如果不節制些，會受神懲罰而保不住孩子的！我不是說過麼！在孩子出生之前，我絕不違背禁慾的戒律。」

可是，女人們還是追上了他，抓臂抱腰，把周防守壓在地上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異常驚訝，周防守大人何以有如此的醜態？與他倆在海灘所見的從容而神采奕奕的周防守迥然不同。並且他們發現，每個人的臀部均有一個小鎖。那小鎖是做什麼用的？

赤裸的女人們按着周防守的身體，失去理智般地嚷着：

「還說呢！昨晚你不是和夫人同房麼？」

「就是啊！你不是說一定守戒律嗎？」

「我也要懷你的孩子嘛！我也要嘛！」

「不能只讓鈴萊、割萱兩人當嫡子的母親啊！」

「藩主！好嘛！求求你！同情我！」

「…………」

在一連串興奮的喘氣聲中，又有人說：

「卽使懷孕，還是可以做的！」

仔細一看！說這話的女人，是挺着大肚皮呢！

所有的女人都緊緊地壓住周防守，有的親他、摟他，有的撫揉他的身體。女人們又說：

「藩主！請您打開有爲茄子帶的鎖吧？」

突然，周防守推開女人們，奮身而起。

秦漣四郎看到他的神情，不禁低聲叫了出來：

「……啊！他不是去菩提寺進香的周防守大人嗎？」

女人們被推開後，歪斜地倒在地上，目瞪口呆。

「……本來，我也喜歡和妳們……」周防守的模樣彷彿變了另一人似的，他用兇惡的眼光環視女人們的臉，說：「不做！」

然後，他露出一個嘲弄的獰笑，這語氣和笑容都令人百思不解。

「我是周防守大人的替身！」他開始解釋了：

「喂！女人們！我不是天草周防守，妳們也許不知道忍術的絕妙功夫，但是，我的確是周防守的替身！這是周防守要求的，而非我自願。至於我何以答應，說來我也不很清楚，總之，只要冒充之後，能獲得一筆報酬就行啦！

報酬是什麼？那當然是錢啊！拿到錢之後要做什麼？很簡單，找女人！但是，女人不就在此嗎？妳們全是天草藩的最佳美人，而且，妳們也不斷要求我疼愛妳們……不過，我不能疼愛妳們，也無法疼愛妳們，因爲妳們繫着有爲茄子帶，鎖住那……

周防守這傢伙，要求我當他的替身，却在妳們身上裝着貞節帶，不讓我接近妳們。他說，在

嫡子出生之前，他一定要嚴守戒律。可是，我一告訴他，夫人由江戶來時，他就毫不忌諱地和夫人同房了，啊！我偸看到，他們親熱的動作，那眞是令人無法想像，如果妳們看到了，恐怕也會像發情的母狗般興奮瘋狂。

現在，我決定不當他的替身了。眼看天草最美的花朶，發出强烈的花粉味，撲面而來，而我却無法動手摘擷，這種痛苦與寂寞，使我無法再忍受下去，還有，替身這件事，好像被幕府的密探發覺了。萬一被幕府的密探揭發，我這筆報酬恐怕就要泡湯了，而且，也許藩主可能將我殺害以湮滅證據，所以，在問題發生之前，我非趕快離去不可！

然而，我不會空手出去的，我要帶妳們出去。

什麼？不要？不要也不行！妳們要明白，如果我把藩主胡鬧的事說出去，被幕府知曉，天草不知火藩必定無法生存了，如此一來，妳們也會同遭噩運的。

這樣，還不如同我一起出去，至於報酬，我會自己到金庫裏拿，然後，到五島或其他地方，好好疼愛妳們，如何？我不是很像妳們的天草周防守嗎？我也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和他一樣富裕、幸福。

妳們不妨考慮看看，究竟與不知火藩共生死？或與我去另闢世外桃源？我會完完全全寵愛妳們的，怎麼樣？

好吧！先一親芳澤也好！就在此地，我會給妳們滿足的，至於是否和我一同逃去，等一下再說！」

說完，他抓住身邊準備逃走的一位女人，用手指扯破她的貞操帶，肆無忌諱地狂笑道：

「其餘的人也別想逃，一起來參觀吧！哈！哈……」

正當他得意洋洋之時，忽而飛來兩支吹針，刺中他的雙目，八個周防守的姬妾這才發現天花板上有兩處小破洞。

翌日，宮門上吊着八條貞節帶。

八

當晚，天草周防守大聲而嚴厲地對帶着八名女子開門而入的另一個天草周防守申斥道：

「伊賀忍者！宮門上吊着有爲茄子帶是什麼意思？你該不會是把女人的……」

「夫人們沒發生什麼事，掛在宮門上的貞節帶，目的是要請藩主親自出面！」

「什麼？」

「藩主，您請看吧！」

順着那人手指的地方瞧去，紙門一開，看到第三個天草周防守的雙手被縛，由第四個天草周

防守押解着，仔細一看，被綁的天草周防守兩眼已瞎。

第一個天草周防守異常氣憤地道：

「原來幕府的密探又回來了！」

※ ※ ※

天草周防守見事已敗露，只好實話相告，以下是他的告白：

「……這說起來是個玩笑，但，我是很認眞而嚴肅的。我本人對政治十分熱心，別人也誇讚我是個賢君，這話也許太大言不慚了，不過，爲了藩民的幸福康樂，我的確設想了不少措施，比方說——

爲了貧民的生活改善，我供給他們足够的糧食，嚴格地統一地租和房租，至於農民血汗栽種的農作物，則以穩定的價格統一收購。爲了瞭解民生疾苦，我還設置『投書箱』，創辦學校，讓聰明的年輕人不分貧富都能求學，可是，這幾年來，我懷疑這種政策是對抑錯了。

因爲，不知火藩內的貧民，由於有塡飽肚皮的糧食，變得十分懶散，由於房租、地租統一，因此擁有土地、房屋者不願租人，也不再建築房屋，導致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由於保障農民的農作物，因此農民只種自己吃的，其餘的都不管了。剩餘的時間，他們就像消遣般，種一些味道不佳而奇大無比的胡瓜，至於『投書箱』中的投書，只是一味地責備或揭發他人隱私的瑣事。

此外，藩內的學生太多了，失去了當學生應有的榮譽和尊嚴，還有，學校裏的貧窮子弟很多，常有不少怪癖和不滿，到處惹事生非、恣意鬧事！

是我錯了嗎？每當我那麼問時，大家都畢恭畢敬地磕頭說：『賢君的處事絕不會有誤的！』俗云：『蓋棺論定』我決心利用這句話來探知藩民對我所作的政策的批評！我想到：除非那人已死，否則人們無法對他做眞確的批評。於是我突然假想，萬一我去世了，不知人們會給我怎樣的評語呢？

我決心謊報死亡，然後親自到民間聽取意見和批評，以當日後政治的參考，但是，若我眞的過世，天草不知火藩立即會被取銷，而且我也無法獲知人們的批評了，所以，有天我見到了伊賀者的神奇變相忍術，才決定以他當我的替身。

接着，我假裝病已沉重，召集所有的大臣們，愼重地說出臨終的遺囑：『萬一我不幸辭世，天草不知火藩必宣告廢棄，因此，在嫡子出生之前，絕不能公開我的去世消息。』

後來，老臣們深明大義，爲了天草家的繼存，以替身取代我的地位。當時我確定他不會篡取我的地位，但是，沒想到他却因女人而要背叛我！

我費了無數心血，在藩內四處觀察、打聽，希望能瞭解他們對藩主的批評，然而，至今我仍聽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反而受到了幕府的懷疑。

伊賀忍者曾告訴過我，有幕府的密探潛入，但是依此情勢看來，天草不知火藩不久要遭噩運了！」

※　※　※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回江戶後，向幕府呈上調查報告，不久，傳說周防守的江戶夫人懷孕了。

可是，數天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聽到一件晴天霹靂的消息。

天和三年八月，天草不知火藩七萬七千石被沒收，藩主天草周防守被貶謫至五島。

劍客

一

五代將軍綱吉執政的數年間，對各諸侯採取嚴厲的手段，令人望而生畏。

延寶八年五月，綱吉就任第五代將軍之職。

同年六月，後宮津藩永井信濃守七萬三千石被沒收，以及島羽藩內藤和泉守三萬五千石被充公。

十二月，先大老酒井雅樂頭被革職。

翌年，元和元年二月，達州掛川和賀爪土佐守一萬三千石被取消。

三月，將島田忠政革職，並罰其閉門反省。

六月，綱吉親自裁決，取消高田松平二十六萬石；以及大目付渡邊綱貞被放逐至八丈島。

十二月，上州眞田藩三萬石被沒收；以及駿河酒井同向守二萬石被取消；並且罷免西丸老中

板倉重之職。

天和二年二月，採州明石藩六萬石被沒收；松平太和守十五萬石被削掉八萬石；松平上野介三萬石被減爲一萬五千石；橫須賀本多越前守被革職。

五月，大和布施藩桑山美作守被革職。

六月，信州築磨藩八萬石削減成二萬石。

十月，越中魚津藩被廢。

天和三年八月，天草不知火藩七千石被沒收。

※　※　※

那些藩被廢置或藩主被革職的罪名，都是：「在上位者無能理政，致使藩內騷動不安！」將軍如此的高壓強制手段，使得各藩無不心驚肉跳，更有一些人，因看不慣幕府的恐怖政治，而欲加以反抗，他們私底下談論道：

「五代將軍想削平諸藩諸國，實行獨裁政治！」

「到目前爲止，那些被毀之藩的罪名，根本微不足道，幕府不過是鷄蛋裏挑骨頭，有意歪曲罷了！」

「無論如何，一旦被幕府矚目，準逃不了噩運！」

「這麼說來，我們的藩也岌岌可危了。」

「在江戶擧行的重陽節宴會裏，大老堀田築前大人故意在我們藩主的面前咳了五下，這恐怕是個危險的訊號！」

「當今的五代將軍本是候補繼承人而已，後來以先將軍之弟，霸王硬上弓地接任第五代將軍，所以故意要逞威作勢！」

「不！都是大老堀田築前一人在作祟！堀田築前表面上是輔佐將軍推行政策，事實上都是堀田築前擅作的主張，將軍只是順從罷了！」

「堀田築前大人眞是個鐵石心腸的巨人！」

「這樣下去，全國會被蹧蹋得體無完膚啦！」

「我們的藩也許會成了恐怖政治下的犧牲者，我們不能再袖手旁觀了。」

說這些話的人是：武州古利根藩四萬二千石眞壁上野家的武士——長谷見平馬、原武兵衛、酒井宗三郎、柏木軍藏、多賀專之介等五個人。

時值元和三年秋天。

這五名年輕有衝勁的武士，情緒愈來愈激昂，最後形成一股憤慨之火，非以行動來反抗暴政不可了。

「打倒鐵石心腸的巨人堀田築前！」

「除非打倒獨裁的政權，否則諸藩無法消除恐懼感！」

「我們要當革命的先驅！」

「不錯！在何時何地做？要如何做？」

他們談到後來，竟開始討論確實的行動了。

據說不久堀田築前要回到故鄉古河去，這行程裏必定要經由古利根藩。自從這五名武士獲知消息後，革命的計劃更是具體了。

他們決定在堀田築前經過古利根藩之時，加以突擊。但是，他們也考慮到，這種事不是鬧意氣的，非謹慎計劃不可，而且也應避免連累到不知情的藩主。因此，他們想脫離藩民的身份，四處流浪，或是毀容以掩身份，然後才在古利根藩進行襲擊。

然而，他們這五位赤誠無畏的年輕人，要抵禦堀田築前的護衞隊伍，是否能順利達成目的？想到此，他們不免感到悲壯而茫然起來了。

「我們需要一位領導者！」大家不約而同地說出來，而且他們也同時想到一個人，那就是穴馬谷天劍！

穴馬谷天劍的劍術一直稱雄於古利根藩。

他不是劍道老師，而是薪俸二百七十石的武士，年齡約四十歲，學問淵博。

他本人創辦一間「天劍塾」，採斯巴達式教育，嚴格地教導藩內學生，頗受家長們的信賴。除了熱心於教育之外，穴馬谷天劍待人誠懇、謙和有禮，對自己的日常生活約束得相當嚴謹規律，而且至今仍獨身未娶。

穴馬谷天劍在二、三十歲之時，到下總國香取的劍道場習劍，從此劍藝超羣，頗受好評，人們稱他是天眞正傳神道流的高手。後來，穴馬谷天劍回古利格藩，有人欲聘他爲劍道老師，却爲其拒絕了，不知何故，穴馬谷天劍自己又創辦了私塾。

他每日修練習武從未間斷，只要學生放學回去，便可見他在院中揮劍比劃。

據說，把一根青竹挿於土中，經他吆喝一聲，揮劍一劈，青竹瞬間成了六塊縱橫的竹片，散落下來。還有人曾見他用一把短劍刺中停歇在屋頂上的痲雀。又有一天，某大臣的馬突然狂奔起來，從他身旁而過，當時他立刻猛地踩住韁繩，馬就動搖不得了。

聽到這些傳聞，可能會以爲他是人高馬大的魁梧人物，事實上，他的身材瘦長，臉頰蒼白凹陷，鼻子終年通紅，眼睛呈三角形，發出琥珀色的光芒，頭髮稀疏、鬍子棕紅，看起來其貌不揚，甚至可以說是兇惡的怪相。

有人問他爲何還不結婚，他說：

「結婚會妨礙身體的修練……」

又有人問：「你不是修練得差不多了嗎？應該可以結婚了。」

他便訕訕地笑笑着說：

「這話也有理，不過，我的年齡未免嫌大了些，沒有女人願意嫁給我的！」

對於那些和他感情較密之人的問話，他就說：

「其實爲了過更有意義的人生，我不想有家室之累！」

「什麼是有意義的人生？」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會達成願望的！」

穴馬谷天劍可謂集宮本武藏和吉田松陰之優點於一身。

而今，五名壯士同時想到穴馬谷天劍，並不是佩服他的劍術、學問、或思想，而是贊賞他那沉着、寡默的人格。有人說：

「穴馬谷天劍可以和我們商討這件事！」

「不錯！他有資格當我們的領導者！」又有人應道。

他們不知道穴馬谷天劍是否贊同此事，不過，他們相信，假如穴馬谷天劍不贊成此項壯擧，也絕不會向別人提起。他們五人又說：

「走！我們到穴馬谷天劍家去！」

二

楓紅時節的利根河畔，映着暮靄繽紛的霞彩，顯得格外寧靜悠雅。

穴馬谷天劍信步走到堤防邊，正在瀏覽之際，忽而被五位武士叫住，告訴他一件重大之事。

穴馬谷天劍聽到這項驚人的計劃後，並沒有異樣的表情，只是眼睛突然變得炯炯有神，接着，指着河邊說：「坐在那兒吧！」

然後，他走到河邊，坐在泛自飄揚的蘆葦中，緊閉着雙眼，五個年輕武士則圍繞在他身邊坐着。

穴馬谷天劍始終閉目凝神，年輕的武士十分着急，於是有個人忍不住地說：

「天劍大人！拜託您了，請助我們一臂之力吧！」

其餘的四人也開口：

「請您當我們的領導者吧！」

「唯有您才能領導我們，當然，我們的性命也交給您天劍大人了！」

「天劍大人是否也願將性命交予我們？不！是否願將性命託付於天下？」

「您是否覺得我們的行動考慮不週?」

穴馬谷天劍仍閉着眼睛，自言自語道：

「有意義的人生終於到來了！」

「什麼?」

「我並不認為各位的壯志太魯莽，相反地，各位的行為有若荊軻般偉大！」

「荊軻?」

這些年輕武士們並不知道荊軻是何許人?於是，穴馬谷天劍開始說明了：

「從前，中國的戰國時代，燕國在秦始皇的暴力壓制之下，苦不堪言，因此，燕太子丹與其臣下計劃行刺秦始皇，為民除害，然後燕太子丹請教田光先生，是否有足可信賴去刺殺秦始皇的適當人選?田光先生考慮的結果，說：『有位嗜酒的俠士荊軻，可以委以重任！』同時，田光先生也答應燕太子丹去說服荊軻。待荊軻答應之後，燕太子丹很滿意，並告訴田光先生勿將此事洩露出去，田光先生義氣凜然，認為其使命已達成，為免除太子之憂，便自刎而死了。」

一陣涼颼颼的秋風吹來，擦動雪白的蘆花。穴馬谷天劍接着又說：

「荊軻謁見過太子丹後，雖然答應去刺殺秦始皇，但是，他說，為了便於接近秦始皇，必須獻上燕國的地圖以及自秦亡命至燕的將軍樊於期的頭顱，太子丹應允獻上燕子地圖，但是殺死投

奔而來的樊於期將軍，則不忍下手。樊於期本是俠義慷慨之士，知道此事後，也自殺成全了荊軻刺秦之舉。」

這些年輕激昂的武士，聽到中國史記的刺客故事，感動得熱淚盈眶、熱血奔騰。穴馬谷天劍繼續說道：

「不久，荊軻携帶樊於期將軍的頭顱及燕國地圖，地圖裏暗藏刺刀，來到燕秦邊界的易水岸邊，送行的人擊筑，荊軻則引吭激昂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

穴馬谷天劍沉重而悅耳地唱着。

「啊！這首歌我聽過……」年輕武士叫了出來，於是六人齊聲慷慨悲壯的唱着：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肅殺的秋風不斷地搖晃着蘆花，利根河的水面上粼粼地掀起波紋。一個年輕武士不由地握緊穴馬谷天劍的手，激動而嘶啞地說：

「天劍大人！請您答應我們吧?」

「嗯！我答應你們！因為我也覺得當今五代將軍有如秦始皇般嚴苛，而將軍的帷幄大臣堀田築前守，就像秦始皇那寡情無義的宰相李斯一樣！」穴馬谷天劍說着，目光掃過他們五位壯士，

「不過，我們恐怕要犧牲的！」

「這一點，我們早就有所覺悟了！」

「我沒有家室之累，死無牽掛，而你們年紀尚輕，萬一喪命，還有家屬的傷痛，是否放得開呢？比方說，長谷見、原，已有妻室了，而柏木不是在今夏才結婚的嗎？至於酒井和多賀，你們兩人不是也都有貌美嬌滴滴的未婚妻麼……」

五位壯士嚥下口水，一齊磕頭說道：

「這方面……我們也決心拋棄不顧了！」

「是嗎？能嗎……」

穴馬谷天劍那淒絕醜陋的臉上，露出感動的表情。

「眞了不起！你們年輕而有如此果決之心，實在難得，好！這件事我會仔細考慮後，想出一套妥善的策略，你們安心地回去等消息吧！不過，我必須聲明，諸位千萬稍安勿躁，否則事跡敗露，後果不堪設想啊！」

※　※　※

穴馬谷天劍四十多年來的品格修養，不會是假道學的吧？但是，在一念之間，這位「日本的荊軻」却豹變了。

人類究竟是性本善或性本惡？說眞的，絕對性善與絕對性惡之人相當罕見，一般人多半因環

境和思想的薰陶而爲善爲惡，換言之，這可以說是人類最可悲而且無法避免的事實。一件事往往會決定其人的好與惡，而且，那聲譽將永遠存在人們心中，萬古流芳抑或遺臭萬年了。

如今，穴馬谷天劍就遇到這種決定畢生好惡的關鍵了。

當他聽完五個年輕武士的計劃，和央求他當領導者之時，是否膽怯了？不！他曾自言自語着：「有意義的人生終於降臨了！」這句話是他的肺腑之言。至於他想到「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之時，感動得熱淚盈眶也是事實。

可是，人心畢竟是如此善變的！穴馬谷天劍終於變心了，他背叛的理由相當可笑，原來，他想到五位壯士的年輕妻子和情人！

穴馬谷天劍認識這五位女人。

也許是巧合吧！這五位女人都是藩內出名的美女。

「年輕的武士說願意拋棄妻子情人，勇於赴死，眞的麼？」

穴馬谷天劍想及此，感動之情油然而生，但是，接着竄入他腦海的念頭是：「好可惜啊！」

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對穴馬谷天劍而言，他從未有過一親芳澤的念頭，因爲迄今尚無年輕美貌的女子願許身於他。

事實上，無論美醜，幾乎沒有女人會愛上他。

穴馬谷天劍常以「結婚會妨礙身體的修練」或「爲了過更有意義的人生，不想有家事之累！」做爲遲遲未婚的理由。這些並不是虛僞之辭，曾有一段時期，他的確是這麼想的，然而，後來他認爲這是一種自我解嘲之說而已。

假如他想結婚的話，也許有人會爲他作媒，也可能有人願嫁給他，不過，這機會都被他決然地拒絕了。因爲他根本看不上這些平凡的女人，他的自尊心極强、眼光也高，雖然本身其貌不揚，卻有超凡的風格，他喜愛花容月貌的女人，尤其是對熱情的美女，抱有一份綺麗的憧憬和幻想。

以前，曾有人欲介紹一位清雅秀麗的女子給他，但是後來好事未成，此事給他的刺激非同小可。

那位女子一聽是穴馬谷天劍，便說：

「不！我才不嫁那個南瓜乾的臉上黏紅辣椒鼻子的男人呢！」

穴馬谷天劍本來對這件婚事的期望甚大，自從聽到這句批評之後，心灰意冷，沉默、發呆了數天，而且有半年的期間，這句話一直在他的腦海中廻盪。事實上，他始終無法忘懷這份創傷。

後來，這個女人嫁給一名藩士，生下的孩子也送到他的私塾來求學，他經常暗中報復。

且說，假如這五名武士萬一犧牲了，必定會留下五個年輕美貌的女子。穴馬谷天劍心想：

「啊！好可憐……若是這些美女均落在我手上，該是多美好之事！」

他明白，如果當這五名壯士的首領，一旦他們犧牲了，他也毫無理由苟且偷生下去，這樣，便無法獲得美女了。

「有什麼方法可以教五名武士殉身，而我獨自生存？」

一向高風亮節的穴馬谷天劍因情慾而開始墮落了。他想：「此外，還有什麼法子可以讓這五個女子一齊落入我手中，永遠不離我而去？」

三

以前他曾被無數的幻想困擾着，近年來他已經摒除了雜念專心練武，可是，現在這些情慾的念頭又在他的腦海裏復活了。

「長谷見平馬的妻子，似乎很精明能幹，假如我强要擁抱她，她必定會加以反抗，但是，若我以甜言蜜語引誘她，也許她就會渾身軟綿綿地躺在我的懷裏了。」

原武兵衞的妻子，那豐腴白皙的皮膚，眞是熱情性感，飽滿圓潤的胸部，欲蹦而出，唉！原武兵衞竟捨得拋下那樣艷麗的妻子？倘若我與她親熱一番，恐怕眼淚和其他……會把我弄得全身濕淋淋哩！

柏木軍藏的妻子才新婚不久，是個哀艷淒迷、惹人憐愛的女人，萬一她的丈夫去世，而我與她親熱之時，不知會有什麼反應呢……

酒井宗三郎的未婚妻，如名畫中典麗的美女；多賀專之介的情人，純潔可愛，她們都未曾和男人接觸過，完全是清純、天眞的，若我得到她們，會如何呢？

我穴馬谷天劍一定要好好地和這些悲淒而又逃不掉的女人，好好廝磨一番……」

穴馬谷天劍從未曾和女人接觸過，因此他的幻想變得千奇百怪，不切實際，在他美好的憧憬裏，那令他自卑的醜貌，變成兇猛、勇敢的惡魔。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幻想變成事實？最簡單的就是讓五個年輕武士送命，然後和那五名女子永遠相處在一起！」

穴馬谷天劍開始策劃了，他不是爲年輕武士籌劃刺殺堀田築前守之計，而是要想法子獲得女人。

穴馬谷天劍一向不是人人所尊崇的劍術家麼？可是，現在基於情慾之念，使他變得陰險詭詐了。

※ ※ ※

十天後的傍晚，穴馬谷天劍費了一些工夫，分別通知這五位武士的妻子和情人，悄悄地聚在

古根河畔。

由於穴馬谷天劍的人格相當受人敬重，而且，又聽說共有五個女人，所以她們才不疑有他地來到河畔。她們圍坐在穴馬谷天劍身旁，謹愼而不敢任意開口，一心等待穴馬谷天劍交代重大之事，可是，穴馬谷天劍見始終閉目冥想，眼看夕陽西垂，夜幕就要降臨了，她們不禁着急起來。

「穴馬谷天劍大人，請問有何貴事嗎？」長谷見平馬的妻子阿苑小心翼翼地問。

「哦！對不起！」穴馬谷天劍這才睜開眼睛，露出無沉重、憂戚的神色，說道：

「這是相當駭人之事，我考慮甚久，不知如何表達才好？這件事不僅關係着妳們的丈夫或情人的性命，甚至古利根藩的命運也會受到影響，妳們先明白這點之後，仔細聽我道來。」穴馬谷天劍說得直截了當。

「妳們的丈夫或情人，長谷見平馬、原武兵衞、柏木軍藏、酒井宗三郎、多賀專之介等，計劃在堀田築前大老回藩經過古利根時，暗中刺殺。」

接着，穴馬谷天劍又把五個年輕武士的計劃告訴她們，只見這五個女人的臉色轉白，神色不安起來，她們看到穴馬谷天劍一本正經的表情和激昂顫抖的模樣，怎會懷疑他的言語呢？

「也許妳們聽到了會大吃一驚，不過，爲了愼重起見……」穴馬谷天劍說著，由口袋裏取出一紙書狀。

這是五名年輕武士，爲了刺殺苛虐的掘田築前守，約定永不背叛、不膽怯所立的血書，其中還蓋有他們主人的血印。穴馬谷天劍代他們收藏著。

眼看有兩、三名女子氣憤地握緊拳頭了。當然，她們是完全被蒙在鼓裏的，現在一聽到這消息並看見血盟書，她們很可能連想到，她們的丈夫或情人的行動，近來的確有些異樣。

「如何？」穴馬谷天劍以沙啞的聲音問道。

五個女子氣息急促，尖聲地叫著：

「我們要阻止他們做這種驚人恐怖之事！」

「我敢斷定，誰也阻止不了他們，他們即使犧牲妳們，也要堅持他們的信念！」

「不！我們也不怕犧牲！」

「但是，假如妳們出了什麼意外，官府調查出原因之後，他們的性命也保不住啦！」

五個女子頓時沉默下來。不久，原武兵衞的妻子千代，好像萬分痛恨穴馬谷天劍似地吼著：

「天劍大人！時當，你爲何不阻止他們？」

「當時的情形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我考慮的結果，反正他們不會埋怨事情的成敗，只是，留下悲悽苦楚的妳們，該怎麼辦呢？想到此，我眞是於心不忍啊！」穴馬谷天劍神色黯然地說著。

忽而，柏木軍藏的妻子阿路，抱住穴馬谷天劍的腿：

「現在阻止還來得及，聰明能幹的穴馬谷天劍一定可以阻止的！不！也唯有您才能阻止他們的意氣用事！求求您！趕快阻止他們吧！」

「唉！已經來不及了！」穴馬谷天劍悵然地深深嘆了口氣，又說：「眞的是來不及了。」

「爲什麼？堀田築前大人不是還在江戶嗎？爲何說來不及？」

「堀田築前大人已經自江戶派密探來了！」

「……咦？」

「妳們應該也知道，近來幕府十分注意各藩的行動，因此，密探相當活躍，幾乎無處不有。現在，江戶的密探已來到了本藩，本藩一向相安無事啊！可見是爲此而來的。依我看，八成是他們年輕人血氣方剛、慮事不週，任意走漏了風聲，才使幕府知道了這件事！」

「幕府的密探？」女子們驚訝得全身起疙瘩。

接著，酒井宗三郎和多賀專之介的情人，用顫抖的聲音問道：

「幕府的密探目前在哪兒？」

「您怎麼知道有江戶的密探來到本藩呢？」

穴馬谷天劍似乎萬般神秘地小聲說道：

「城下草戶鎮有家名叫『橫手屋』的客棧，裏面住著兩位頭戴深草笠，雲遊四方的和尚，最近，我突然發現他們在妳們家附近徘徊，意圖探知什麼似地，我看得出來，他們是幕府的密探沒錯！」

「啊！」阿苑和千代發出異樣的叫聲，說道：

「這麼說來，數天前我看到門前站著兩位雲遊和尚，就是江戶的密探囉！」

「我也看到雲遊和尚在我家附近走動！」

穴馬谷天劍低沉地說道：

「所以，我考慮了很久，眞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回，我眞想暗中殺掉他們算了，然而，密探是否僅有兩個？又，他們是否已查明眞相，向幕府報告了？或者又和其他密探連絡過？若是如此，我殺掉他們倆，可能會惹出更大的痲煩，……妳們明白嗎？」

五名女子沉默地嚥下一口氣。

「我不知道他們已查出多少事實了……不過，事情還未發生，尚有挽救的餘地……」

夕陽西沉，在蒼茫朦朧的暮靄中，五個白皙姣好的臉蛋黯然或嘆息地仔細聆聽穴馬谷天劍的言語。

「因此……我考慮的結果，要妳們到此地來，目的是挽救妳們丈夫的命運！」

「噢，由我們？」

「是的！用妳們女人的眼淚感動幕府的密探，請求他們加以寬容，勿呈報幕府！」

「哦！」

「由我或是其他古利根的藩士來請求密探，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萬一把這件事告訴其他藩士，一傳十、十傳百，會造成羣衆的騷動，所以，只有讓妳們來承擔這項任務了！我很煩惱，不知效果將如何？總之，除了由妳們以滿腔赤誠和眼淚向幕府的密探祈求之外，別無他法……」

「嗯！我們試試看吧！」這五個女子狠狠地咬牙，彷彿下了無比的決心。「無論如何，我們一定盡力阻止事情的惡化！」

「願意試試嗎？」穴馬谷天劍的眼睛好像吐出青色火焰般，看著那些惹人憐愛的女子，顯示出勇敢無畏的表情，不禁爲之心動。然後，舔了舔自己的舌頭，又說：「這件事絕對不能告訴妳們的丈夫或情人，若是被他們知道了，也許他們會衝動地殺死密探，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知道麼？」

這個計謀想得眞是週到啊！

穴馬谷天劍再次囑咐道：

「不！他們在殺害密探之前，一定會先殺死我穴馬谷天劍。他們會想，本來是要我領導他們完成這項壯擧的，結果，我反而背叛了他們……固然他們尊重我、信任我，不過，到了這般地步，爲救妳們和妳們的丈夫、情人，我不得不如此……」

黯淡灰沉的古利根河畔更蕭索了。

五個女子，萬分感激地磕著頭，連聲說道：

「謝謝您！謝謝您！天劍大人！」

四

暮色蒼茫裏，兩個雲遊和尚由城下草戶鎭的「橫手屋」客棧出來，閑散地漫步著，忽而——

「喂！」有兩個女人喚住他倆。

他倆猛地回頭，女人們說道：

「有件事，我們想求求您！」

「請求我們？什麼事呢？」雲遊和尚不解地問。

「請和我們來就知道了！」

兩位雲遊和尚互望一眼，只見那兩名女子，在秋日的黃昏裏，眼眶中含著盈盈的淚光，正認

眞地望著他倆。

「好，走吧！」

於是，這兩位雲遊和尚被帶到古利根河畔，那兩名女人，張望四週，好像唯恐被人發現似地，而且，一人在前，一人在後，似乎怕他倆離去。

眼看，河邊的蘆葦叢裏，已有三名女子等候著。

「噢，共有五人！」

「可不是，都是女人！」

這兩位戴著深草笠的雲遊和尚不再言語，只是晃一下身體，表示不解之狀，然後靜靜地站著。

五個女人圍了過來，如五花瓣似的，坐在他倆的身邊。

「你們兩人——」一個女人說著，却又打住了。

於是，另一位用嘶啞的聲音，謹愼地問：

「你們是江戶來的密探大人麼？」

這兩位雲遊和尚非常驚訝，其中一位厲聲說道：

「妳們是什麼人？」

從他們說話的語氣聽來，他們根本不是普通的雲遊和尚。
阿苑說：「我們是古利根藩士的妻子！」
「藩士的妻子？有何貴事？」
「是……你們為何到古利根藩來？」千代問。
兩位雲遊和尚顯然被這話問得有些張皇失措而且不太高興了。他倆連忙問道：
「妳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我們的事嗎？」
「我們的事不能任意說出來的……古利根藩的妻子，為什麼要問我們的事？」
五個女人聽到這分不出苦笑或冷笑的聲音後，有些不安了。
有人小聲地責備道：
「不能這麼問他們啦！」
於是，另一個女人說：
「我們只是想請求你們倆寬容……」
接著，她們五個人，妳一言我一句地，語無倫次，淚眼婆娑，一發不可收拾地說將起來。
這兩位「幕府的密探」大致了解她們的話了，原來她們的丈夫計劃要行刺田築前大人。
因此，她們欲加阻止，聽說幕府的密探已得知此事，於是，她們特地前來，要求他倆寬容這

件莽撞之事……等等。
「噢！」
「啊！」
他倆未多言語，只是用短短的氣息應著，不過，他們倒也能套出她們的全部情形來。其中一位問：
「如果我們不答應，妳們要怎麼辦？」
聽到此話，五位女子分別由懷裏取出七首，置於地上，狀若威脅地嚷道：
「我們就在這兒自殺！」
突然，有個雲遊和尚回頭看著堤防，呢喃道：
「奇怪！那……」
只見堤防上也出現了兩個雲遊和尚，朝著他們這裏慌張地跑過來，在離他倆約十公尺處，停下來，問道：
「喂！你們兩人是誰？」
「唉！看錯人了！」
他倆和這羣女人都不了解那兩位雲遊和尚的意思，不過，女人們好像驚慌起來了。

晚來的那兩位雲遊和尚，問女人們：
「喂！女人啊！妳們說了什麼啦！」
「幕府的密探是我們，我們才是眞的密探啊！」
五名女子彷彿楞住般，僵立著。那兩位雲遊和尚再說道：
「你們兩位是什麼人？既然你們已經聽到女人們的話，就……」
「不許你們活著回去了。」
先來的兩位雲遊和尚發出了嘲笑聲，不過，一看見後到的兩位雲遊和尚，取出帶鎖鏈的鐮刀，便止住了笑聲，細聲說道：
「原來他們是……」
「嗯，他們不是伊賀者嗎？」
突然兩條鏈子，劃了一個大圓圈，向他倆的腰部橫掃過來。
若是普通人，必定會被擊中。可是這兩人閃電般地伏在地上，於是，兩把帶鏈的鐮刀在空中交纏地扣住了。那兩位操作鐮刀的雲遊和尚正慌亂之際，伏在草地上的兩個雲遊和尚立即以噴射的速度，斜斜地躍上來。說時遲，那時快，兩個持鎖鏈鐮刀者的喉嚨已被刺中，鮮血如泉！應聲而倒。

先來的雲遊和尚望著臥地的兩具屍體，互相點頭，說道：
「這兩人也眞是大膽！竟敢冒充密探！笑死人了！」
然後，他倆用蘆葦的白穗擦去刀上的血漬，回頭望著那五個女子，在晚風吹拂下，五名女子如幽靈般，失神地僵立著。於是，他倆溫和地說道：
「我了解妳們的困惱！」
「放心吧！但是千萬別輕舉妄動！」
說完，輕快如雁般，朝鎭上跑去了。

五

且說，穴馬谷天劍聽到臉色蒼白、嬌喘微微的阿苑的報告之後，大爲震驚，頗不置信地呢喃道：
「天！怎麼會這樣？怎麼會……」
原來穴馬谷天劍所說的兩位幕府密探，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因爲去年有兩位浪人來到他的住處，請求他指導劍術，但是，穴馬谷天劍看得出來，他們兩人是忍者。只說他們兩人想在古利根藩謀份差事，現在，穴馬谷天劍終於把他們倆派上用場，假裝是幕府來的密探。

穴馬谷天劍的計謀是：一方面要這五個女人去央求密探；另一方面由他去向官府告密，逮捕那五個壯士。這麼一來，這五個壯士必會被處刑，而且這五個也必定十分懊惱和痛恨穴馬谷天劍。不過，穴馬谷天劍已經想好答辯之詞了，他會告訴。她們，由於她們看錯人，洩露消息，所以才有這樣的悲劇產生。然後他再以女人自責和苦惱的意識，將之軟禁。也許她們之中會有人引咎自殺，但是，總不會全部自殺吧？這樣，他的願望便能實現了。

穴馬谷天劍雖然如此計劃著，却沒想到會造成這種意外的事件。眞是巧合啊！草戶鎭又來了另兩位雲遊和尚，以至於女人尋錯對象，將事實告訴了他倆，而且，這兩人似乎就是眞正的幕府密探！

穴馬谷天劍想到此，不禁全身顫抖，害人不成反害自己，看來，他眞是做出自投羅網的傻事來了。

「唉！糟糕，竟然變成這樣！」

穴馬谷天劍猛敲著自己的頭，又對阿苑說：

「不過，這件事絕對不能讓妳們的丈夫或情人知曉，萬一他們知道，一定會切腹自殺的。沒關係，我再想其他辦法，妳們冷靜地等候消息吧！並將此話轉告其他四位。」

當晚，穴馬谷天劍立刻趕至草戶鎭的「橫手屋」客棧，但是，聽掌櫃說，那兩人在傍晚就帶

著行李走了。穴馬谷天劍心想：他們可能回江戶去了。

這樣一來，不僅危及五名壯士的性命，連他自己也難以脫身了。

於是，穴馬谷天劍立即召來那五名壯士，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他們，並說：

「你們是否在酒店或其他地方，不小心談論到幕府的暴政，以至於引起幕府的注目？」

穴馬谷天劍的表情沉重而悲淒，他環視那五個不知所措的年輕武士，緩緩說道：

「假如江戶命令下來，要逮捕你們五人，非但你們的性命不保，連本藩也跟著覆滅了，我想，你們不如早點向御家老自首！總之，你們必須暫時不露面，這樣才能維護本藩的安全，萬一江戶幕府怪罪下來，本藩可以『不知情』的理由，再三拖延，待事情緩和之後，再作打算！」

說完，穴馬谷天劍慨然地抬起他棕紅的眉毛，鄭重地又說：

「你們在任何詢問的情況下，絕不能說出我的名字，這並不是說我企圖推卸責任，而是，我要繼承你們未完成的壯志，當古利根藩的『荆軻』，爲民除害！」

這是他們最尊崇、佩服的話，有誰會妄加懷疑。柏木軍藏和原武兵衞感動地發出嗚咽聲，緊握住穴馬谷天劍的雙手，嘶啞地說道：

「都是我們過於莽撞、慮事不週，才會發生這種意外的挫折，萬一遭到不幸，也是死有餘辜的！」

「大人！以後就委託您了！」

五位壯士淚光晶瑩地道別穴馬谷天劍後，立即到國家老的官邸自首。穴馬谷天劍心中暗自慶幸，原本就要惹上的危險、困難，很快又被消除了。

翌日，穴馬谷天劍故意理直氣壯地詢問那五位女子：

「幕府的密探已經知道了此事，所以，我叫他們去自首，暫時不能露面，雖然他們被囚禁，但是，爲了維護古利根藩的生存，必須這麼做……唉！這都是妳們不小心，找錯了人，把秘密洩露出去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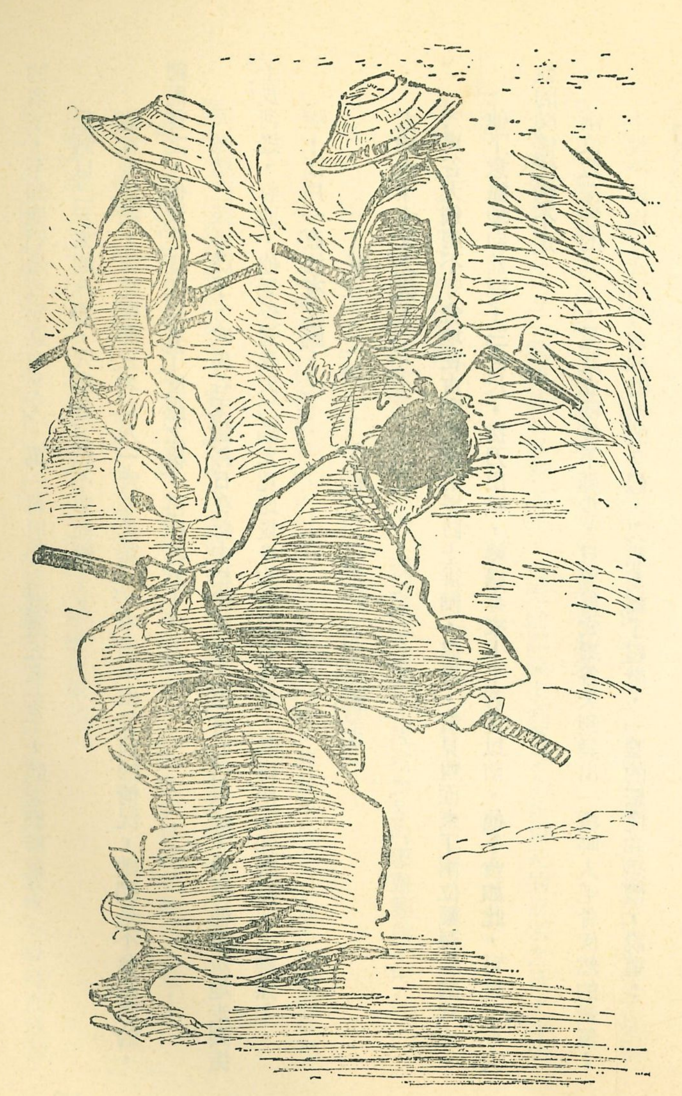
五名女子聽完穴馬谷天劍的話之後，似乎萬分自責般，無言以對。

於是，穴馬谷天劍的計謀又得逞了，一方面他得以保全性命，二方面也可以推卸責任。他想，這五名壯士已經和他們的妻子情人分隔了，不久，五名壯士必會受到處刑。換言之，到目前爲止，他的計劃一直相當順利，只要她們上次找錯的對象不是幕府的密探就好了！

發生這件意外之事，一切都改變了。

那兩位眞正的幕府密探爲何到古利根藩來？或許他們也已查明了此事的眞相呢？

看樣子，事已敗露，幕府不久就會怪罪下來的！若是如此，那，他必須去告訴國家老，對幕府的垂詢，一律佯裝不知。但是，這辦法行得通嗎？雖然他囑咐過那五名壯士，絕不能洩露出他



的名字，不知他們是否能遵守？又，萬一幕府不放過這五名女子，該怎麼辦呢？

想到自己未來的命運，穴馬谷天劍不寒而慄了。

他曾考慮過，乾脆帶那五名女人一齊逃走算了，不過，依目前的情況，她們是不會答應的，總而言之，他決定等江戶有了反應之後，再作打算！」

天劍塾已經停課了，穴馬谷天劍終日在塾中枯坐冥想，也會心煩氣躁，於是他信步地走到街上及河邊，忽而，他覺得這春天的陽光竟比夏日的嬌陽更毒辣，晒得他不知所措、六神無主。

唉！江戶一直沒有反應！

* * *

大約過了十天之後。

穴馬谷天劍總不守舍地在古利根河的堤防上徘徊，忽而，看見對面來了兩位戴深笠的武士。

他下意識地向前躍了三公尺，拔刀出鞘，轉過身來——若是以前，他不會如此，可是，今天他的神情恍惚不定。

兩位戴深笠的武士，見狀立即停下腳步，只覺得穴馬谷天劍發出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殺氣！

十幾秒鐘後，穴馬谷天劍魁梧的身體，突然萎縮了起來，一臉的驚慌和恐懼，說道：

「對不起！」

然後，匆忙慌亂地逃逸而去了。

穴馬谷天劍事後分析——當他發現那兩名戴深笠的武士，而縱身一躍、作勢招架，完全是劍客下意識的警覺動作，同時，他發現到，那兩名武士是忍者。

忍者的身上，會發出一種特殊的忍者之味，這是他認識上回那兩名被殺死的忍者之後，才明白的道理。

然後，穴馬谷天劍又想到：

「這兩位不就是幕府的密探嗎？換句話說，就是那五個女人找錯對象的雲遊和尚。」

穴馬谷天劍是連想到這一點，才全身顫抖、萎縮、落荒而逃的。

本來，穴馬谷天劍要殺死他們兩人的，可是，突然念頭一轉，卻做了他本身從未有過的怯懦行爲。

話說這兩位戴深笠的武士，看著穴馬谷天劍狼狽逃去的身影，不禁呢喃道：

「啊！差點沒命了，當初他拔刀之時，如果立即揮砍過來，恐怕我們早就魂歸西天啦！」

「可不是麼！好厲害的劍客，不知他是何等人物？」

仔細一瞧，這兩位武士正是根來御小人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

數天前的那兩個雲遊和尚也就是他們倆。他們來到古利根藩並不是發現古利根有異樣而欲探

查，是根本孤雲告訴他們：「近來，由於幕府的政策過於嚴苛，某些藩裏難免存有不滿的暴動分子。不久，大老堀田築前守就要回故鄉去，爲了安全起見，必須派一些密探沿途留心查看！」

但是，沒想到，突然由一羣女人的口中，獲悉欲行刺堀田築前大老的情報！

於是，秦漣四郎留在古利根藩觀察，而吹矢城助快馬加鞭地趕回江戶報告，江戶的命令是：

「關於行刺大老的計謀，可能不止那五個人的行動而已，必須徹底查明他們的背景與眞相。」

根來孤雲同時還吩咐：「要找出廢棄古利根藩的證據來！」

於是，吹矢城助由江戶帶著新使命趕回古利根藩，這期間秦漣四郎調查出，那五名女子的丈夫和情人，在事發的當晚就失踪了，此外還有許多令人費解的問題。最奇怪的是，他發現有人冒充幕府的密探，而且，還有人叫藩士的妻子將行刺的陰謀告訴密探。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些女人眞實而可憐的眼淚，眞是叫人心疼因此，除非必要，否則，他不想逮捕她們來詢問。

秦漣四郎又想：

「不過，在提防上的那名劍客又是誰？」

六

穴馬谷天劍，四十餘年來的克己禁慾、苦心修練、高風亮潔、孤獨的心志，都到那兒去啦？

誰也料想不到，一陣色慾邪魔的妖風，使他的節操盡失，而逐漸墮落了，他的不可自拔就像雪塊紛紛滾落山谷般．有增無減。現在，別說他是堅守「武士道」的劍客了，連他自稱的「日本的荆軻」都成了一種莫大的諷刺！

回想當初在堤防上與江戶的密探碰面時，若是他內心清淨無邪，這兩位密探在來不及防備之下，必遭殺刼了，可是，他一直是魂不守舍、憂心忡忡！

在他的下意識裏，抹上了一層恐懼的陰影，以至於雖然他的劍法十分高明，可是在與人交鋒之時，却不由地喪失自信，取代的是莫名的驚慌和惶恐。看來，天眞正傳神道流的劍術，好像完全消失了。

存在他心中的是，僅生存下去的慾望，而且他固執著，無論如何一定要將那五名女子佔爲己有。

數天後的傍晚，穴馬谷天劍瞥見有兩位戴深笠的武士，正在天劍塾附近走動。

突然，穴馬谷天劍血脈賁張，然後又打了個寒噤，經過數秒鐘的恐懼、苦惱和慌亂之後，他

步伐蹣跚、精神恍惚地來到對方面前，用嘶啞的聲音說道：

「你們是不是江戶來的密探？」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這才發現，前天在堤防上遇到的劍客，原來就是德高望重的穴馬谷天劍。但是，他們還不知他與那五個武士共謀行刺之事，只覺得他的行跡頗爲可疑。而今，他們看到穴馬谷天劍在知道他們是密探的身份之後，竟露出無比驚惶的眼色，心中不覺地一震！

穴馬谷天劍又說：

「我告訴你們一些你們所希望知道的事吧！」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眼睛定定地看著他，不答腔。

穴馬谷天劍只好再說：

「你們是否想廢棄古利根藩？」

眼看穴馬谷天劍上抹上一層黯淡的灰藍，只有鼻子紅通通地。他語無倫次地說道：

「我讓你們完成任務，但是你們也要答應我的條件！」

穴馬谷天劍繼續說道：

「五名刺客目前躲在藩內，假如幕府追究下來，古利根藩答覆說：『我們已將刺客處刑了！』那麼，幕府必無理由再刁難，你們也無法達成廢棄古利根藩的任務。現在，倘若我告訴古利根

藩的重臣：『萬一幕府派使者來，就回答道：五名武士已經逃走了，古利根藩正在嚴加追查中，至於爲什麼逃走，你們並不知情！』如此一來，我就悄悄地帶你們到藏匿五名刺客之處，人犯在你們手中，古利根藩的重臣自然無話可辯了。

此外，我會把刺客的計謀證據交予你們，讓古利根藩無法推卸責任。不過……我有個條件！」

這時，穴馬谷天劍的眼光裏有一種爛醉痴迷的神情。

「反正五名刺客的悲劇早已註定了，而古利根藩的命運也不知會變得如何，但是，你們必須答應拯救這五名刺客的妻子和情人的性命！並允許我帶她們逃走，這五名女子已無依無靠、孤苦伶仃，我有責任保護她們！」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曾聽說過穴馬谷天劍，品格清高、正氣凜然，而今，聽了穴馬谷天劍一席話，倒也覺得頗有道理。

穴馬谷天劍接著又說：

「假如你們不答應，我立刻殺害這五名刺客，湮滅一切證據，怎麼樣？」

「等七天後再答覆你！」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回答。

在這七天之內，吹矢城助留在古利根藩，而秦漣四郎則趕回江戶請示。堀田築前守透過根來

孤雲所下的命令是：「接受穴馬谷天劍的要求，一切照計劃進行，江戶會很快地派使者前去查問！」

不錯，一切進行得相當順利。當江戶派來的使者查問之時，古利根藩的重臣一直推說不知情，於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藉著穴馬谷天劍的幫忙，把五名刺客帶出來，並唸出穴馬谷天劍交予他們的血盟書。頓時古利根藩的重臣們面色如灰、無言以辯。

＊　＊　＊

天和三年十月，古利根藩四萬二千石被取消。

五名魯莽衝動的年輕武士，當然是被處以死刑了。

眼看穴馬谷天劍就要帶著五名女子逃走了，因此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嚴肅地警告他：

「穴馬谷天劍，幕府答應將這五名女子交予你，但是，你千萬不能半途將她們棄之不顧，萬一有什麼變故發生，我們一定會找你追究的！」

穴馬谷天劍卑鄙地磕著頭，並忍不住地獰笑了起來說道：

「放心吧！我絕對不敢違背幕府的旨意，絕不會拋棄這五個女人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用氣憤而輕蔑的眼光，目送他們離去……忽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若有所悟地明白了穴馬谷天劍的眞面目了，不禁失聲大叫：

「啊！他是個背叛者！」

「不錯！行刺陰謀的幕後者是他，而我們現在才明白！」

「唉！糟糕！我們全上當了！」

「爲了他個人的私慾而弄垮整個古利根藩……幕府的政策也眞是……」

兩人滿是疑惑和悲傷地搖首嘆氣。

「沒想到，世上竟有爲女色而毀掉鄉族的人！這眞是史無前例！唉……」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相使了一個眼色。

不久，隨後跟到的是，數天前就來到古利根藩的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他們奉命去追穴馬谷天劍！

七

一切讓世人去批評吧！

穴馬谷天劍得意洋洋、心滿意足了。

他們坐上了利根河的渡船，穴馬谷天劍垂涎般地望著船中的五名女子，厚著臉皮大聲唱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他的意思是，他要由奧州路北上而去，永不再回古利根了，往後，無論旅途多遙遠、歇宿於何地，那對他而言，都將是幸福美滿、愉悅而快慰的了……

然而，這五名可憐的女子聽了這悲壯的歌詞，心痛如絞，像幽靈般楞楞地坐著，她們不敢再回顧往日種種情境，而且對未來也感到迷茫無助，此時，腦子是一片空白和虛渺，望望浩浩江水，任憑自己漂浮而去了。

穴馬谷天劍看著她們姣好而悲淒的神色，心中不禁愛憐了起來，他大聲地自言自語著，好像故意要讓她們聽到似的：

「這一次的悲劇全是妳們造成的……不過，我也不打算再責怪妳們了。事實上，叫妳們去向幕府的密探請求寬恕之事。我也有責任，唉！我們同是罪人，同乘罪惡之舟啊……」

每次穴馬谷天劍說類似這樣的話時，這五名女子有的就會痛苦地掩耳蒙面，彷彿一道無形之鞭，狠狠地打在她身上，叫她渾身抖顫、痛楚。

奧州路寒風刺骨，他們上岸後，頂著冰凉的朔風前進，突然，穴馬谷天劍的背脊有一道寒氣襲過。

「奇怪！」穴馬谷天劍提高了警覺，不過旋即就明白了。「原來是幕府的密探跟踪而來！他們大概是唯恐我半路拋棄這些女人吧！雖然他們有義務這麼做，可是，也未免太辛苦了些，哈！

叫我別遺棄她們?放心吧！即使要我放棄，我也相當捨不得呢！阿苑的爽朗、千代的豐滿、阿路的哀艷，以及兩個純淨無邪的處女！哈！哈！」

穴馬谷天劍看著她們，突然覺得奧州路春風洋溢、鳥語花香，萬般的興奮油然而生。他衝動得想邊走邊摟著她們嬌柔的軀體。

如今，他才發現，過去那些孤高清雅的節操全是枉然的，想到後半輩子的幸福愉悅，就像饑餓者見到豐盛美食般，忍不住垂涎三尺。

總而言之，此刻的穴馬谷天劍感到從未有過的滿足。

當晚，在客棧裏，穴馬谷天劍要大家同宿於一個房間，又說：

「從今以後，我們同乘罪惡之舟……要同舟共濟啊……反正大家都是罪人了再也不必對罪惡之事感到可恥，脫光衣服吧！」

「快！大家脫下衣服，緊抱著我睡覺吧！」

穴馬谷天劍邊說邊脫下自己的衣物，然後用舌頭舔一舔嘴唇，牙齒還發出了碰撞之聲。

穴馬谷天劍說完，抓著距他最近的原武兵衛之妻千代，扯光她的衣服。

「啊！」千代發出一聲尖叫。

「我不是人了，我是禽獸！」

說完，她竟撲向穴馬谷天劍的身上，緊緊地摟著。

「喔！喔！」穴馬谷天劍發出無比歡悅之聲，揉搓著千代潤滑雪白的肌膚……

突然——

「啊！」穴馬谷天劍低頭注視著自己的下體，不由得驚呼出聲，他那根男性的象徵，一路上原是好端端地，怎麼現在正臨緊要關頭，却一反常態？不僅如此，反而變得狀若稚兒！

不久——阿苑和阿路也很快地脫光了衣物湊過來。

現在，有三個女人壓在穴馬谷天劍身上了，穴馬谷天劍望著站在一旁目瞪口呆的兩個處女，她們兩人的面頰逐漸酡紅，眼睛開始流露異樣興奮的光彩，然後，慢慢地走近穴馬谷天劍，用粗暴狂野的動作，纏住他的脚。

「呵……呵……」不知哪個女人笑了出來，那笑聲聽起來，好像精神已有些異常了。

翌日清晨，穴馬谷天劍首先睜開惺忪之眼，昨天晚上他因性無能，又急又惱，以至於昏沉沉地暈了過去。

而今，藉著蒼白而冷峻的晨光，看到那五名女人，有的張嘴緊摟著他，有的眼眶發黑、有的打鼾熟睡……再看看自己的寶貝，不禁懊惱道：

「媽啊！怎麼只賸三分之一了？眞搞不懂啊……也許是上天有意懲罰吧？或者是我穴馬谷天

劍才要解禁時，却已經到了性無能的階段了？」

離開客棧後，他們繼續趕路，繼而，穴馬谷天劍像夢遊病患一般，茫茫然地走著。

不久，夜晚又來臨了，情況和前一天晚上雷同，穴馬谷天劍甚至比前一天晚上更絕望和苦惱。

對穴馬谷天劍而言，這條又冷又長的奥州路，眞像地獄之道，叫他有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蒼茫淒楚。他的身邊始終有五位漂亮的幽靈，緊追不捨。

別人看見他們一行人，可能會覺得女人們熱情、活潑而美麗，至於走在其中的穴馬谷天劍，却像一具恐怖的髑髏般，令人不寒而慄！

從前名震一時的大劍客——穴馬谷天劍，從此在人們的心中黯淡了、死去了！

猿公主

一

一年之後，也就是貞享元年的春季。

某一天，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被首領根來孤雲喚去。他倆一抵達根來孤雲家，就發現根來孤雲、阿瑩、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等人，已經坐好在等他們了。

不過，最讓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矚目的是；他們五人圍坐著的一盆花和一隻狗。

那是隻烏黑捲毛的小狗，腿脛短小，幾近於無，不斷地搖著尾巴，模樣兒既可愛又可笑，而盆景則開了四、五朵同樣的花，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觀察了數分鐘後，才發現那是茶花，然而，花瓣却是綠色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著這兩樣奇物，問道：

「這到底是什麼?」

「這兩種東西，是巨摩甲斐守大人贈予堀田築前大人的禮物……據說，巨摩甲斐守已經送一對給將軍了。」根來孤雲說道。

「巨摩藩內有這種短腿狗和綠色茶花嗎？」

「當然是有才會獻上來的。當巨摩藩的江戶家老柳澤兵之進，送這兩樣東西來時，曾說是改良的品種。由於太珍奇了，我才向堀田築前大人借來觀賞。」

根來孤雲說着，環視着大家。他的眼光並不是叫大家看珍奇的動植物，而是即將付予新的任務。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有感於此，連忙正襟危坐。

「巨摩藩不知為什麼要獻上這些禮物？」根來孤雲說：「我們不必揣測這些，但是，堀田築前大人說，巨摩藩向來就有些怪異！」

阿瑩可能是被父親叫來看這兩樣奇物的，現在，她不等父親暗示，就悄悄起身離開了。

「什麼事怪異？」五明陣兵衛問。

根來孤雲慢慢地回答道：

「這五、六年來，巨摩甲斐守大人的孩子，往往不及五歲便夭折了，所以，巨摩甲斐守大人至今尚無嫡子。」

鵜殿法印隨即問道：

「是不是這些孩子的死因有點離奇？」

「不！長子罹患感冒而死；次子掉進池塘裏淹死；三子因痢疾而死，這些死因並不離奇……可是……」

事實上，依當時的情況而言，諸侯的兒子死了五、六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據說，那些孩子們……」

「怎麼啦？」

「一個是兎唇、一個是啞巴、另一個是白痴。」

「哦！」寒河十方齋問：「都是同一位夫人生的嗎？」

「是，每個孩子都是江戶的夫人所生。」

「這位江戶夫人沒有兎唇吧？」

「當然沒有！巨摩甲斐守的江戶夫人長得清雅秀麗、聰明能幹……我想，這些孩子的不幸，如果不是意外災害的話，原因可能出在藩主身上！」根來孤雲苦笑着，又說：「巨摩甲斐守大人的體格和智慧都不像是藩主，這麼說也許太冒昧了些，不過，說眞的，他和江戶夫人比較起來，眞有天壤之別……話又說回來，世界上像這種平庸的男人着實不少，而我剛才說問題可能出在藩

主身上，只是玩笑之詞罷了。」

根來孤雲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繼續說：

「堀田築前大人看到這奇異的花和狗之時，忽然想起我剛才告訴你們的那些事，因此，對我說：『這隻狗和這盆花可能和亘摩守的孩子夭折無關，但是，亘摩家的確有些怪異，你們立刻去調查看看！』於是，我借來這兩樣奇物，讓你們觀賞。」

此時，五明陣兵衞等五個人，又看着那隻短腿狗和那盆綠色茶花。

不知亘摩家是阿諛奉承呢？還是一番好意送這禮物來給堀田築前大人？總之，這多此一舉之事，反而給他們帶來麻煩了。

根來孤雲接着又說：

「我們仔細追查下去，一定可以調查出什麼原因！」

根來孤雲的眼光雖然冷漠，却帶有笑意，看來他是非要確立根來御小人在德川幕府家的密探地位不可了。

突然，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心裏掠過一道陰影，忐忑不安起來。原來他們想到了上次古利根藩的案子，分明知道穴馬谷天劍是背叛者，却還放掉這種卑鄙的叛藩者，而廢棄整個古利根藩。如今，這個密探任務，使他們覺得良心不安，無可暢懷，雖然首領根來孤雲還沒付予新的任

務，不過，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肩膀上，已有沉重的負荷了。

「我已經略作調查過了，亘摩藩看來的確有異樣之處！」

「異樣？什麼異樣？」

「亘摩甲斐守的江戶夫人，是亘摩藩內國家老的女兒；而亘摩藩內的阿胤夫人，是江戶家老柳澤兵之進的妹妹。」

「嘿！有這麼巧啊？」

「柳澤兵之進大人的身份本來是極低的，如今已升爲家老的地位，據說，在諸藩的家老之中，他是數一數二的才幹之士。」

如此說來，亘摩藩的裙帶關係還眞不簡單呢！

「首領！」鵜殿法印問：「江戶家老是柳澤兵之進大人嗎？」

「對！你想到了什麼？」

「他是不是和柳澤彌太郎同一族？」

「不錯。」

柳澤彌太郎才二十九歲，原是柳營的侍僮，由於他精明能幹，近來頗受將軍之寵，而且，也成了幕府大臣們的矚目人物。

「因爲如此，堀田築前大人說……」根來孤雲停頓下來，注視大家，說道：「亘摩藩有怪異之處需要處理，不過，亘摩甲斐守大人不久便要由江戶回亘摩藩了，所以，也許要你們五個人一同到亘摩藩去。」

「是。」

「秦漣四郎、吹矢城助！」根來孤雲微笑而溫和地說：「我和五明陣兵衞等，有話要談，你們兩個暫時離開一下吧！」

根來孤雲愛憐地目送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離去。然後，小聲地對三個根來組的重要人物說：

「今年的夏天，我們根來御小人，將成爲正式的幕府密探。」

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和寒河十方齋聽了，不禁睜大了眼睛。

根來御小人一直聽命於大老堀田築前守，在諸國諸藩中辛勤奔波、夙夜匪懈，但是，他們只不過是堀田築前守的密探而已。現在，根來孤雲宣布這項消息，必定是堀田築前守有什麼暗示了。根來孤雲又說：

「同時，我也有卸職隱退之意，因此，想把根來首領的任務交予秦漣四郎或吹矢城助，換句話說，想由他們兩人之中選擇一個當我的女婿，但是，目前我還無法決定，不知你們認爲該選哪個才好？」

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和寒河十方齋三個人互視着，然後湊向前去，和根來孤雲討論了起來。

二

雖然，根來孤雲叫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離開，而留下三個長輩密談，但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並不覺得怪異或不悅。因爲，五明陣兵衞是他們的長輩，而且又是傳授他們忍術的恩人。

他倆固然無法揣測密談的內容，不過，可以想像得到，這次的密探任務顯然非比尋常，也嚴重多了。

此次調查的對象是和柳澤彌太郎有親戚關係之人，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又想到，根來孤雲提到這個人時，臉上的表情似乎不太尋常。

記得他們第一次見到柳澤彌太郎，是在江戶城的駕籠台，也就是首次拜謁將軍之時。那回將軍和堀田築前大人正在談話，柳澤彌太郎雖是卑微的侍僮身份，卻敢自作聰明地插嘴，使得堀田築前大人有些不悅，最後，還是將軍指責道：「不要再說了，彌太郎！」才使場面的氣氛緩和下來。

當時他們就知道站在將軍身旁，長得英挺俊秀的侍僮叫做柳澤彌太郎。不過，由於柳澤彌太

郎一直和他們的密探工作扯不上關係，因而他的名字和形像早被遺忘了。如今，這位桀傲精明的侍僮在數年內升遷急速，終於備受幕府的注目，這次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又再次地聽到他的名字了。

柳澤彌太郎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甲斐服侍武田家，到了柳澤彌太郎的祖父那一代，才隸屬於德川家，那時他們僅是年俸一百六十石的小官，柳澤彌太郎當將軍的侍僮時，年俸是三百石，在兩、三年之內，柳澤彌太郎憑着他的俊貌與機敏，深受將軍之寵，年俸已高陞至一千零三十石了。聽說，最近將軍諮問政治時，和柳澤彌太郎商議的次數，多於大老掘田築前守。

由於這次探索的對象是巨摩藩的江戶家老，和柳澤彌太郎同族的親人，因此，根來孤雲的擔憂也是必然之事。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已深深地感到此次任務的不平凡。

＊　＊　＊

於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在五明陣兵衞等三位前輩的指揮之下，開始探查巨摩藩。他們調查的問題如下：

一、據說巨摩甲斐守的孩子均有缺陷，是否確實？

二、這些孩子的夭折，是偶然抑或有人陷害？

三、巨摩甲斐守的江戶夫人，是國家老的女兒；而藩內的夫人，是江戶家老的妹妹。巨摩甲斐守處於這樣的裙帶關係中，不知有何感受？

四、江戶家老柳澤兵之進，雖與將軍的寵臣柳澤彌太郎同族，可是，他們之間的來往是否相當密切？

五、巨摩藩爲何要改造珍獸奇花？

根來御小人探查的結果是——

關於第一點，巨摩甲斐守的孩子的確都有缺陷，但是原因不明。甲斐守本人雖平庸，却沒有任何病症或異樣，至於，江戶夫人則是一位具有傾國傾城之貌的美女。

關於第二點，孩子的夭折之因也不甚清楚。五明陣兵衞說：「如果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人企圖謀害的話，那麼三個孩子的死，究竟對那個謀害的人有什麼好處？」

秦漣四郎回答道：「也許那是……別的愛妾嫉妒吧？假如甲斐守的愛妾有孩子的話，可能因繼承之事……」

「藩主沒有其他孩子了，也沒有什麼妻妾，除了江戶的元配夫人之外，就是藩內的胤夫人。」鵜殿法印說。

「可是，聽說藩內的胤夫人也沒有孩子啊！」寒河十方齋頗感訝異地說，「每次藩主的孩子

夭折之時，江戶家老柳澤兵之進都碰巧不在江戶。不知道會不會和這點有關？」

「咦？」鵜殿法印張大了眼睛，說：「你是說柳澤兵之進與這件事完全無關？」

五明陣兵衞隨卽說道：

「不！每個孩子夭折時，江戶家老都不在，這點值得懷疑……剛才我說，三個孩子的死對謀害之人有何好處，我的想法和秦漣四郎一樣，也許是胤夫人爲了繼承之事蓄意謀殺的，還有，胤夫人的哥哥是江戶家老，每次孩子發生不幸時，江戶家老都碰巧不在，這不是很奇怪嗎？」

寒河十方齋接着用訝異的表情說道：

「更奇怪的是，每次孩子發生不幸時，國家老巨摩刑部也正好出差到江戶，他是孩子的祖父。」

「……」

關於第三點，巨摩甲斐守處於這樣的裙帶關係，無人能了解他究竟有何感想，只知道他深愛着那位江戶夫人。

每個藩主要娶元配夫人時，往往挑選京都藩主的女兒或其他諸侯的女兒，可是，巨摩甲斐守一心只愛那國家老的女兒。

「這位江戶夫人値得巨摩甲斐守如此做！」鵜殿法印說。

寒河十方齋旋卽露出諷刺的笑容，說：

「再遲鈍的人，也有欣賞女人的眼光啊……很多人雖然不會欣賞繪畫、音樂等藝術，但是對漂亮聰慧的女人却都有共同的欣賞力，眞是奇妙！」

至於第四點，柳澤兵之進和柳澤彌太郎的確是同屬一族，不過，他們很少往來了。照這麼說起來，柳澤彌太郎陞爲將軍的貼身寵臣以來，並未重視那巨摩藩一萬五千石的江戶家老……根來孤雲聽到這項報告後，露出非常失望的表情。

最不能瞭解的是，第五點，爲何巨摩藩要變造珍獸奇花。

不久，四月已至，巨摩甲斐守準備回巨摩藩去了。

根來御小人悄悄地觀察巨摩甲斐守離開江戶官邸的情景。

只見那位送巨摩甲斐守出門的江戶夫人，氣質高雅，淸秀典麗，相形之下，巨摩甲斐守便黯然失色了。巨摩甲斐守的個子矮小，背稍佝僂，皮膚黝黑，雖然才三十幾歲，却像一個發育不良的少年，無精打采，腦筋不太靈活，如果卸去那代表藩主身份的錦衣華服！別人可能會誤以爲他是打雜的工人呢！

巨摩甲斐守依依不捨地說道：

「夫人！我要走了！」

從他那長而尖的下巴，發出口齒不太清晰的聲音說：「忍耐一年吧！我和妳一樣，要咬緊牙關忍耐！」

這樣反覆地說了數次後，才勉强坐上轎子，可是，隨即又站起來，彷彿還有不少言語要交代似地，坐立難安，眼眶裏濟着盈盈淚水，離別之情，令人感動。

不久，回藩的隊伍出發了，亘摩甲斐守啓開轎門，探頭頻頻揮手，百般依戀。

再說那位和亘摩甲斐守同行的江戶家老柳澤兵之進，模樣和柳澤彌太郎有些相似，都是俊秀的男子，看起來英挺瀟洒，誠懇和藹。因此，根來御小人都覺得自己實在不該對他產生懷疑的念頭。

五個根來組的江戶密探暗地跟踪回亘摩藩的行列。

雖然，柳澤彌太郎和柳澤兵之進的關係已疏遠多時，但是，根來孤雲認爲，爲了預防萬一，還是繼續追踪才好。

以往，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隨三位前輩到遠方進行探查任務時，在途中三位前輩都會親切而殷勤地教導他們忍術，這一回當然也不例外，不過，三位前輩的眼光裏都含有無限期許和關注的表情。

比方說，吹矢城助在八王子客棧裏，不小心吃壞了肚子，寒河十方齋便特地留下來，細心地

照顧他數日。此外，在甲府時，鵜殿法印不知什麼緣故，帶着秦漣四郎到風月場所，說道：「現在要教你如何讓女人滿足的方法！」

然後，鵜殿法印在目瞪口呆的秦漣四郎面前，和三個女人做愛，這種教師以身示範男女之事，秦漣四郎還是頭一遭碰到。

當行列快到亘摩藩時，根來御小人發現，亘摩甲斐守的神色逐漸憂鬱而不安起來。

三

亘摩藩位於甲斐國西方，富士河上游的山中。

甲斐國大部份是皇家的領地，從甲斐守的祖先起便一直隸屬於德川家；在德川家康欲攻伐武田家時，甲斐守的祖先擔任前鋒，奮勇殺敵，死而後已，因此，德川家爲了銘感其勇武忠誠，足智多謀，便賜予他們一塊永久的領地。原本有三萬石，後來一代代削減，如今僅賸一萬五千石了。

當亘摩甲斐守回到城門之時，神色萬分惶恐，根來御小人覺得其中必有緣故，也就假扮是跑江湖的商賈，在當地逗留數天，以便留心觀察情況。

記得根來孤雲曾經說過：「仔細追查下去，一定可以調查出什麼原因！」現在，事情已揭開

序幕了。

在進宮之前，國家老亘摩刑部親自出迎，他的姓與藩主相同，可能是和藩主同一族吧。亘摩刑部有古武士之風，凹陷的眼睛，發出炯炯的目光，高而挺直的鼻樑，看起來頗爲自負，這位冷靜而嚴峻的國家老，散發着一種莫測高深的氣息，與亘摩甲斐守眞有天壤之別。

這位江戶夫人的父親看起來有些怪異，不過，大致上和江戶夫人有些相像。

在宮門迎接的行列中，並未見到胤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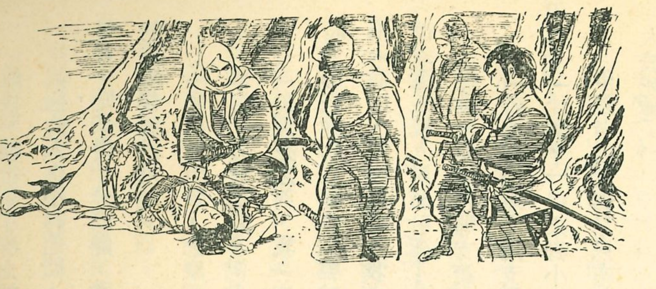
但是，最令根來御小人訝異的是：亘摩宮雖小，裏面却築有一幢四面環溝的建築物，這座建築物可能是後宮。他們探查的結果，知道胤夫人是住在裏邊，而且，一步也不曾出宮過。

這座四面環溝的建築物可以說是「女人宮」吧！只聞那裏邊頻頻傳出練武的女人吆喝聲，並且，還發出馬、犬、貓、鳥以及猿猴的叫聲。

曾進入「女人宮」的男人只有兩個，一人是亘摩甲斐守；另一人是國家老亘摩刑部。亘摩甲斐守是晚上才進去，而亘摩刑部則是白天進去，而且幾乎一整天都在裏面。

有天晚上，鵜殿法印潛入宮裏，翌日清晨，他用顫抖的聲音說道：「看到了，我看到了！在『女人宮』的圍牆上，有一些短腿的狗和渾身捲毛分不出頭尾的狗，正在奔跑。」

「女人宮」是他們根來御小人自己取的。



「我們在江戶所見到的短腿狗和綠色茶花，可能就是這兒的特產了！」鵜殿法印皺個眉頭，又說，「我只能站在『女人宮』外的溝旁而已，無法潛入宮中，因爲，只要有人一走近，裏面的狗、鳥類……等立刻會引起一番騷動！」

「嗯——」根來御小人感到興奮而緊張。

數天後的一個清晨，寒河十方齋喘氣呼呼地跑向叢林，準備和根來組的同伴聚合。

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看到寒河十方齋，口裏咬着劍，背着一具女屍，不禁驚叫着。

「寒河十方齋！怎麼回事？」

寒河十方齋深深地吐了口氣，把背上的屍體放在地上，自言自語道：「哦，原來是這樣！」

寒河十方齋輕輕拔起那支插在女人背上的箭，說：

「我要逃出宮時，突然發覺背上的女人往後一仰，不過，當時也無暇查看，沒想到發生了這種事！」

然後，他把染了鮮血的箭放在鼻前聞了一聞。

其他的人也不再追問，只顧看着那個女人的屍體。從女人的打扮看起來，在宮中的身份頗不尋常，她長得十分嬌艷，雖已斷氣，却還面帶嫣然的笑容。接着，他們發現寒河十方齋和那女人的衣裳都濕淋淋地。

「寒河十方齋，怎麼回事啊？」五明陣兵衞迫不及待地問。

寒河十方齋這時才像大夢初醒般地回答：

「在天亮之前，我一直留心觀察宮裏的動靜，鵜殿法印說得不錯，只要有人走近『女人宮』時，那些動物立卽會大聲喧嘩；我正在思索用什麼辦法進去之時，突然發現有人由『女人宮』裏躍入溝中，不斷掙扎，我立刻縱身一躍，將她救起來，就是這個女人嘛！雖然我救了她，但是，後來還是被人用箭射死了，相反地，也因爲這個女人，才使我免於一死哩！」

然後，他舉起那支箭，神情緊張地說道：

「各位聞聞看！這支箭上好像有伊賀者特有的巨毒味！」

「什麼？」根來御小人們驚訝得非同小可。

伊賀者的巨毒？只有伊賀者才會使用這種巨毒之物，味道聞起來有點酸甜，但是，瞬間可置人於死地。

「這麼說來，伊賀者在宮裏了？」

「糟啦！」寒河十方齋慌張地叫了出來，「我救了這個女人可能惹出麻煩啦！他們也許已發覺到我潛入宮裏了。」

寒河十方齋回頭望着剛才跑過的小路，又說：

「那座『女人宮』愈來愈離奇了，當我把這個女人救起來，背在身上時，她還不斷地扭動嬌軀，浮蕩至極，嘴裏一直唸着，要男人向他動手……」

「嗯……」大家再次地看着那嫣然微笑的女人屍體。

五明陣兵衞冷靜地說道：

「也許裏面的伊賀者發現我們了，不過，我們非進『女人宮』探查不可！」

這時，秦漣四郎意氣激昂地說：

「我去。」

鵜殿法印立刻阻止道：

「不！你不能去！讓我再去探查看看！」

秦漣四郎聽了頗爲不悅，嘟嚷道：

「爲什麼我不能去嘛！」

五明陣兵衞看着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很堅決地說：

「我看，這次就讓鵜殿法印去探查好了！」

四

「汪！汪……」狗不停地吠着；「拍！拍……」鳥打翅的聲音；「吱！吱……」猴子的尖銳叫聲。

幾乎每個晚上都是這麼吵雜，但是，今晚好像特別吵，大概今晚風比較大的緣故。

鵜殿法印潛入「女人宮」裏，動物所造成的喧擾僅是如此而已，這可能要歸於鵜殿法印的技的高超所致，然而，事實上，鵜殿法印也不知道狗、鳥、猿猴……等動物究竟在什麼地方，而且，目前也無暇查看，所以，與其說鵜殿法印的技巧神妙，倒不如說他的意志堅決。

如今，鵜殿法印已抱着必死的決心，潛入巨摩藩「女人宮」的天花板上。

只見那寬敞的房間裏，鋪着精緻華麗的寢具，巨摩甲斐守和一位女人赤裸地坐在上面。瘦弱的巨摩甲斐守看起來異常憔悴，至於他身旁的女人，身材高大，坐起來比巨摩甲斐守高了一個頭，胸部豐滿誘人，但是臉龐却像屋簷的獸頭瓦。其實，她也不是奇醜無比，從眼、鼻、嘴……各部份來看，都還不錯，但是，整體看起來，好像十分兇惡的樣子。屋內的另一頭，也鋪有鮮紅

的寢具，上面坐着十幾位一絲不掛的女人，個個長得如花似玉、沉魚落雁……

「接着——七之八！」巨摩甲斐守身旁的女人，如公牛般地吼叫着，所有赤裸的女人們都舉起了左脚。

「再來——十三之三！」

「十七之一！」

女人們挺着胸、頭後仰。

聽到這命令，女人們立刻妖嬈地前後扭動腰部，然後腰身旋轉，撩人情慾。

年紀將近五十歲的鵜殿法印，雖然練過克己的工夫，但是，見到這種場面，一時也怦然心動，眼花撩亂起來。不久，他便明白那聲大如牛的女人是誰了，於是，屏住氣，專心地觀其動靜。

「九之七……」每個女人都按照口令換動作。

……巨摩甲斐守身旁的健壯女人，一邊喊口令，一邊偷偷地瞄着巨摩甲斐守下身的毛叢之間。巨摩甲斐守對那些裸女的表演似乎蠻欣賞的，兩眼直勾勾地瞪着，當他的眼睛裏閃過一種異樣的光彩時，毛叢間的「寶貝」昂然挺立了，然而，一旦發現有人用熱情的眼光注視着他的「寶貝」時，却不禁心裏一慌，那玩意兒竟遽爾萎縮爲春蠶般，奇軟無比！

他身旁的女人見狀，就更大聲地吼叫了。女人們趕快仰臥下來，雙脚張開，兩手按於床上，弓身，挺起彎……

天花板上的鵜殿法印看得簡直進入忘我的境界了。忽然，有人在他耳邊細聲說道：

「喂！你是幕府的密探嗎？剛才我發覺鳥叫聲有點怪異，原來是你闖進來。」

鵜殿法印心中一震，這才警覺出來，但爲時已遲！

根來御小人的高手竟然如此粗心大意？也許他是被天花板下奇異誘人的表演迷亂了心思吧？

鵜殿法印發覺有把匕首抵着他的側腹，那把匕首發出了伊賀者特有的巨毒味。

白髮長鬚的伊賀者，小聲喝道：

「不要掙扎！我是巨摩藩的伊賀者！」

這人的年紀雖大，氣息却有一股怪異的腥味。

「咦？好像和昨天逃去的那個不太一樣……逃去的那傢伙在哪兒？根來御小人一共派了多少密探來？」

「伊賀者！你以爲這樣問我就會回答你啊？閒話少說，要殺要剁，隨你！」鵜殿法印一副正氣凛然狀。

白髮的伊賀者瞪着鵜殿法印，說道：

「好吧！」

然後，面帶微笑，瞬間鵜殿法印的脖子上，已牢牢地被繩子套住。這伊賀者的功夫果眞不凡，能一邊以刀抵制，一邊繫牢繩子！

「呵！呵……就照你的希望，殺了你，隨我來吧！」

數分鐘後，鵜殿法印已被剝光衣物，帶至巨摩甲斐守的房間。鵜殿法印的武器已被沒收，他的頸上繫有繩子，腹部還有匕首抵着。

屋內的女人們全都騷動起來了。巨摩甲斐守粗聲暴氣地問：

「他……他是什麼人？」

「是幕府派來的密探！」伊賀者面不改色地回答。

巨摩甲斐守心中一震，身子不由地向後仰，斷續地說：「什麼？幕府……的密探？幕府的密探……爲何到……本藩來，要……調查……什麼？」

「也許他是進來看表演，然後回去向堀田築前大人報告。」

「這種表演……和幕府有何關係？」說話的是坐在巨摩甲斐守身旁的高大女人，現在她的聲音和剛才的吼聲廻然不同，純粹是女人尖銳的聲音，不過，還比巨摩甲斐守的嗓子粗一些，「這是我們巨摩藩的私事！」

鵜殿法印毫不慌亂地說道：

「對！不過，你們也知道，數年來，只要諸侯中有任何問題產生，幕府必定會加以追查…」

「有什麼好追查的？我們這麼做，完全是爲了獲得龍子罷了！」

鵜殿法印好不容易看清楚了這位胤夫人，仔細一瞧，她的眼、鼻、口，都酷似她的哥哥江戶家老，可是，身材却和她英俊瀟洒哥哥的相去甚遠。

「就是如此！」白髮的伊賀者屈膝說道：「我們要放這個根來御小人回去或是殺死他，以後再考慮……總之，我們是爲了激起藩主的情慾，才叫女人們做挑逗情慾的表演，依我看來，如不讓藩主親自看男女交媾的場面，效果會好些。

這裏本來是男人的禁地，因此，我一直不敢插足此事，現在，這位密探混了進來，我們不妨來看看他的表演……」

「要幕府的密探和這些女人表演嗎？她們恐怕不會肯吧？」

「不！不見得，這些女人日以繼夜地做如此的挑逗行爲，是不會滿足的。久而久之，她們的心態可能會產生異常，比方說昨晚失踪的那位女人，不就是胡言亂語、淫蕩至極嗎？爲了避免再發生這種情形……」

胤夫人的表情有些異樣了。伊賀者繼續說道：

「無論如何，既然藩主欣賞這種表演，我們不妨利用機會，再加一項特殊的節目……」

「你是說……」

「我們讓藩主觀賞男人在性高潮時斷氣的姿態吧！」

胤夫人的臉上露出興奮而好奇的表情，於是，伊賀者將他那老鼠般詭譎的眼光移向鵜殿法印，獰笑道：

「據說，上吊而死的男人，下部都會勃起，所以，我也要勒住你的脖子，看你勃起而死…」

說着，伊賀者果眞用力地拉緊繩子。

鵜殿法印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冷靜而沉着地應付場面，沒想到，伊賀者竟是如此毒辣險詐。只見鵜殿法印慌張地捧住下部，「啊……」淒慘地呻吟……

伊賀者縮緊繩子，讓鵜殿法印仰倒下來，注意一看，鵜殿法印的肉棒聳立着，比亘摩甲斐守的大了數倍。

「我是允許的，不過，妳們是否願意呢？」胤夫人望着女人們突然命令道：「不！妳們一定要做！」

於是，約有一刻之久，鵜殿法印任憑一個個接連而來的女人加以玩弄，鵜殿法印此時呼天不應，叫地不靈，頸上又有伊賀者牢繫的繩子，眞是抗拒不得。

鵜殿法印的雙目逐漸凹陷下去；鼻樑也好像被人削過一樣，又尖又挺；原本烏黑油亮的皮膚慢慢地褪了光采，身子不斷抽動……而他的肉棒却還要繼續和女人做殊死戰……唉！這眞是一場殊死戰……一刻過後，鵜殿法印半開合的眼睛失了神，斷氣啦！

這位根來御小人，就這樣被慾火熾熱的女人和伊賀者兇狠殘酷的繩子給害死了。

伊賀者把手放在鵜殿法印的鼻孔處，一臉陰險得意的獰笑，自言自語着：

「哈！根來御小人，嚐到伊賀者報復的滋味了吧！」

巨摩甲斐守不明白伊賀者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只是他看到這幕慘酷的情景，不僅無法興奮，反而驚嚇得全身癱軟了下來。

不久，鵜殿法印的屍體被綁着一塊大石，丟進溝裏，就在屍體落水之時，由屍體的耳裏飛出一隻小小的獨角蟲，拍翅地向黑暗中飛去。

由於黑漆漆一片，伊賀者也沒留意到。

五

根來御小人因唯恐城下的客棧會引人注目，一行人只好躲在巨摩藩山中一座不易爲人查覺的山洞裏。

初夏清朗的黎明，一隻小小的獨角蟲飛來，停在五明陣兵衞的手背上。

「……哦？」五明陣兵衞吃驚地伸手一抓，湊向前看，忽而，他一臉憂慼地回頭看着神色不安的寒河十方齊、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幽幽地宣布：

「鵜殿法印……去世了！」

然後，五明陣兵衞把鵜殿法印在「女人宮」的見聞大略作了一番說明。

這隻小獨角蟲並不是傳信鴿，而是傳信蟲。

但是，獨角蟲身上並沒有携帶書信，書信的內容是寫在獨角蟲的翅膀上。用什麼寫的？用血……鵜殿法印用右手小指尖銳的指甲，在獨角蟲的翅膀上寫字。

現代人能在一粒白米上刻下一千餘字，而鵜殿法印却是把自己探索之事，用一百多個字，簡單扼要地，用血寫在獨角蟲身上。

鵜殿法印趁着他和女人交合的時候，用右手小指尖銳的指甲，刺破右手手腕的皮膚，沾血寫成的。

既然鵜殿法印全身的武器都被取走，還可以用指甲自殺，那他幹麼不自殺呢？爲了根來御小人艱鉅的密探任務，他必須查明眞相後，然後傳達給同伴，豈可輕生？

傳信蟲一直被藏在耳朵裏，假如主人不放走牠，牠是不會出來的，除非主人死亡，體溫冷却

下來，牠才會飛出來。

「我想，照鵜殿法印所寫的，可能還有一些我們無法推測之事！胤夫人也許一心一意要激起藩主的情慾，以生下一位繼承人，因此，江戶夫人所生的孩子夭折，很可能和此事有關！」五明陣兵衞傾着頭，又說：「不過，那怪異的狗和盆景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哦，那件事？」寒河十方齋呢喃着：「還有，我們也不瞭解國家老巨摩刑部的作爲？」

「不錯……」秦蓮四郎和吹矢城助互視着說道。

五明陣兵衞又說：

「如果我剛才揣測胤夫人的心意沒錯的話，那麼巨摩刑部爲什麼對胤夫人的手段不聞不問呢？他是孩子的祖父，竟然能袖手旁觀地任由自己的孫子被人殺害？」

「會不會是有人威脅過他不許聲張出來？」吹矢城助睜大了眼睛問。

五明陣兵衞立刻搖首說道：

「不！從我們數天前所見的巨摩刑部的面貌來看，他是不會輕易受人威脅的，他一向剛毅果敢，胸有成竹，做事有始有終，決不輕率……啊！會不會是巨摩刑部大人暗中操縱此事？據說巨摩刑部大人常逗留在「女人宮」，而且，每次孩子發生不幸之時，他都正好在江戶！」

「啊！」寒河十方齋聽完這話，忍不住地叫了出來。

五明陣兵衞說：

「我們非去調查國家老巨摩刑部不可！」

「我去……」吹矢城助一副大無畏的樣子。

五明陣兵衞和寒河十方齋互視一眼，寒河十方齋說：

「不！你無法查明那個人的……我去吧！」

五明陣兵衞看着面露不悅的吹矢城助，說：

「還是麻煩寒河十方齋去吧！」

六

這是怎樣的世界啊？

「女人宮」的天花板上有許多天窗，用珍奇的玻璃做的，裏面整齊地排列着數十個籠子。籠子裏有牛、馬、貓、狗、老鼠、猿猴、鳥類、昆蟲……甚至連蒼蠅也有，這些動物尖叫、拍翅，撞來撞去，喧雜不已。

另一面有花架，擺着許許多多的花草樹木，仔細算起來，約有數百種，其中有十幾種開着從未見過的奇花。

總之，這幢建築物裏濃烈的動物體臭和花香混雜在一起，普通人進來，恐怕會馬上不支倒地。

另一角落，有隻猿猴用鏈子鎖在柱子邊……國家老巨摩刑部坐在椅子上，兩手托腮，正發呆地注視着這隻四尺高的猿猴，像一副博學多才的學者。

「巨摩刑部大人……」

不知是誰在喊叫，可是，巨摩刑部却沒回頭。那聲音雖小，却仍繼續地喚着：

「御家老大人……御家老大人……」

「煩死人啦！我正在思考一件事！」

「我知道，可是，我已經等候一晝夜啦！」

巨摩刑部猛地回頭，樣子極爲惶恐，連忙拉到垂到桌上的穗子，瞬而，建築物外面的鈴鐺一個個響了起來。

於是躲在鐵籠裏馬腹旁的男人，走了出來。

「你是幕府的密探吧？」巨摩刑部說，「伊賀者曾經告訴過我，至少還有一個密探……那就是你！」

「是的！」寒河十方齋畢恭畢敬地行禮。

「聽說上次來的密探死了……我責備過伊賀者做事太莽撞……不過，巨摩藩的確沒有什麼秘密必須讓幕府的密探來追查，我雖然同情那個密探的喪生，不過，他也是自做自受！」

「不是這樣吧？那麼江戶的三個孩子是怎麼死的？」

「你知道了……」巨摩刑部驚嚇得睜大了眼睛，說道：「這麼說來，不能讓你活着回去了……」

「我早就置生死於度外了。」

「哦，置生死於度外？」

「是的，若能得知江戶那三個孩子的死因，與胤夫人的作爲，我死而無憾！」

「你知而後死也無濟於事啊！」

「不！假如我明白這事的原委，就心滿意足了，我本來就是不計生命之危才敢進來的。」

建築物外面因鈴聲大作，已經有人圍了過來。

巨摩刑部以詫異的眼光，看着大胆而滿臉疑惑的寒河十方齋，然後，站起來，檢查門鎖，對建築物外面的人說：

「沒什麼，這個鈴鐺是我不小心弄響的……在我叫你們之前，你們靜候待命吧！」

看樣子，「女人宮」的戒備相當森嚴，只要拉動鈴鐺，宮外的武士、侍衛立即會圍攏過來。

巨摩刑部恢復原來的嚴肅面孔，說：

「幕府密探，你眞的不怕死嗎？」

寒河十方齋本來就抱着必死的決心而來，現在，聽到巨摩刑部如此嚴厲的聲音，背脊忽然感到一股寒顫。

「好吧！反正你是要死的人了，我剛有件事需要找人幫忙，正爲這個人選頭痛不已。」

巨摩刑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要我做什麼？」寒河十方齋大惑不解地問。

「要你和那隻母猿交配！」

「什麼？和那……」連一向胆大的寒河十方齋都楞住了。

巨摩刑部的眼裏好像尋到了寶藏般，有一種興奮而瘋狂的神色。他緩緩說道：

「我要這隻母猿生一隻人猿的混血動物……假如你答應和母猿交配，我願意把你想知道的事通通告訴你！」

數分鐘後，巨摩刑部低聲說道：

「聽着，我們巨摩家的祖先，有個足智多謀的勇武健將，備受德川家康的褒讚，我曾聽祖父、母說過，那位先祖的模樣一如『三國誌』裏的關羽般魁梧雄偉，然而，巨摩藩的子孫，一代

不如一代了……到了這一代，非但沒有從前智勇雙全的英才……反而是如此平庸儒弱的藩主，我這麼說可能有失大禮，不過，這也是肺腑之言啊！

根據調查的結果，每位藩主的母親，均是秀外慧中，才貌雙全，爲何會有代代衰竭的現象呢？我研究的結論是：近親結婚所導致的結果。每位藩主都和同族的女人結婚，因而生下的嫡子均有缺陷。於是，我開始潛心研究動植物的遺傳學，如今，研究工作已成了我生活裏的最大目標！

本來，我嚴加反對將女兒嫁予藩主爲妻，但是，藩主死心塌地，非要娶我女兒不可，而且威脅道，若不能與我女兒結爲夫妻，便要殉情自殺，我不得已，只好順從藩主的心意，結果，生下來的孩子，果眞個個均有缺陷……

巨摩藩怎能讓那樣的孩子來繼承產業呢？爲了巨摩藩的將來，當祖父的我，只好親自殺害了這些孩子！

另一方面，巨摩藩必須有智謀雙全、魁梧健全的繼承人，來挽救巨摩藩爲時已久的衰運，讓巨摩藩再度發出燦爛的光輝！我仔細考慮之後，便請求或威脅藩主和胤夫人同房。胤夫人的哥哥柳澤兵之進，相貌非凡、才德兼備，而胤夫人也健壯聰敏，我相信，她一定會生下文武俱全、有遠見、有魄力的一藩之主！

藩主對江戶夫人寵愛有加，一直不太願意和胤夫人同房，但是，我認爲，既是負有重任的藩主，就不能隨心所欲，置本藩衰運而不顧！

我想你也知道，每次江戶的孩子發生不幸時，江戶家老柳澤兵之進就回巨摩藩來，這是我巨摩刑部的安排人爲了避免他受連累，只好叫他回藩……」

此時，寒河十方齋一方面和母猴交配，一方面細心聆聽國家老巨摩刑部的話。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情景啊！母猴不知是氣憤、恐懼或興奮，「吱！吱……」地狂叫，銳利的指爪抓得寒河十方齋傷痕纍纍，血珠滴淌……

更殘酷的是——

「吱——吱——」母猿猛地吼叫，張開利牙，一口咬住寒河十方齋的喉嚨，寒河十方齋沒有防備，也不加抵抗，也許他認爲既然做出這種人猿交配的可恥行爲，還不如一死了之！

七

不久，寒河十方齋仰倒於地，僵立不動了。

神情恍惚的巨摩刑部，這才突然淸醒過來，安撫母猿，重新鎖好鐵鏈。然後，啓開大門，喚武士們進來抬走寒河十方齋的屍體，在這人多忙亂之際，無人發現有一隻獨角蟲飛出去了。

根來御小人從甲斐回江戶的途中，喜憂參半，喜的是神秘的巨摩藩眞相大白，密探任務已完滿達成；憂的是兩位和藹能幹的根來小人，不幸去世了。

「秦漣四郎！鵜殿法印是因爲愛護你，才自願爲你而死。」五明陣兵衛沉痛地說：「還有，吹矢城助！寒河十方齋也是怕你前去送死，才堅持非他入宮探查不可！」

五明陣兵衛吸了一口氣，又說：

「首領吩咐過，絕對不能讓你們有生命之危！」

「爲什麼？」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大惑不解地問。

突然，背後傳來一陣馬蹄聲，他們回頭一看，是一匹無人坐騎的馬，拖着韁繩跑過來，三個根來御小人連忙閃到路邊去。

五明陣兵衛不回答剛才的問題，只是說道：

「巨摩刑部竟然想出那種荒唐絕倫之事！人類能夠隨意地生下自己所希望的孩子嗎？光是看柳澤兵之進他們兄妹倆的相差懸殊，巨摩刑部早該有所醒悟了！」

忽而，秦漣四郎蹤身一躍，跳上吹矢城助的肩上。

原來，那匹無人坐騎的馬背上，不知何時竟跨上了一個白髮皤皤的伊賀者，手持長刀，就要砍向五明陣兵衛……

豈料，秦漣四郎身手矯捷，揮刀與伊賀者交錯而過……只見那精悍的伊賀者鮮血泉湧，「撲！」地從馬鞍上滾下來，然後，馬又倉皇地跑向前去了。有驚無險啊！

※　※　※

貞享元年五月，巨摩藩一萬五千石被取消。

抉擇

一

貞享元年八月，意外的命運，企圖分開兩人雙足，合作無間的秦漣四郎與吹矢城助。

長夏向晚的夕陽，緩緩沉落，路旁一棵茂密的大櫸樹，拉着長長的影子，遮到根來御小人首領根來孤雲家的屋頂上。

根來孤雲剛從大老堀田築前的官邸回來，阿瑩問道：「爹！要不要沐浴？」根來孤雲不置可否，一逕地走進自己的房間。待天色黯淡，夜幕將垂之時，才命令阿瑩：

「叫五明陣兵衞、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過來！」

等他們三人進了根來孤雲家後，阿瑩以爲又有密探任務要分派了，可是，沒想到根來孤雲的神色，一反往常的不安，眉頭深鎖，異常沉重。

「阿瑩！我們有要事商談，妳不必端茶來了。」

阿瑩看到父親根來孤雲的眼光嚴峻冷漠，不敢多言，便悄悄離去了。

大家看根來孤雲的表情頗不尋常，一時也不敢開口，坐了一會兒，五明陣兵衞才小聲問道：

「首領！有何吩咐？」

正在冥想中的根來孤雲，聽到五明陣兵衞這一問，才張開眼睛，沈緩地說：

「發生了一件重大之事！」

「什麼？」三個人坐直了身子問。

「對我們根來御小人而言，不知是憂？是喜？」

根來孤雲的表情複雜極了，三個人更是不安起來。

「首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要阿瑩去參加御庭院的召見！」

「噢！」發出這嘆息聲的是五明陣兵衞，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如被雷霹一般，差點倒了下去。

所謂「御庭院的召見」就是被指定的女子盛裝打扮，在將軍家的院子裏行走一圈，供將軍挑選。這是將軍召選妻妾的一種儀式。

「要阿瑩姑娘去參加嗎？」五明陣兵的聲音有點嘶啞，又問：「是誰注意到阿瑩姑娘的？」

「這都是命運啊！半個月前，堀田築前大人的女官，有事叫阿瑩過去一趟，沒想到那天碰巧柳澤彌太郎也到堀田築前大人的官邸，看到了阿瑩就一直向堀田築前大人探問阿瑩的身份，今天，柳澤彌太郎正式地告訴堀田築前大人，要安排阿瑩參加御庭院的召見！」

五明陣兵衞、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時答不上話來。

柳澤彌太郎——這個人在一年後，初任柳澤出羽守，過了數年，正式成爲將軍的貼身。不過，在當時，他和將軍的關係相當密切，幾乎無人敢招惹他。

從第四任將軍去世後，堀田築前守以強硬的手段擁立當代將軍綱吉以來，已有四年之久。這四年來，將軍和田堀築前守爲了肅清天下，不遺餘力。堀田築前守仍一本初衷，熱心公事，而將軍綱吉却逐漸露出了好色的本性，英俊清秀的寵臣柳澤彌太郎，爲了迎合將軍的歡心，到處斡旋。

「啊！眞不該被這種人注目的！」三個人不禁在心中感嘆着。

尤其是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更因這刺激，面色如灰，氣憤而難過不已。

「那麼……」秦漣四郎用哽咽而軟弱的聲音問：「堀田築前大人的意思呢？」

根來孤雲憂戚而痛苦地說：

「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堀田築前大人說：『我也只能這樣地轉告你們……話就是如此！

』」

根來孤雲說得沒錯，毫無理由而且也無法拒絕，可是……話只有如此麼？不！不能如此……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心中激起一股強烈的反抗念頭。

「首領！」吹矢城助咬牙切齒地說：「您不是說過嗎？由於堀田築前大人的提拔，我們根來御小人不久卽將成爲幕府的正規密探了，眼看，多年來根來組的夢想就要實現，大家更是爲密探工作奮鬪不已。」

「不錯！」

「可是，就在這願望卽將達成之際，首領的女兒却要被召爲將軍之妾，那麼別人是不是會說，我們根來御小人的成就是靠女人的力量促成的，而將我們私底下辛勞的血汗，一筆勾消呢？

五明陣兵衞聽不下去了，便責備道：

「不要說了，吹矢城助，你現在是在發牢騷麼？我們的工作是神秘的工作，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是我們根來密探的精神，我不是說過好幾次了嗎？」

「那……那麼，讓一直在暗中做事的我們，光明正大地成爲幕府的密探，眞是謝謝他們的好意了，哼！」秦漣四郎也按捺不下心中的不服氣，又說：「還有，我壓根兒厭惡柳澤彌太郎這個人，他根本不把堀田築前大人看在眼裏嘛！這傢伙不知何時竄升上來的，一味地奉承將軍，據說

將軍和他商討的事，比和堀田築前大人商討的還多呢！這麼說起來，柳澤彌太郎就是堀田築前大人的敵人了，而我們是堀田築前大人手下的密探，因此，柳澤彌太郎也可以算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反抗他！」

「噓！你在胡說什麼……不要太大聲了！」五明陣兵衞看秦漣四郎一發不可收拾的氣勢，心也慌了。

接着，吹矢城助靠近五明陣兵衞，小聲地說：

「也許柳澤彌太郎，故意要把我們從堀田築前大人的手中搶走，好當他的部下呢！因此，他只好藉口要阿瑩參加御庭院召見。這麼說來，我們更是要爲堀田築前大人盡忠效命了……」

「話不能這麼說，御庭院召見之事，是堀田築前大人親口告訴我的！」根來孤雲緩和地說道，接着說：「你們也不要想太多了，這件事可算是天降下來的災難，也可說是我們根來御小人的幸運！」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心中，百般地不服氣，他們下定了決心，非爭取到阿瑩不可，尤其是聽到首領說：「也可說是我們根來御小人的幸運！」不禁怒從中來，血脈賁張……可是，他倆終究是沉默下來了。

沉默的原因是，根來孤雲的眼裏流露出對他倆表示歉疚的神情。只見根來孤雲沉緩地說：

「我向你們兩位道個歉，記得我以前曾經說過，要把阿瑩許配給你們其中的一位，並且做爲根來組首領的繼承人，可是，我一直無法決定選你們之中的哪一個。我和五明陣兵衞、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商討過，寒河十方齋贊成選吹矢城助：而鵜殿法印希望選秦漣四郎；至於五明陣兵衞和我一樣，無法決定……因此，更令我猶豫不決了。沒想到，今天又發生了這種事！」

根來孤雲嘆了一口氣，又說：

「請你們不要掛在心上，將阿瑩忘記吧！」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嘴唇顫抖着，看到根來孤雲如此謙卑而且痛苦的表情，反而無言可答了。

根來孤雲苦笑地安慰着說：

「事實上也沒有這麼嚴重，雖然阿瑩要參加御庭院的召見，可是，也未必會被將軍選上啊！若是她沒被選上，這一切就不是問題了。」

衆人沉默了些時，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才小心翼翼地問：「……旣然如此，阿瑩姑娘有沒有意見？」

「……阿瑩姑娘答應去參加了嗎？」

「還沒告訴阿瑩……而且，我想，也不必聽她的意見，反正，一切由不得她！」

這時，坐在榻榻米上的五明陣兵衞，伸起一隻腿，然後擲出手中的匕首，如流星般，飛上天花板……

「啊……」天花板上有人慘叫一聲，旋即兩道細絲般的血，滴落而下。

根來孤雲、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三人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五明陣兵衞起身，大聲喝道：

「好大胆的傢伙，竟敢潛入根來御小人的大本營！你是不要命了麼？別動，卽使你想走也走不了啦！你到底是誰？快報上名來！」

二

五明陣兵衞的匕首塗有强烈的痲醉劑。天花板上的人被刺中雙脚，動彈不得。

沒多久，那個人被送到院子裏來，根來孤雲看着那人痛楚扭曲的臉，冷冷地說道：

「原來是伊賀者！」

根來孤雲好像對他蠻熟悉的，指出他是四年前自江戶逃逸而去的十位伊賀者之一。

仔細算來，根來組在上州、明石、築磨、魚津、天草、甲州等，各殺了一名伊賀者；在古利根也殺死兩名伊賀者，一共是八個；現在，此人是賸下來兩位之中的一位。

還記得，在江戶被根來孤雲殺害的十三名伊賀者，在斷氣之前，曾經詛咒道：

「給我記住！我的靈魂會附在同伴身上！」

「逃去的伊賀者們會爲我報仇的！」

不錯，伊賀者仇恨相當驚人。

「你叫什麼名字？爲何潛入此地……」

伊賀者對這些詢問置若罔聞，緊咬住嘴唇，硬是不答，總而言之，他必定是尋仇而來的。

爲什麼剛才沒有一口氣殺死伊賀者呢？

因爲根來家的氣氛不同往日，個個心事重重，精神渙散，一時也無暇處理這個伊賀者。

根來孤雲冷漠地搖首說道：

「這件事，日後再查明好了，先把他關進三尺牢裏，由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輪流看守。」

在五明陣兵衞還沒揮刀之前，根來孤雲、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精神都在恍惚的狀態中，根本沒發覺已有人潛進屋裏。

三尺牢——位於根來孤雲家院子的一個角落裏，是一公尺見方的石牢。只有一邊是通風的欄柵。

本來這並不是關禁囚犯的牢獄，而是忍者的修練之所，沒想到現在竟要囚禁一名伊賀者。

夏夜，月色凉如水，微風吹散暑意。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站在三尺牢前。

「怎麼辦呢？」

他們倆並不是爲伊賀者發愁，而是因阿瑩要參加御庭院召見，內心惶惶不安，他們滿腦子是阿瑩的事，其餘的事，統統無暇慮及了。

怎麼辦？這是無可奈何之事了。根來孤雲不是說過嗎？「我們是沒有理由拒絕的！」「也不必聽阿瑩的意見了！」他們唯一能祈禱的是，但願將軍不會選中阿瑩，可是，情形會如人願嗎？

絕對不可能的！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月光下清雅秀麗的阿瑩，首領根來孤雲竟然有一個這麼漂亮迷人的女兒。如今，阿瑩已具有娉婷成熟之美了，難怪柳澤彌太郎會對她特別矚目。

阿瑩已經到了適婚的年齡，她之所以尚未出嫁，是因爲根來孤雲一直不能決定，要將她許配給秦漣四郎呢？還是吹矢城助？

事實上，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早就明白根來孤雲有意選他們當女婿的念頭。他們兩人雖然總是壓抑着對阿瑩滿懷的情感，不過，有時想起來也會心頭狂跳，呼吸急促呢！在密探工作上，他們倆兩人雙足，同生共死，毫無怨言，可是，一想到那美麗雅緻的阿瑩，難免就要以敵視的眼光相對了。

仔細推想起來，他們之所以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爲密探工作奮鬭不懈，完全是爲了阿瑩！有阿瑩在他們心中，他們才活得更堅強、茁壯！

而今，禍從天降，眼看就要把他們倆唯一的精神支柱奪去了，怎能不心憂呢？

怎麼辦？難道有人敢反抗將軍的旨意嗎？受將軍恩惠的人，可以違背將軍嗎？

「不！絕不能失去阿瑩！」兩人苦心積慮的結果，仍然不改變原來的心意。

「……私……奔！」秦漣四郎顫抖地說。

吹矢城助搖首回答：

「帶阿瑩逃去？不！會受幕府的追殺！」

「唉！若能携同阿瑩逃去，即使不幸喪命，死亦無憾了。」秦漣四郎終於說出了他的眞心話，而吹矢城助何嘗不也如此想過，然而這是不切實際的方法。

吹矢城助說：「不錯！我們犧牲沒關係，可是，害死阿瑩，於心何忍？」

這話也不無道理，秦漣四郎只好閉口了。

不久，秦漣四郎搖着頭，狀甚痛楚地呢喃着：

「是啊！萬一私奔，此後根來御小人就不保了！」

秦漣四郎的話，換言之是說：往日根來御小人的辛勞，功虧一簣了——再說，德川家的武

士，從來沒有人敢携將軍的妻妾，逃逸而去！

「嗯！還有……」吹矢城助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誰要和阿瑩私奔呢？」

一襲皎潔的月色，輕盈地照在他倆身上，此時，兩人的眼光完全是敵對的。

三

阿瑩在參加御庭院召見之前，必須先住進堀田築前守的家中，因爲根來御小人的身份太低了，阿瑩必須以大老堀田築前守的親戚身分去參加召選。

兩天前的晚上，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在三尺牢之前見面。由於他倆負責輪流看守囚犯，只能在此見面。

「如果叫阿瑩姑娘來選，不知她會選上我們之中的哪一人？」秦漣四郎輕聲說道。

「我們去問阿瑩姑娘看看！」吹矢城助立刻回答。

「可是，現在問有什麼用啊？」

「至少，知道了也好嘛！」

過了一會兒，秦漣四郎無力地搖首，很軟弱地說：

「唉！我怕聽到阿瑩的抉擇！」

吹矢城助大聲說道：

「秦漣四郎！難道你放棄了私奔之事了麼？」

「不……」那是一種痛苦中迸發而出的聲音。

他們兩人因長期爲密探工作奔波，兩頰瘦削下來，在蒼白的月色照射之下，如同兩具幽靈。

前一天晚上。

又是個月明星稀的夜晚，在三尺牢之前。

「吹矢城助！我有個辦法！」秦漣四郎說。

「哦，我也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吹矢城助也說。

他們兩人絞盡腦汁之後，想到了什麼辦法呢？

「這麼巧，我也是！」

「嗯！說說看！」

秦漣四郎輕聲說道：

「忍術泥像嵌……」

「啊？我也想到這個辦法……。」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想的辦法，竟然不謀而合了。也許這是他們兩人雙足，搭配無間所造成

的巧合吧？

既不能避免阿瑩參加御庭院召選，至少也應該找個酷似阿瑩的人！

秦漣四郎吹矢城助要變成阿瑩，用泥巴做成阿瑩的模型，然後一個人躺在模型中變阿瑩忍術泥像嵌。

可是 阿瑩的形象是不能永久爲人取代的，因此，他們還要僞裝另一個人，將阿瑩毀容後，送逸而去，如此一來，將軍自然不再寵愛那受傷的阿瑩了，只好將阿瑩遣回。如今，只有此一方法可試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互相討論著，忍不住就膽戰心驚了起來，雖然這是他們苦心思索出來的唯一辦法，可是，實行起來有多麼冒險、恐怖啊！

「由誰去毀阿瑩的容貌？」吹矢城助問，當然不能被人發覺是我們根來御小人做的，萬一，不幸在江戶城裏喪命，我們就要……。」

吹矢城助說著，以下巴暗示三尺牢的方向，又說：

「和那傢伙的命運相同啦！」

「不錯！我也想到了這點，伊賀者知道根來御小人首領的女兒即將成爲將軍的愛妾，必定會來加以破壞，因此，我們不妨將計就計……。」

「嗯……那，以後怎麼辦呢？把阿瑩遣回來之後怎麼辦？受傷的人是阿瑩替身，而，眞正的阿瑩並沒有受傷，萬一被柳澤彌太郎或幕府的人發現這個計謀……。」

「我不是說過了嗎？要私奔嘛……當然，在將軍召選之前，不可失踪，等事情了結之後，遠走高飛自然無從追究起了，因爲別人會以爲阿瑩是毀了容後，無顏見人而遠離此地了。」

「那麼……誰要……。」

兩個人同時吞下口水，沉默而互視著，每一次他們都爲了這件抉擇之事，感到束手無策，於是，只好避重就輕地，討論起其他之事了。

這件計劃絕對不能被首領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知曉，他們兩人若知道，必定會加以阻撓的。

可是，阿瑩那方面，不能不讓阿瑩知道的，因爲阿瑩非進宮不可，所以要以忍術泥像嵌造阿瑩的模型，好取代阿瑩入宮，這件事必須靠阿瑩來協力合作。

「因此，」秦漣四郎咬著牙說：「我們的話題不得不提到那令人難過的抉擇了，誰當阿瑩的替身？誰當毀容的伊賀者？」

「抽自籤吧！」吹矢城助回答。

於是，秦漣四郎由口袋裏取出兩條線，一條全白；一條半紅半白。他全身不住發抖地看著吹

矢城助，抬起他緊張得發紅的眼圈，說：

「好！我們就在阿瑩的面前抽籤！」

四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把一張榻榻米大的木箱抬出來，放在院子裏的角落，然後挖滿一箱的土，加水，和成柔軟細緻的泥巴。

這些本來是根來御小人訓練忍術泥像嵌的用具，現在，正好派上用場。而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起初僅能維持半刻之久，如今，他們兩人已能維持三天了。

接看，秦漣四郎來到阿瑩的房門外，輕聲喚道：

「阿瑩姑娘……還沒睡嗎？」

時值夜半了，而阿瑩却還未就寢。

阿瑩失神地枯坐在房裏……從數天前，她聽到父親宣布這件令人驚訝的消息後，她幾乎天天都如此失魂落魄，無精打采，看起來更是惹人憐愛了。

阿瑩被秦漣四郎這一叫，抬起了頭，秦漣四郎急忙又說道：

「我是秦漣四郎……可否請妳到院子裏來一下？我有話想告訴妳，不要被首領發覺了。」

阿瑩果眞躡手躡脚地來到院子，她發現，在院子的角落裏，明媚的月光洒在發亮的木箱上，木箱旁還站著吹矢城助。

「阿瑩姑娘……這件事……」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用百感交集的眼光看著阿瑩，瞬間，阿瑩的眼眶一熱，淚水潸潸而下。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不知道阿瑩對召選之事有何感想，也不知阿瑩如何答覆她的父親根來孤雲。說不定，阿瑩爲自己即將成爲將軍的寵妃而暗自欣喜不已呢！

但是，現在看到阿瑩流下了孤立無助的淚珠，就可以明白阿瑩的心緒是何等委屈、痛苦了。

「阿瑩！我們絕不讓妳進宮」

「我們兩人已經決定好了！」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萬般激動，幾乎想去抱住那嬌弱，楚楚可人的阿瑩。

阿瑩驚慌得僵直了身體，看著他倆，悲凄地說：

「若不是顧慮到我父親和根來組，我早就自刎了！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可以不進宮參加召選呢？」

「有！有辦法的！」秦漣四郎趕緊說道。

吹矢城助也接口說：

「明天，妳就要在住進堀田築前大人的家了，這件事如果不早點進行，恐怕會被首領發覺，現在，我們就把方法告訴妳……」

於是，他倆將計劃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阿瑩。

在雲月交拱的天籟下，微風裊裊，搧動枝葉人影。

三個人正忙著討論進宮之事，却沒想到，一隻小蟲由三尺牢裏爬了出來，走過院子的圍牆，身上還牽著一條長長的絲線。

這隻小蟲是天牛的一種，牠身上繫著的是毛髮。

原來，那個伊賀者全身武器被沒收，關進一尺見方的土牢之後，用自己的頭髮接成一條長線，繫在他養的天牛身上，趁著看守的人不留意時，放了出去。

眼看這隻天牛越過圍牆，爬過馬路，上了馬路的一棵大櫸樹，在這棵大櫸樹上，蹲著一個黑影子。

現在，三尺牢裏的伊賀者，藉這條毛髮，連絡上了，可是，這有什麼作用呢？

不久，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把計劃講解淸楚了。

「……啊！」阿瑩覺得十分驚訝，却說不出話來。

「不願意嗎？」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一齊問道，「那……我們兩人只好在此切腹自殺算了！

」「我們不想看妳盛裝打扮，入宮當將軍的愛妾！」

三人沉默了些時，阿瑩才顫抖地說：

「……那麼，現在要我怎麼辦呢？」

「今天晚上妳必須離開此地，沒關係，我們已經替妳找到一處隱蔽的好地方，等事成之後，妳和我們之中的一人私奔！」

「私奔？」

「當然啦！不久首領會發覺的，不過，我們認為他應該會寬恕我們的……若是首領不寬恕，妳也要和我們其中的一人逃走，妳辦不到嗎？」

「和誰逃走？」

「阿瑩姑娘！」兩人急切地道，「……當然是由妳來決定，如果要妳拿籤來讓我們抽，妳同意嗎？」「不！我不敢聽阿瑩的答覆，還是讓籤來決定了！」

這兩人的口氣和心情，叫阿瑩沒有說話的餘地。

秦漣四郎沉重地說：

「我們兩人，一個化身為妳；另一個化身為伊賀者，這種忍術只能維持三天，三天過後，一切都恢復原狀了，因此，妳必須和化身為伊賀者的那人，逃逸而去。萬一化身為伊賀的那人不幸

在宮內喪命，就改為化身是妳的人帶妳逃去，總而言之，我們的計劃是，妳和化身為伊賀者的人私奔！」

吹矢城助全身打顫地接著說：

「誰化身伊賀者，誰化身阿瑩，若妳同意的話，由妳拿籤讓我們來抽，換句話說，把一切都交給命運去安排吧！然後按照我們的計劃行事！」

雖然吹矢城助說：「若妳同意的話！」。可是，還沒等阿瑩答覆，他就把籤交給阿瑩了。

阿瑩的手握住那兩條線。吹矢城助又說：

「抽到紅籤的人當伊賀者；抽到白籤的人當阿瑩姑娘，秦漣四郎！好吧？閉上眼睛！」

秦漣四郎閉上了雙眼，數秒鐘後，秦漣四郎說：

「好！抽吧！吹矢城助！」

於是，阿瑩把握籤的手伸出來，這動作完全是無意識的，她被這兩位年輕氣盛的忍者，弄得六神無主了。

「我抽到白籤！」吹矢城助悲傷地說。

「我抽到了紅籤！」秦漣四郎歡悅地喊了出來。

抽籤的結果，吹矢城助要化身為阿瑩，秦漣四郎要化身為伊賀者，等忍術泥像嵌的功效消失

後，秦漣四郎和阿瑩要私奔了。

秦漣四郎瞅著木然的吹矢城助，說：

「我們先做那件事吧！」

然後一逕地走到三尺牢前。

秦漣四郎心想：不能再浪費時間了也不必再多言語了，否則，只是增加吹矢城助的痛苦而已。

然而，秦漣四郎走起路來却手舞足蹈地，大概是控制不了滿心的喜悅吧！

秦漣四郎把伊賀者抓了出來。

吹矢城助也開始行動了。雖然抽籤的結果，已經決定了他倆的命運，不過，目前還是要維持兩人雙足的合作態度，共同完成這件破天荒的驚人舉動。

秦漣四郎在伊賀者的側腹打了一拳，伊賀者應聲而倒，然後把伊賀者全身脫得精先。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抬著伊賀者的手脚，把伊賀者放在光滑的泥槽中，只見那泥巴上已有伊賀者正面的模型了，然後，將伊賀者翻過身來，再印一個背面的模型。

模型印好之後，把伊賀者丟在泥槽旁，吹矢城助叫道：「秦漣四郎！開始吧！」

秦漣四郎立刻脫下全身的衣物，趴在伊賀者的模型上……不久，秦漣四郎的外貌完全和伊賀

者一樣了。

半刻之後，秦漣四郎穿上伊賀者的衣服，喊著：

「吹矢城助！該你了！」

吹矢城助看著阿瑩，眼光裏有說不出的感情。

「阿瑩姑娘，麻煩妳囉！」

阿瑩以前有好幾次在這兒看他們練忍術泥像嵌，當時她覺得很神妙，可是，想不到，如今自己也成了忍術泥像嵌的模型對象了。

事實上，阿瑩的心裏千頭萬緒，不知是否會這麼想呢？阿瑩一聲不響，很機械化地脫下衣物。

「阿瑩姑娘，妳暫時昏過去比較好些！」秦漣四郎百般心疼地說，「對不起了！」

然後，秦漣四郎在阿瑩的側腹打了一拳，阿瑩便昏過去。

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把阿瑩放在泥巴上，不久，又翻轉過來，這個動作和順序和剛才做伊賀者的模型一樣，不過，在雲月交輝的朦朧夜色裏，阿瑩的胴體，像極了深藍海水中漂浮的美人魚般。此時，他們兩人的心情，尤其是吹矢城助，不知該如何形容呢？

吹矢城助躺在阿瑩的模型上。

半刻之後，另一個修長的阿瑩已經站了起來，不僅有她那氣質恬雅的臉蛋，連半球形的乳房、曲線柔和的胴體和豐潤的臀部都維妙維肖，眞是神奇啊！

可是，吹矢城助已經失去擁有阿瑩的權力了。

如果能化身爲這麼酷似阿瑩的人，卽使失去阿瑩也值得安慰了，事實上，話也不能這麼說，雖然他變得和阿瑩一模一樣，那也不過是外表而已，他的內心還是吹矢城助，這是個奇妙的忍者世界，忍術的神奇才能使他變成了他心愛而却失去了的女人。

他穿上阿瑩的衣服，然後走近痛苦掙扎的伊賀者身旁，伸出他白嫩的手，用力勒死了伊賀者，然後把伊賀者丟進剛才挖好的坑裏，覆上泥土。

吹矢城助舉起鋤頭，埋好了伊賀者之後，頭也不回地說：「去吧！秦漣四郎！咱們在江戶城的內宮再見了！」

於是，秦漣四郎把自已脫下的衣服，穿在赤裸而昏倒在地的阿瑩身上，以帶子將阿瑩背在身上，對吹矢城助說：

「事成之前，我會維持阿瑩的淸白！」

接著，另一隻手拿起吹矢城助脫下來的衣服，看看四週，喊道：「再見了！」

然後，他快捷如旋風般，跑出根來御小人首領家的院子了。

※ ※ ※

翌日，三尺牢的欄柵開啓著，裏面的囚犯不見了，只發現吹矢城助留下了一封信，寫道：

「由於我們的疏忽，不愼被伊賀者逃走了，爲了負責起見，我們兩人決定追回伊賀者，將功補罪，請首領您原諒我們，相信在兩、三日之內！必定可以將伊賀者抓回來！」

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正在著急的當兒，阿瑩仍默默地坐在她的房間裏。

五

伊賀者的逃去，並沒有造成多大的慌亂，因爲根來組目前也無暇顧及這件事了。

這天，根來孤雲的獨生女阿瑩，就要住進堀田築前大人家，參加御庭院召見了。

如果阿瑩有母親照料的話就好了，可惜，阿瑩的母親早就過世了，因此，父親根來孤雲更要費心了，他不認爲這是喜事而得意洋洋，只是，他那緊張忙亂的模樣，看起來很可笑。

堀田築前家的轎子很早就過來迎接了。

盛裝打扮後的阿瑩走到根來孤雲面前，哽咽凄楚地叫道：「爹……。」

根來孤雲感傷地望著女兒，說：

「阿瑩！爹以後也許看不到妳了……可是……。」

「爹……數年來，蒙受您百般照顧……」

阿瑩說著，眼淚奪眶而出。根來孤雲看在眼裏，更覺得阿瑩楚楚可憐，哀怨動人極了。

「阿瑩！也許妳並不爲此事欣喜，但是妳是否感到很難過呢？」

「不！若能爲根來組盡力的話，女兒也無所怨言了。」

阿瑩只有說這話才比較嚴肅而有精神些，其餘的時間，她多半是魂不守舍的狀態。

自從阿瑩獲知這項消息後，一直就是如此，所以，根來孤雲並不詫異，反而覺得女兒因要遠離人，入宮爲妃，感到徬徨，傷感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阿瑩坐上轎子之後，眼淚潸潸而下。

這是忍者吹矢城助的眼淚啊！

忍術泥像嵌，竟然連忍術的創始者根來孤雲也瞞了過去，可見忍術泥像嵌是何等的神乎其技了。

也許阿瑩沒有母親照料、安慰，以至於根來孤雲忙亂而緊張，加上，數日以來，阿瑩一直都是恍惚迷糊的狀態，才能順利地瞞過了根來組首領根來孤雲。

化身爲阿瑩的吹矢城助，心裏萬般地沉重，忍不住淚水就滾滾而出了，在別人的眼裏看起來，眞是像極了要去參加御庭院召見的阿瑩，所表現出來的悲傷，其實吹矢城助是爲另一件事痛

苦不已。

話說，在堀田築前家一切很順利，沒有露出破綻。

那天傍晚，在江戶城的內宮所舉辦的御庭院召見，阿瑩果眞入選了……

將軍見到嬌羞的阿瑩在一位老婆婆的引導下，款款地走了院子一圈後，隨即命令道：

「好！這個好！今晚就陪我！」

不久，阿瑩從那位老婆婆的口中，得知這項消息。

阿瑩，不！吹矢城助的內心，紛亂不已。

本來，他一心盼望著，阿瑩不要被選上，那，一切就恢復原狀了，因此，他在將軍面前走過時，很想扮一個鬼臉。

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堀田築前大人或根來御小人，一定會受到連累的，於是，他強忍了下來……由於他的心情萬分矛盾，便一直躲在老婆婆的後面，那副小心翼翼，害羞惶恐的模樣，更是惹得好色的將軍憐愛。

總而言之，吹矢城助的希望全落空了，由他化身的阿瑩，竟然被將軍選上了。

奇怪的是，吹矢城助的心中還湧起一股欣愉之心情，好像他愛的情人，在選美會上勇奪后座似的，他有一種無比驕傲的感覺。可是，瞬間，又有一股悲愴的情緒，掠過心頭，「啊！她已經

不屬於我了，至少她目前已遠離我而去了。」

吹矢城助早就預感到，阿瑩必定會入選的，阿瑩像一朶藏在根來家的花朶，一旦展露在陽光下，當然受萬人注目了，因此，吹矢城助也爲自己化身爲阿瑩感到安慰。「還好，是我代替了她，要不然可就糟了！」

通常在御庭院召見後，不一定當夜立刻陪將軍就寢，想不到將軍却下令當夜就陪睡，說起來，這眞是皇天有意成全根來組呢！本來，忍術泥像嵌的效果僅能持續三天，吹矢城助難免擔憂，三天過後怎麼辦？

雖然吹矢城助化身爲阿瑩，有一種殉教者的喜悅，不過，他還是有無限的掛慮。

他能一直當阿瑩的替身嗎？不！當然只是在某個限度而已，一旦踰越了這個限度，可要鬧得天下大亂了。

吹矢城助漸漸地感到惶恐不安。

是夜，在江戶城的內宮裏，老婆婆檢查阿瑩的全身後，讓阿瑩穿上一襲雪白的睡袍，如白鷺絲般高潔美麗。

到目前爲止，這個阿瑩的外表，無論如何看、摸，都沒有任何破綻，可是……身體內部的構造，是無法用忍術泥像嵌加以改變的，萬一進入了將軍的御寢室，就要露出馬脚了。



依照他們的計劃，秦漣四郎應該在此時出現的。

然而，他却遲遲不來！

秦漣四郎，究竟是怎麼回事？

雖然要潛入戒備森嚴的內宮並非易事，秦漣四郎不是根來組的得意高足麼？只有等待他出現後，今晚的計劃才能順利達成！

「啊！也許他背叛了我！我已經決定將阿瑩讓予他了，而他却要置我於死地後，再無憂無慮地和阿瑩私奔嗎？」吹矢城助第一次對兩人雙足的同伴起了疑心。他一方面爲自己的命運擔憂；另一方面又懷疑同伴背叛了自己，感到氣憤，在這雙重的壓力下，他的臉色異常蒼白，身體也不住地顫抖起來。

「哦，不要怕……」老婆婆皺紋密布的嘴唇噘了一下，「妳一切都聽將軍的指示就是了……」

然後，老婆婆起身，做個手勢，說：

「請吧！」

六

吹矢城助的心裏，百般矛盾，他茫然地像哀艷淒楚的白鷺般，跟隨在老婆婆的後面。

傳說內宮裏有個奇妙的習俗——陪睡。每次將軍除了和同房的對象就寢之外，還有另一個愛妾在旁陪睡。據說這種習俗是從綱吉將軍開始才有的。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將軍和柳澤彌太郎獻上來的阿染夫人同房時，阿染趁機要求將軍賜給她的兒子吉里一百萬石，將軍在心神恍惚之下，果眞答應了。後來，爲了避免再發生此類現象，才有監視的陪睡人。

如果吹矢城助化身的阿瑩，一旦進入將軍的御寢室，便一籌莫展了。

正當他緊張萬分之時，突然發現走廊上，距他們約五、六公尺的地方，出現了一道黑影。

「啊！」老婆婆慌張地喊叫出來，而站在她背後的吹矢城助却獲救般地，差點跳了起來。

來了！終於來了……黑頭巾、黑衣打扮，外表看起來像伊賀者，事實上是秦漣四郎。

「什……什麼人？」老婆婆大聲地問。

秦漣四郎故裝出他人的聲音，答道：

「是四年前，被根來組殺害的伊賀者！」

老婆婆全身打顫，氣息急促地叫著：

「膽大包天的伊賀者！竟敢潛到將軍的御寢室附近？」

「我們和將軍無冤無仇，只是聽說根來組的女人要成爲將軍的愛妾了，我們要報深仇大恨

哪！」

說著，那道黑影子風馳地躍過來，瞬間看到一道閃光

「咔！」「啊！」

化身爲阿瑩的吹矢城助，捧著臉，軟弱地倒下來！

老婆婆倉皇地半跌半爬著，高聲叫道：

「來人啊！有刺客……內宮裏有刺客……進來了……來……來人啊……救命。」

「是不是太用力了？」那個黑影站在吹矢城助身旁，萬分擔憂地問，這聲音的確是秦漣四郎。

「好！很好！」吹矢城助咬著牙關回答。

只見他蒙住臉的手指縫裏，冒出縷縷鮮血，左眼被砍傷了。

他們的計劃裏，認爲左眼被斜砍一刀的女人，必定不會得到將軍的寵愛了。

不久，院子四面八方有武士衝過來的聲音。

「是忍者！今晚有忍者守住內宮，因此……我費了些時才潛進來」秦漣四郎吐了一口氣。

「忍者？是伊賀者嗎？不會吧？」

「不是伊賀者！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們是忍者，沒錯……」秦漣四郎搖著頭，露

出憂慮的神色。

吹矢城助緊張地叫道：

「快！快走……」

「噢！那麼……」秦漣四郎仔細聆聽著由遠而近的脚步聲，可是他好像戀戀不捨的樣子，又說：「我要走了，一切就照我們的計劃進行吧！」

「秦漣四郎！也許再也見不到你了……請代我向阿瑩問好！」

「嗯……如果能逃出去的話！」秦漣四郎決然地轉身就要離去，又說道：「阿瑩正等著我，我絕不能死！再見了！吹矢城助！再見……」

說完，黑衣裝束的秦漣四郎，如一陣狂風般，迅疾地向剛才來的方向，跑了過去！

一會兒，院子裏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鬭聲，吹矢城助雖滿臉鮮血，疼痛不已，却還是一邊聆聽嘶殺之聲，一邊祈禱著：「願秦漣四郎平安逃走！」

他們早就料想到，會遭到一番激烈的圍殺，因此，化身爲伊賀者的人，才有獲得阿瑩的權力。

嘶殺之聲漸去漸遠……假如秦漣四郎安全地逃走，那就是吹矢城助完全失去阿瑩的時候了。

七

秦漣四郎終於平安地逃走了。

那天晚上，吹矢城助聽說秦漣四郎殺死了一人，同時他自己也斷了左臂，不過，他終於逃出去了。

化身爲阿瑩的吹矢城助，因臉部受傷，所以沒有進入將軍的御寢室。翌日，他果眞被遣回根來家了——這一切完全照計劃進行。

根來孤雲望著被遣送回來的阿瑩，只是沉重地哼了一聲，便不再多費言語，彷彿他一時也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吹矢城助整天就關在阿瑩的房間裏，等候恢復原狀……下一步的計劃是：阿瑩因爲被毀了容，刺激太深，因而離家出走……然後，恢復原狀的吹矢城助去挖出埋在院子裏的伊賀者，斬掉其首，回來向首領根來孤雲報告，已將伊賀者處決了，至於秦漣四郎，因追趕伊賀者而下落不明。

這雖然是個恐怖而危險的計策，不過，一切還是都順利達成了。

「可是……自己又得到了什麼呢？」吹矢城助思潮起伏，久久不能釋懷……漸漸地，他恢復

了原來吹矢城助的模樣。

這天早上；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爲了要處理阿瑩的事件，一天早就到堀田築前家去。

直至傍晚，根來孤雲回來了，吹矢城助發現，根來孤雲的臉色比聽到阿瑩要參加御庭院召見的消息，更蒼白難看，彷彿出了什麼差錯了！

吹矢城助趕緊走出阿瑩的房間，坐在客廳裏。

客廳外的走廊上，放著伊賀者的頭顱。

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看了那伊賀者的頭顱一眼，然後，根來孤雲百般不悅地問道：

「吹矢城助！你的眼睛怎麼啦？」

「被伊賀者砍傷的！」吹矢城助假裝追了伊賀者三天後，剛剛回來的樣子，然後考慮該如何回答待會兒的詢問。

根來孤雲瞪大了眼睛，又問：

「你的傷口不是和阿瑩一樣嗎」

本來吹矢城助想說，這只是巧合而已，並且，他要裝成完全不知道阿瑩遇害的事件，說他回來之後就沒有看到阿瑩了。可是，他看到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直逼而來的不容說謊的眼光，又把話嚥回去了。

「該死！」根來孤雲猛地大叫起來，「你們這些黃口孺子，竟想瞞過我根來孤雲嗎？」

吹矢城助驚訝得眼前一片昏花，差點暈了過去。

「不！其實你已經騙過我了，想不到進宮之前，在我面前涕泗縱橫，淚眼婆娑的，竟然是你！吹矢城助！你怎麼這樣糊塗，做出了這種事來？」

根來孤雲氣憤得聲音都微顫了起來。

「我聽完堀田築前說出了你們的計劃，差點喘不過氣來，你……你們，爲……爲什麼做這種膽大包天之事？」

啊！一切都完了！吹矢城助感到一片無助的空虛，由喉嚨裏發出哽塞的聲音，勉强說道：

「我們不想讓阿瑩當將軍的愛妾！」

根來孤雲一時爲之語塞，他了解這兩位年輕人對阿瑩的感情，可是就因爲「情」字，根來組就要毀於一旦了。

這時，五明陣兵衞悄悄地在吹矢城助的耳邊問：

「阿瑩姑娘知道這件事嗎？」

吹矢城助點點頭。

根來孤雲和五明陣兵衞黯然地互望一眼，說道：

「想不到我苦心鍛鍊你們至今天……唉！這些年輕人啊！」

「兒女不知父母心，就像這樣——」

根來孤雲淒涼地說道：

「你們就這樣，破壞了我多年來的願望，斷絕了我們根來組再興的希望啊！」

吹矢城助恐懼得渾身發抖，好像山頂崩塌時，自己被壓在最底層般，有呼吸即將打住的趨勢。他抬起和狗一樣乞憐的單眼，細聲說道：

「我願以死來謝罪！可是，我不明白堀田築前大人爲何知道我們的計策？」

「如果早就知道，在堀田築前的家中，就不會把化身爲阿瑩的你送進宮裏了。堀田築前大人是事後聽柳澤彌太郎大人說起的！」

「咦？柳澤彌太郎大人？」

「有個伊賀者將你們的計劃告訴了柳澤彌太郎！」

「伊……伊賀者？」

「那個關進三尺牢的伊賀者聽到了你們的談話——你們也許認爲就要殺死他了，所以沒細心留意，這個伊賀者在被殺之前，用頭髮將一切計劃傳給外面接應的伊賀者。以頭髮傳遞情報的忍術功夫，我們還不會，那種功夫眞是微妙到家了。我想他們是存心報仇而來的。

不過，告訴柳澤彌太郎計劃的伊賀者，聽說砍斷了秦漣四郎的一隻手臂，而他自己也被秦漣四郎殺死了。」

吹矢城助彷彿經人重重一擊似的，說不出話來。

根來孤雲又說：「據說柳澤彌太郎告訴堀田築前大大，說他會將此事保密的，可是，不知柳澤彌太郎的居心何在?這樣一來，堀田築前大人就有把柄落在柳澤彌太郎的手中了。」

此時，五明陣兵衞忽然對吹矢城助露出了奇妙而溫和的笑容。根來孤雲繼續說道：

「這位度量寬宏而剛直的堀田築前大人苦笑地說——不愧是我手下的忍者！

對將軍做這種膽大之事，本來是應該切腹謝罪的，不過，柳澤彌太郎既說要爲此事保密，因此……堀田築前大人才原諒我們這種魯莽的舉動。

我想，我們應該把阿瑩抓回來，在堀田築前大人面前懲罰，才對得起堀田築前大人的心意！

還有，吹矢城助！你絕對不能死！我已經決定將根來組首領之位轉交你！」

「啊！」吹矢城助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你去把阿瑩抓回來……。」

吹矢城助如被人潑了一盆冷水般，狼狽而驚恐。

五明陣兵衞露出一種無法形容的笑容，說：

「阿瑩的身邊還有個秦漣四郎！他一定會阻止你帶阿瑩回來，你一人恐怕難以應付，我和你同去！

這是怎樣的任務啊?難道說是莽撞行事後所得的報應麼?現在，竟然要去抓自己心愛的女人回來處罰，而且，可能會和兩人雙足的同伴打鬪一番呢！

「根來組的存廢，全靠這件事了！等這任務達成後，根來組還有再興的希望，而這個責任就在你身上了！」根來孤雲嚴肅而鄭重地說，「去吧！吹矢城助。」

密探的命運

一

這是晚霞絢爛、炊煙四起的奧州路上。

「當密探，唉！」吹矢城助突然感歎道，「眞苦啊！」

五明陣兵衞可以瞭解吹矢城助此時的心情，不過，他看着這張痛苦而左眼有刀痕的臉，嚴厲地說：

「這次不是密探的任務，而是要解決你們不明智行爲所造成的後果！這可以說是違反密探之道的懲罰！

這回的目地是抓回背叛根來組的秦漣四郎和阿瑩，並將阿瑩的頭顱獻給堀田築前大人，然而，秦漣四郎必定不允許阿瑩被帶回來的，十之八九會發生一場格鬥。

懲罰阿瑩並不是堀田築前大人的意思，所以，首領更要以懲罰阿瑩謝罪。你想想，若讓這個

不明事理而不守王法的女兒逃去，根來組怎麼能成爲幕府正式的密探呢？首領的心理我能瞭解，他比你們更加痛苦！」

「然而，那件事我也有罪啊！」

「是的，因此首領派這項任務給你，要你將功補罪！」

「噢！我眞想死掉算了！」

「傻瓜！」五明陣兵衞的手舉了起來，又放下去。由於兩人都戴着深草笠，否則五明陣兵衞一定摑吹矢城助一巴掌。

五明陣兵衞又說：

「當你們抽籤抉擇，也就是決定由秦漣四郎帶阿瑩私奔時，秦漣四郎的命運就註定要死在你的手下了，換句話說，你註定要殺死秦漣四郎，接任根來組首領之位，我到底要跟你說幾次你才會明白？」

其實，由江戶出發到現在，這些話的確不知說過多少囘了。

「吹矢城助！」

「是。」

「你絕不能死！」

「是。」

「不僅不能輕生，連這個念頭也不能有！」

吹矢城助一個勁兒地點頭，然後，如同被人操縱的木偶般，在夕陽餘暉下，緩緩向北走去。

吹矢城助感到密探的艱苦，有七分是因爲要追殺秦漣四郎和抓回阿瑩所引起的；另三分是，他自己的苦衷。

屈指算來，從第一次潛入上州眞田藩以來，已經有三年之久了。

每次他們爲密探工作東奔西走，不餘遺力，等任務達成之後，這些藩都被幕府廢棄了，但是，這些藩有這麼大的過錯必須被幹掉嗎？

雖然根來孤雲再三說過：「處置是幕府的工作！」但是，吹矢城助的腦海裏浮現了那些被判罪者的臉——他們有賢君、忠臣、義民、以及獻身的女人們，甚至爲密探犧牲的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

吹矢城助的愁悶就是這些，每次一想起，就覺得心煩氣躁，萬念俱灰，可是，每次都忍耐了下來，沒想到，如今他的命運就是如此。

五明陣兵衞說：「是你們自己招來的命運！」可是，就因爲他們心目中有了阿瑩，才肯爲密探工作這麼賣命，如今，這盞照亮他們心中的明灯，就要幻滅了，怎不爲此感到沮喪、悲痛呢？

話又說回來，首領根來孤雲之所以下此命令也是爲了根來組的將來。首領既然說：「責任就在你身上了！」他就沒有再感情用事的餘地了。

「……我知道了！」

吹矢城助點着頭，隨着五明陣兵衞，從草加至粕壁，再由粕壁至杉戶。

這條街道以前曾經來過，那是要到古利根藩的時候。然而，此時吹矢城助無暇思及這事了。

他們由古利根渡舟，經古利根河，再北上而去。

五明陣兵衞突然想起，那一次他和鵜殿法印、寒河十方齋爲了追古根藩的叛徒穴馬谷天劍，來到了奧州路，後來穴馬谷天劍因爲受不了女人的糾纏想逃逸而去，因此，他們才殺死了穴馬谷天劍！

五名陣兵衞不再多想了，他前後左右一直在留心觀察。據吹矢城助說，秦漣四郎和阿瑩從江戶逃走後，一定是朝奧州路北上而去的。

終於，五明陣兵衞和吹矢城助，在距江戶十五里之處，發現背叛根來組的秦漣四郎和阿瑩，他們兩人正夾在碼頭等渡船的人羣中。

說也奇怪，秦漣四郎和阿瑩，好像頗有預感地回過頭來，看到那兩個戴深草笠的人，不禁變了臉色。

不久，渡船離去了，但秦漣四郎和阿瑩並沒上船。

五明陣兵衞用下巴做個暗示，走到了蘆花搖曳的河邊，秦漣四郎和阿瑩彷彿被人牽着般，跟着過來。

二

落日餘暉下，五明陣兵衞和吹矢城助脫下了深草笠，四個人面對面相對着。

「秦漣四郎！」吹矢城助用力喊着，「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原諒我，我必須將阿瑩帶回去首領那兒！」

秦漣四郎不答腔，兩眼直直地盯着吹矢城助。

吹矢城助不禁毛骨悚然起來——秦漣四郎的眼光裏充滿懷疑和敵意，就好像當時在江戶城的內宮裏，秦漣四郎一直未出現時，他對秦漣四郎的懷疑和氣憤一樣。

秦漣四郎可能以爲他嫉妒阿瑩和自己私奔，而把一切眞相告之首領根來孤雲，現在追殺而來啦！除此之外，秦漣四郎還有什麼好懷疑他的？

「不！不是！」吹矢城助痛苦地叫着。

五明陣兵衞對吹矢城助說：「不必再解釋了！」然後對秦漣四郎說：「秦漣四郎！把阿瑩交

給我，等一下再處罰你，此刻，你還有什麼話可辯？」

「我不辯解！」秦漣四郎很穩重地回答，「但是，在我有生之日，絕不能把阿瑩交給你們！」

秦漣四郎用生氣而蔑視的眼光凝視着吹矢城助，同時拔出刀來，護衞他身後的阿瑩。

秦漣四郎只有一隻手，據說他逃出內宮時，被人砍斷了左臂，如今仔細一看，他的左手臂果眞空晃晃的。

然而，秦漣四郎仍然堂堂皇皇地以護衞的姿態站着。

阿瑩的表情像個天眞幼兒不知所措般地站在秦漣四郎背後。

吹矢城助看到秦漣四郎保護着阿瑩，心上好像被燙着了一樣，嫉妒異常。在吹矢城助的眼裏，阿瑩這幾天似乎變了另一個人般，嬌艷而成熟。

吹矢城助剛才看到秦漣四郎氣憤而懷疑的眼光，有點不自在，可是，此時看到這一幕情侶的姿態，不禁怒從中來。

「殺！」吹矢城助拔刀嘶喊而出，不過，他只有一隻眼睛。相對地，秦漣四郎只有一隻手臂。

單眼和獨臂究竟誰會贏？誰會敗呢？

突然，阿瑩搖晃地跑出來，哭叫道：

「你們先殺了我吧！」

「走開！」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同時喊了出來，彷彿要把阿瑩的聲音壓下去！

旋即，五明陣兵衞飛快地奔跑過來，緊抱住阿瑩。

大利根河畔的蘆花，掀起一陣波動。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對峙着，靜立不動。夕陽如鮮血般，殷紅地洒在他們身上，兩個持刀的忍着，表情無比沉重。

數天前，他們殷勤地計劃時，有誰會想到今天的拔刀對峙？如今，兩人因懷疑和氣憤、因情感和任務，必須做一番格鬥，怎不叫人肝腸欲斷？

他們兩人不用忍術功夫，純粹比刀法。

沒有人能預測他倆，孰勝？孰敗？不過，看來秦漣四郎是居下風了，這並不是說他的刀法較差，而是吹矢城助的背後，還有五明陣兵衞。

五明陣兵衞單臂緊抱着阿瑩，穩穩地站着。

他會一直不出手地監視他們倆嗎？

「吹矢城助！」秦漣四郎大聲叫着，「我告訴你，阿瑩的身子一直是清白的！」

秦漣四郎的這句話是遺囑吧！他又說道：

「阿瑩姑娘說：在根來組安然成爲幕府的正式密探，以及聽到吹矢城助繼任根來組首領之

前，一直要保持清白之身。」

這句話，叫吹矢城助一時心亂了起來，以致影響了招架之勢——這不是秦漣四郎故意設下的策略，不過，秦漣四郎看到吹矢城助有些不穩了，便趁機撲了過來。

「等一下！」五明陣兵衞大聲叫道。他沒有拔刀，站在對峙的兩人之間，指着不遠處說：「看那兒！」

原來，五明陣兵衞看到街道那兒有三個武士，騎着馬，揚起一陣灰塵，直奔而來。

那三匹馬滿嘴泡沫，轉個彎，向渡船的碼頭方向奔去。只見那三名武士脫下塗漆的頭盔。

「喂！」三名武士朝着划入河中的渡船，大聲吼着，「把船划過來啊！幕府有重大之事！」

剛才五明陣兵衞看到他們時，就知道他們是幕府的緊急使者，因而連忙阻止秦漣四郎和吹矢城助的決鬪。

河中的船，前前後後，不知如何是好，三個武士看得萬分緊張，又叫着：

「我們是堀田築前的手下，從堀田築前大人的官邸要回堀田築前大人的故鄉，是十萬火急之事，趕快把船划過來！」

河的對岸是古河，也就是堀田築前的領地。

「堀田築前大人的使者？」五明陣兵衞輕聲說道，「也許發生什麼重大之事了，我眞是擔心

……來！我們一起過去查明！」

不久，船駛回來了，三個武士把船上所有的人都請上岸，然後連馬一併上了船。他們咬着牙、神情異常緊張。

五明陣兵衞等四人，只好搭下一班船。直至夜幕降垂之後，他們才抵達對岸——古河城。

上岸後，打聽之下才知是個非同小可的驚人消息——堀田築前守正俊，死於非命！

三

貞享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老堀田築前突然在江戶城內被人殺害。事情是這樣的：

那天是個重要節日，所有諸侯，包括將軍綱吉也都要列席。當天早上，大老堀田築前守和老中們都在會場中等候，忽然，若年寄稻葉石見守正休過來，小聲地對堀田築前守說：「御大老，有事和您商討一下！」

堀田築前守和稻葉石見守，都是春日局的家族，他們倆是堂兄弟的關係，因此，堀田築前守不疑有他，就跟着稻葉石見守走了出來。

一到走廊上，稻葉石見守湊近堀田築前守身旁說：

「築前大人！爲了天下，你該覺悟了！」

說着，稻葉石見守拔出匕首，用力從堀田築前守的右腹側刺向左肩，這怎麼受得了？
「稻葉石見守，你瘋了？」堀田築前守說完，隨卽倒了下來。
堀田築前守的弟弟——若年寄堀田對馬守，發覺有異，隨後跟了出來，立刻慌張地從背後擒住稻葉石見守。
聽到堀田對馬守的叫聲後，老中戶田山城守、大久保加賀守、土屋相模守，立刻奔跑過來，喊了兩三次：
「對馬大人，放開他！」
堀田對馬守放開之後，又叫道：
「快！快抓住他！」
才說完，大久保加賀守和土屋相模守，立卽拔刀將行兇的稻葉石見守一刀殺死了。稻葉石見守正休享年四十四歲！
「御大老……御大老……」衆人圍奔過來。
堀田築前守的右手握着匕首，呻吟道：
「我……不要死……不能死啊……」
可是，他的頭却無力地撞在走廊的地板上，斷了氣。

堀田築前守享年五十一歲。
從他就職大老以來，始終是將軍綱吉的得力助手，公私嚴明，肅清天下，使諸侯們無不膽戰心驚，而今，這位壯大幕府的「鐵血宰相」，如流星飛逝般，殞滅了。
這件消息傳來，擧國爲之震驚。最令人費解的是，同族人殺死了堀田築前守。於是這件兇殺案件的源由，衆說紛云，莫衷一是。
若年寄稻葉石見守爲何要刺殺堀田築前守？
第一點，幕府的答覆是：稻葉石見守突然精神異常。
可是，據說，稻葉石見守數天前要離家之時，曾吩咐佣人處理好一切，而且，他本人也寫妥遺囑，並在登城之前，向他的老母說了一些不太尋常的辭別語。依此看來，稻葉石見守的行刺是有預謀的。
第二點揣測是：私怨！
不久之前，京都發生水災，不少地區蒙受其害，因此，幕府派稻葉石見守和幕府的特別顧問實業家河村瑞軒，一同前去調查，結果，河村瑞軒提出來的修護費用計劃表，所需之費用比稻葉石見守還低。堀田築前守把這兩份報表比較了之後，決定採用河村瑞軒的。
稻葉石見守覺得十分不滿和不安，便對堀田築前守說：「假如大家都知道我調查不週，會影

響我稻葉家的聲名，請您看在親戚的份上，多加照顧，不要呈報將軍！」

可是，堀田築前守那裏聽得下？他說：

「天下公務絕不能有私人情份參雜在內，公事公辦！本來河村瑞軒就是專門的實業家，雖然你提出的報告比他遜色些，不過，可能不會受到什麼責備的，萬一將軍眞的要怪罪下來，我也沒法挽救啊！」

從此以後，神經質的稻葉石見守就惱羞成怒，懷恨在心，未等事情公布，就先將堀田築前守殺害了。

第三點揣測是：公憤。

有人在稻葉石見守的口袋裏了發現了一張紙條，寫着：「爲了報答將軍厚恩，只好殺掉堀田築前守！」

換句話說，稻葉石見守是爲了報恩才誅殺堀田築前守的。爲什麼呢？因爲幕府的政策太嚴苛了，以至於諸侯埋怨德川幕府，爲了幕府的聲譽，必須打倒大老！

可是，責任就在堀田築前守身上嗎？難道是他逼將軍使出强硬手段的？而將軍就只是個傀儡嗎？

沒有人會認爲將軍是這樣無能的人，想當初綱吉一就任將軍之時，立刻親自重新裁決越後事

件，並罷免了大老酒井雅樂頭，這一切開端都是將軍造成的……

看起來，嚴寄地處置諸藩，也都是爲了確立幕府獨裁的權威所施行的政策。

然而，死人無法出來作證了！沒有人知道稻葉石見守的動機如何？這天，一同登城的水戶黃門光國責備殺死稻葉石見守的兩位若年寄。

「胡鬧！爲什麼不讓他活着，好問問他殺人的動機？」

可見，這是一種衆人紛亂焦慮中的表現。

總而言之，「鐵血宰相」堀田築前守的辭世，已成了事實！

四

根來孤雲茫然地出來迎接回到江戶的五明陣兵衞和吹矢城助。大家都失神落魄，萬分沮喪！

五明陣兵衞和吹矢城助向根來孤雲報告：

「我們找到了秦漣四郎和阿瑩，可是，別說殺掉他們，連抓的力氣都沒有了！」

根來孤雲的內心紊亂不已，也無暇責備他倆了。

他們爲了根來組的再興，不辭千辛萬苦地努力，可是，沒想到他們的後援者堀田築前大人竟然死於非命了。難怪連固執而熱心的根來孤雲都無精打采、茫然無助了。

「五明陣兵衛！爲什麼我們沒發現稻葉石見守有這樣的徵候呢？」根來孤雲無力地問。

五明陣兵衛搖着頭，不答腔。

根來孤雲吐了一口氣，發出一種後悔的眼光。

這眞是晴天霹靂之事，誰也沒想到稻葉石見守正休一登城，會發生此事。根來組一直是堀田築前守的保護者，可是却沒有注意到要防備幕府的若年寄。如今，由於這個可恨的人物，使他們的希望、辛勞、犧牲，全付之東流了。

五明陣兵衛和吹矢城助回江戶的那天晚上，根來組全部被捕。

當晚，根來孤雲家突然跑進來十幾個武士，說道：

「對堀田築前大人而言，這是意外事件，大目付會追查的，你們乖乖就縛吧！」

他們還來不及把事情弄清楚，就被綁了。事後，他們才發覺，這種繫繩的方法有些異常。不像根來組世傳的繫法，是一種忍術之法——吹矢城助吃驚得企圖要掙脫，可是繩子像鐵圈般，堅韌無比，使他動彈不得。

忍者！

四面一看！綁他們的武士全都不見了，根來組在茫然中，竟然不知道誰綁了他們？

數刻後，根來孤雲、五明陣兵衛和吹矢城助，坐在雷雨之後的江戶內宮裏。

接着，陸陸續續有被縛的人進來！這些人都是根來御小人的重要人物，包括他們三個，一共有十三人！

吹矢城助冷靜地想着：

由於堀田築前大人的案件，大目付要調查我們？難道對我們有什麼懷疑之處？

可能不會懷疑我們和刺殺事件有關吧？若是有的話，那是因爲我們在堀田築前大人的手下做事，不過，這也是在將軍同意之下，成立的啊？我們有何過失？

綁我們的忍者是誰？當然不是伊賀者，不過——再想下去還是不能明白。」

可是，吹矢城助看到院子裏坐着十三個人，不覺心底一震！氣息急促了起來！

「啊！這兒是江戶城內的駕籠台！

一樣，完全都一樣！和三年前天和六年夏天，被綁在這裏的十三名伊賀者相同！而今，同一季節、同一地點、雨後繁星滿天的夜空下，却是我們根來組十三個人蹲在此？這是事實？還是惡夢一場？」

「啊……」根來孤雲小聲叫了出來，「原來如此！」

「什麼事？」

「他們……」根來孤雲用下巴暗示一羣圍着的黑影子又說：「他們是甲賀者！」

「什麼？」

突然有個黑影子跑過來說：「不准談話，住口！」然後以鞭子用力抽打他們。

吹矢城助受到的刺激，比被鞭打更甚！

不錯！還有甲賀者，可是，甲賀者的地位比他們卑微！本來他們都在同一編制下，分爲伊賀一番隊、根來二番隊，甲賀三番隊。而根來組是在堀田築前大老的提拔下，成爲幕府的密探組織，根本沒有考慮到甲賀者會成爲他們的對手！如今，甲賀者突然出現了，令人百思不解。

甲賀者是今晚第一次出現嗎？

吹矢城助突然想起來了，以前他冒充阿瑩在內宮時，潛入的秦漣四郎說，有忍者守住內宮。

原來那時的忍者就是甲賀者！

可是，甲賀者是在那次第一回出現嗎？是誰在根來組不防備之下，聘請甲賀者當內宮侍衞？

又，這是爲什麼？有何用意？

「吹矢城助！」五明陣兵衞小聲地叫着：「你逃吧！我用忍術裏切腹讓你逃走！」

甲賀者中有人發出申斥聲，準備跑過來，

「站住！」有人從內院裏，急促地跑過來，問，「將軍還未起駕嗎？」

說這話的人是柳澤彌太郎。

「是！還沒有！」

柳澤彌太郎顯然對甲賀者的回答感到訝異。

好像將軍應該到來，却還沒到來的樣子。柳澤彌太郎側着頭，又呢喃道：

「阿染夫人也要來看忍者，所以，可能來晚了些！」

說着，柳澤彌太郎轉過身來，微笑地說：

「根來孤雲！好久不見了！」

三年來，柳澤彌太郎胖多了，而且氣派非凡，他又說：「和數年前的那個夜晚，一樣的天空、星星……可是，人物却不同了，這樣的命運都是我安排的，也可以說是你們自己找來的，你看！好不容易有個女兒來保全根來組的地位，而你們却自甘放棄了。」

柳澤彌太郎露出笑容，說道：

「算了！反正那件事已經過去了，爲了你們將來的密探工作，注意聽着，稻葉石見守刺殺御大老也是我安排的！」

然後，他小聲地繼續說道：

「不過，稻葉石見守也不知道是我暗中安排的，於是，我利用甲賀者親近他，向他表示，向將軍表達忠誠之法，除了殺死堀田築前守之外，別無他法。」

根來孤雲、五明陣兵衞、吹矢城助三人瞪大了眼睛，怒不可遏。柳澤彌太郎又說：

「這並不是我柳澤彌太郎的獨斷獨行，而是將軍的希望，堀田築前守固然幫助將軍穩固國基，同時也奠立了他自己的地位，但是，將軍近來對堀田築前守感到十分礙眼，因爲當代將軍是御神君（德川家康）以來，最爲賢明能幹的將軍，不喜歡處處受堀田築前守的管束。將軍一心盼望能成爲天下獨尊的五代將軍綱吉公，所以，將軍必須能自行主張、發揮才能爲是。」

稻葉正休被柳澤彌太郎利用，而去刺殺堀田築前守這件事，不用再多說了——然而，有件事值得注意，柳澤彌太郎利用他的養女和大久保加賀守、土屋相模守結姻親關係，然後，在稻葉正休刺殺堀田築前守之後，要大久保加賀守和土屋相模守殺死稻葉正休，以保秘密。

突然，柳澤彌太郎倒退了幾步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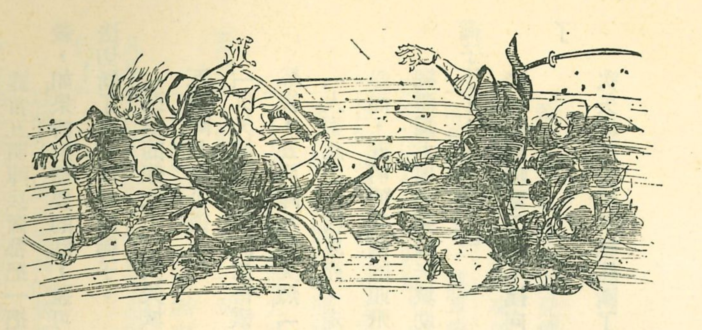
「我要你們到陰間去反省反省！既然你們已經知道了事實的眞相，我也要叫你們這些堀田築前守的走狗不得生存！來人啊！」說着，柳澤彌太郎用下巴做個暗示，叫道：「殺！」

瞬間，捲起一道殺氣騰騰的黑雲。

甲賀者向根來御小人衝過來，勢如破竹般，十個根來御小人鮮血直冒，人頭落地。

「首領！」五明陣兵衞的身子微傾，靠向根來孤雲。

「不要管我了！救救吹矢城助吧！」



根來孤雲搖首，飛躍而上，他不像瘦弱的老人，而是一頭兇猛憤怒的雄獅，叫道：

「吹矢城助！快逃吧！」

根來孤雲雖然兩手被縛；但他擧腿用力踢向揮刀砍殺過來的四、五名甲賀者，不偏不倚，踢中甲賀者的心窩，甲賀者立即口吐黑血，倒地不起。

根來孤雲又對吹矢城助說：

「不用向甲賀組報復了，只是，不能再當密探了！」

這是根來組首領根來孤雲最後的一句話了。

只見那智勇雙全的根來孤雲，也在甲賀者的亂刀砍殺中，血肉模糊了……

突然，吹矢城助手上的繩子被切斷了。

這是五明陣兵衞切斷的，五明陣兵衞的雙手雖然被縛，可是，從他的肚子裏伸出一把刀子，切斷了吹矢城助手上的繩子——忍術裏切腹。

通常五明陣兵衞都把一把如薄葉般的刀片貼在上口蓋，一旦遇到緊急狀況，他就呑下刀片自殺，如果情形需要的話，還可以利用胃的蠕動，切開腹部，露出刀片，現在，他就是利用這個方法切斷了吹矢城助的繩子。

「混帳的傢伙！」吹矢城助憤而高嚷，掙脫繩子飛躍而上。

五明陣兵衞叫道：

「吹矢城助！要記住首領的囑咐啊！」

然後，五明陣兵衞突然「呵！呵……」地大笑出來：

「人家說：『狡兎死，走狗烹』果眞不錯！想來也眞好笑。

忽而，五明陣兵衞的頭飛了出去，血如泉湧。

柳澤彌太郎看到吹矢城助的繩子突然斷了，便慌亂而瘋狂地叫着：「那……那傢伙……弄斷繩子了……殺！殺！」

吹矢城助咬緊牙關，撲向柳澤彌太郎，可是，甲賀者立刻擠過來，瞬間，吹矢城助就被包圍了。

吹矢城助的繩子雖然斷了，可是手無寸鐵，也難以抗禦。

五

「彌太郎！」不知哪兒傳來了聲音，「叫他們住手！」

柳澤彌太郎看到聲音來的那個方向，浮起了紙罩蠟灯，連忙俯跪下去磕頭。

「叫他們住手！」將軍綱吉叫着。

那申斥聲如雷鳴般驚人，柳澤彌太郎和甲賀組以及吹矢城助都跪在地上，默不作聲。

將軍的身邊，有個女子提個蠟灯，她是去年自京都來的阿染夫人，目前是將軍的寵姬。

「彌太郎！你爲何幹這種事？」

「——是！」柳澤彌太郎十分惶恐地應聲，「今晚是新的密探甲賀組受召，聽說阿染夫人也要同來，微臣以爲女人之輩不敢覩此慘景，因此，決定在將軍駕臨之前，先行裁決了！」

「不必如此！」將軍綱吉大聲喝道，「在我來之前先裁決根來組？我沒有命令你這麼做啊！凡是我沒下令的，你都不必擅作主張，何況，那根來組也是我的密探組織，你竟敢如此獨斷獨行！」

以前吹矢城助看到的將軍綱吉相當修長，可是，三年後，他竟也堂堂有將相之風了，同時，更有柳澤彌太郎所沒有的魄力。將軍兩手揣在懷裏，說道：

「彌太郎！你想重蹈覆轍，再當第二個堀田築前嗎？」
柳澤彌太郎伏在地上，全身不斷地發抖。
「我好不容易要讓阿染夫人看一看人將斷氣的情景。」
「不！我不是說過，不要看嘛！」阿染夫人嗔道。
在星空和蠟灯的照射下，阿染夫人的身體，也忍不住地顫抖起來。她果眞生得國色天香，是絕代美女。
柳澤彌太郎又說：
「還有一個根來者活着，我立刻命令他們殺給您看！」
「啊！不要看，就是不要看嘛！」阿染猛搖着頭。
柳澤彌太郎立刻又把頭磕在地上。
「好吧！我也被搞得沒情緒了！」將軍綱吉說，「彌太郎！我想換換情緒，到牧野的官邸去！」
「咦！」柳澤彌太郎異常驚訝。
牧野備受守和柳澤彌太郎一樣，都是將軍的寵臣，可是……爲何將軍突然說出這番話來？
「這麼晚了——」柳澤彌太郎支吾道。

「就因爲這麼晚我才要去啊——我不希望被人知道，若是白天去，多不方便！」
從沒聽說深夜將軍要出宮的。將軍又說：
「牧野備受守的女兒安子，聽說長得貌若天仙，我現在就要帶阿染去，和她比較看看！」
多麼天眞的話啊！不過，這位驕傲的將軍綱吉，近來的脾氣都是變化莫測的，叫人捉摸不定。
柳澤彌太郎不敢抗命，只得慌張答道：
「那……那麼，微臣立刻吩咐隨從人員。」
牧野備受守的家就在小石川的地方。
「胡來！我不是說過麼？不要聲張，只要有轎子就行了，至於隨從，就這個根來者好啦！」
「將……將……」柳澤彌太郎差點昏了過去，「他是前御大老堀田築前手下的走狗啊！」
「築前？其實他對我也蠻忠誠的！」
「還有，這是唯一還沒受懲罰的根來者，恐怕——」柳澤彌太郎急忙辯道。
「根來者也是德川的忍者啊！」將軍綱吉很冷靜地回答，「你以爲我綱吉不敢半夜命他當我的隨從嗎？我沒有那麼懦弱，你留下來處理善後，不！先替我準備轎子！」
不久，坐着將軍和阿染夫人的兩頂轎子悠悠地出宮了，柳澤彌太郎愕然地張大了嘴巴，目送

他們遠去。

六

吹矢城助也楞楞地瞪大了眼睛，跟在兩頂轎子後面，他發覺自己渾身不斷地發抖着。

將軍竟然和阿染夫人神色從容地出宮，並且還命令唯一未受到處決的根來御小人吹矢城助當隨從，這樣的作風未免太大膽怪異了，難道，將軍綱吉一向如此？

且說，他們來到了小石川御門時。

「停住！」將軍在轎子裏下命令，然後不慌不忙地走出轎子，他依然雙手揣在懷裏。

「轎夫！」將軍綱吉說，「好！你們可以回去了！我想從這裏走到牧野備後家。」

不久，阿染夫人也從轎子裏出來了。

將軍的舉動愈來愈令人不解。不過，既然柳澤彌太郎都不敢抗命了，更何況卑微的轎夫呢！

只見轎夫們一個個伏在將軍面前。

「走吧」將軍再命令道。

於是轎夫們如夢遊患者般，一個個往回走。

將軍依然拱着手，目送他們離去，然後，對吹矢城助說：

「吹矢城助！我們再抽紅白籤吧！」

「咦？」吹矢城助跪在地上，驚愕地抬起頭來。

將軍綱吉笑容可掬地說：

「不過，目前無暇抽籤，追兵馬上就會趕來了，我們還是先逃再說吧！」

「咦……將軍……去……去哪兒？」

「往奧州路去！」將軍綱吉放開了手，只伸出右手，又說：「吹矢城助！把左手伸出來，抱着阿染，我們兩人——兩人雙足，快快離開吧！」

將軍的聲音逐漸地變成另一個人。

「不要躭擱了，快！吹矢城助！」

吹矢城助立刻站了起來，左手抱住阿染夫人的腰，瞬間，他們兩人合力扶着阿染夫人柔軟的身體，飛快跑去。

「啊！秦漣四郎——」吹矢城助恍然大悟地叫了出來。

「眞的將軍還躺在江戶宮的泥巴裏呢！」將軍綱吉，不！秦漣四郎笑着，可是，突然他的臉上掠過一抹痛苦的表情，哽咽地說：「可惜，來遲了一步，首領和五明陣兵衞前輩不幸慘遭刼運了！」

吹矢城助一時緊張得差點讓身旁的女人摔下去，秦漣四郎立即責備道：

「冷靜些！吹矢城助，這是我們冒着九死一生，用忍術泥像嵌變來的，你仔細看看，她是阿瑩呢！以後，我們再抽一次籤，重新決定吧！你可不要把這個重要的獎品給弄掉了。」

然後，三個人如大鷹般，向北飛馳而去。在這江戶灰黯的夜色裏，翅膀每揮動一下，便有淚珠滾滾而下哪！

殺殺殺

葉哲武編譯

定價　台幣一二〇元

出版者
發行人／李文塊
出版／源成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泰順街五四巷一七之一號
電話／三九二一二三五・三九二一二三六
郵撥帳戶／一〇六九三五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三六三號

承印者
印刷廠／喬泰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中正路二七五巷一〇號
電話／九五一八八二九

海外經銷者
香港總經銷／平價書局
負責人／林永鴻
地址／香港軒尼詩道四九七號
電話／五—七七二七一六

星馬總經銷／源成文化圖書企業公司
負責人／李增育
地址／新嘉坡美芝路黃金大廈34G號
電話／二九四〇七四三

出版日期
第一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日再版

封面設計／李文塊

